

# 秦史綱要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秦史綱要

定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人

馬

元

材

發行人

李

素

心

發行者

大道

出版社

重慶中三路二九二號

印刷者

中央印製廠重慶廠

重慶棗子嵐垓一號

## 自序

予治秦史，始於民國二十年。其勦錄在補二十四史中秦史之缺。撰述體裁，仍一本史記漢書正史成例，而略加變通，以期與新舊均能銜接。十餘年來，所手錄之材料，已漸增多，綴輯成篇者，約廿五六七。內容有紀，表，志，傳，圖，五部，部又分屬。計紀之屬有二，曰王公，曰皇帝。表之屬有八，曰世系，曰丞相，曰封爵，曰博士，曰守令，曰雜人，曰移民，曰首功。志之屬有十七，曰經濟，曰社會，曰郡縣，曰職官，曰政略，曰刑法，曰國防，曰水利，曰交通，曰宗教，曰風俗，曰輿服，曰曆象，曰樂舞，曰藝文，曰金石，曰宮苑。傳之屬有十七，曰宰輔，曰將帥，曰后妃，曰公子，曰儒林，曰卿貳，曰文學，曰循吏，曰純孝，曰隱逸，曰方術，曰良醫，曰羨門，曰技藝，曰列女，曰異族，曰叛逆。圖之屬有三，其一關於地理方面者，其二關於古蹟方面者，其三關於遺物方面者。紀傳二部之屬，又各有所分，多者五六篇，少者一二篇。綜計可得一百三十篇，適與史記篇數相合。自抗戰軍興，舊藏圖書盡失。而以轉徙流離之故，生活復不安定。諸所手錄，賴內子游若愚女士隨身挈持，貴如其命，雖得完全保存，罔有毀損，然因事分力牽，歲月空引，泐成無日，滋足愧矣！懼日久或致散佚，曾於二十五年，用秦始皇帝傳名義，部勒有關部分材料，作為專冊，已在

商務印書館印行。三十年秋，任山西大學歷史系主任，復應高年級學生之請，特闢秦史一門，將秦代史事，日遠古傳說起，至子嬰降漢止，分爲一、武力建國，二、中原爭伯，三、統一運動，四、計劃建設，五、帝國崩潰等五個時代，爲簡要而概括之講授，責由學生分任筆記。至去年夏，全部畢業。暑假，受國立河南大學聘，將與內子階隨於嵩山之陽。竊欲補校中國書，期以五年，將此項筆記及秦史原稿，略加爬梳整理，完成積年未竟之業。正東裝間，又爲魯蘇豫皖遼區黨政分會主任委員湯恩伯先生所約，東來臨泉，主持政治學院。創辦伊始，日不暇給。且臨泉地近前線，文化荒落，參考無書，同好無人，區區之願，復以暫輟。本年入春以後，院事稍稍就緒，乃得以退公之餘，從事於此。現已將山大學生筆記統一運動以前三編，整理完竣。擬即名曰秦史綱要上冊，先行付梓，孰正有道。至下冊及秦史原稿，則因材料尙存西安內子手中，又值本院將西遷葉縣，爬梳整齊，祇有俟諸異日而已。抑寸因之而有感矣！嶺南之道，真不易言。予治秦史，其最基本之根據，卽爲史記。史記者，乃幼而習之之書也。卽以發心治秦史之年起計之，至今亦已十有二年。鑽研於史記之中者，何止百千萬遍。乃逾十年，至三十年秋，始識「案不得祠」之「不得」，卽爲「浮屠」。又逾二年，至本年春，始識「羨門」卽「沙門」，「安期」卽「阿耨兜」。（均見本書下冊及拙著秦時佛教已流行中國考。）至史記以外之故實，更不敢謂已盡蒐集了解之件事。卽如丞相表所列秦代丞相，在秦始皇帝傳中，謂左尊於右，今始確知爲右

尊於左。又陳留人池子華，曾爲秦丞相，則直至最近數日前，偶讀蔡中郎文，始得知之。舉此數端，足證予所知之秦代史事，實屬有限，而所不知者，蓋尙無窮也。噫！區區而自述之詳如此，實欲使閱其書者，知其本成於流離轉徙之中，或可恕其鹵莽滅裂之罪，而不之深責，且更進而教正之，是則予之所企望也夫！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三日自序於臨泉小尹莊魯蘇豫皖邊區政治學院。

# 秦史綱要 目次

第一編 自遠古傳說至穆公東征 ..... 一

## ——武力建國時代

第一章 秦民族的來源 ..... 一

第二章 有史以前秦民族發展情形 ..... 三

第一節 母系社會與圖騰制度 ..... 三

第二節 游牧生活 ..... 六

第三節 西戎之難與襄公之建國 ..... 六

第三章 自文公東獵至穆公東征 ..... 九

第一節 新都之營邑與岐東西之收復 ..... 九

第二節 國土之繼續東拓 ..... 一〇

第三節 雍城之下居與第一次對晉之戰 ..... 一七

第二編 自穆公東征至商鞅變法 ..... 一三二

——中原爭霸時代

第一章 穆公之東進政策 ..... 一三

第一節 秦晉形勢 ..... 一三

第二節 納晉惠公 ..... 一四

第三節 韓原戰爭 ..... 一七

第四節 梁芮之兼併與再納文公 ..... 二〇

第五節 襲鄭之失敗與東進政策之被阻 ..... 二二

第六節 東進政策中之主要人物 上 ..... 二四

第七節 東進政策中之主要人物 下 ..... 二〇

第二章 穆公之西進政策與穆公之死 ..... 三三

第一節	第一次西進——瓜州之征服	三三
第二節	第二次西進之主要主持人及其事績	三四
第三節	由余所任及穆公所伐之戎的國名及地點的推測	三六
第四節	穆公之死	三八
第三章	自助楚滅庸至秦楚晉吳之對立	四〇
第一節	康公一代之對晉戰爭	四〇
第二節	助楚滅庸及其意義	四三
第三節	麻隧戰前之國際形勢	四五
第四節	麻隧戰爭	四六
第五節	秦楚和親與秦楚晉吳之對立	四九
第四章	晉楚交疲與秦軍南出	五一
第一節	晉楚二國政治之日趨腐敗	五一
第二節	弭兵會議	五三



第三節 吳師之入郢與秦軍之南出……………五六

第五章 內訌外患之頻仍與國勢之削弱……………五九

第一節 權臣廢立之迭起……………五九

第二節 異族諸國之蠢動……………六二

第三節 對於山東各國的交涉……………六五

第三編 自商鞅變法至六國統一……………七一

——統一運動時代

第一章 孝公之發憤圖強與商鞅之變法（上）……………七二

第一節 變法前之國際形勢……………七一

第二節 各國新社會勢力之興起與政治改革運動……………七四

第三節 商鞅之入秦……………八〇

第二章 孝公之發憤圖強與商鞅之變法（下）……………八四

第一節	變法之經過及其內容	八四
第二節	變法後之秦國	八九
第三節	商鞅之被誅	九三
第三章	合縱與連橫	九七
第一節	列強間矛盾之發展與軍備競爭	九七
第二節	合從運動與蘇秦	一〇一
第三節	連橫運動與張儀	一〇六
第四章	張儀的連衡外交下之秦魏交涉與秦楚交涉	一一〇
第一節	徐州會議	一一一
第二節	河西上郡之收入版圖與魏之歸服	一一三
第三節	巴蜀之舉滅	一一八
第四節	張儀外交在楚國	一二二
第五節	秦楚交涉中之軼聞	一二七

第五章 武王之內治與武功·····	一二九
第一節 張儀魏章之出走·····	一二九
第二節 丞相制度之創立·····	一三二
第三節 宜陽之攻拔與武王之客死於周·····	一四四
第六章 楚懷王之入秦不返及黔中兩郡之開置·····	一四九
第一節 從黃軫會讎到重丘戰爭·····	一四九
第二節 懷王入秦及其走死·····	一五三
第三節 懷王死後楚國對秦和戰之無定與秦人勢力之向南拓展·····	一五八
第七章 秦齊爭帝·····	一六四
第一節 威宣以來齊國勢之日趨強盛·····	一六四
第二節 一幕敵齊歸帝之滑稽劇·····	一六七
第三節 秦齊交涉之最後清算——濟西戰爭·····	一七三
第八章 蜀之治理與義渠戎之伐滅·····	一七八

第一節	陳莊之叛變與侯國之廢除	一七八
第二節	張若之政績	一七九
第三節	爲蜀人之神的李冰	一八二
第四節	義渠戎之伐滅	一八九
第九章	范雎之尊王運動及遠交近攻政策	一九四
第一節	四貴統制下之秦國政治	一九五
第二節	范雎之入秦及其政治主張	一九八
第三節	范雎用事前之韓魏概況	二〇四
第四節	遠交近攻政策之實踐	二一〇
第五節	范雎相秦後之得意與失意	二一五
第十章	秦趙大戰與西周君之歸降	二二一
第一節	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政策及其廢秦之陰謀	二二一
第二節	滹池會議與華陽閣與戰爭	二二三

第三節	長平戰爭	二三一
第四節	邯鄲戰爭（上）	二三七
第五節	邯鄲戰爭（下）	二四五
第十一章	呂不韋在秦國	二五〇
第一節	關於資助莊襄王奪取政權之傳說	二五一
第二節	呂不韋爲丞相後之武功	二五六
第三節	呂嫪毐門爭及其間敗	二六四
第十二章	李斯之統一三部曲及統一運動之完成	二七一
第一節	少年時代之李斯與統一三部曲之內容	二七一
第二節	韓之平定	二七六
第三節	趙之平定	二八三
第四節	燕之平定	二八八
第五節	魏楚之平定	二九五
第六節	齊之平定	三〇二

# 第一編 自遠古傳說至穆公東征

## ——武力建國時代

### 第一章 秦民族的來源

關於秦民族的來源，學者間有兩種不同之意見：

其一為東來說——衛聚賢氏主之。他以鄒穀黃梁葛徐江奄等嬴姓之國，原蔓延於山東江蘇及河南湖北，而中首秦亦嬴姓。故謂秦民族發源於山東，後至山西（謂在西戎保西垂為山西太原）陝西甘肅，然後再向東發展。又春秋魯有秦地，及楚詞九歌有「東皇太一」。前者名同於秦，後者與李斯云「秦皇最貴」之說相合，亦為秦由東來之證。（古史研究第三集中國民族的來源）

其二為西來說——蒙文通氏主之。他說：

「秦本紀稱：申侯言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宵軒妻，生仲湑，保西垂。班固律歷志稱：張壽王治黃帝調歷，因

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仲潘生蜚廉，善走，以材力事殷紂。則驪山之女，固在殷周間。當卽張壽王所謂驪山女爲天子者也。殷周之闢，中國安得有天子曰驪山女。斯其爲西戎種落之豪歟！故史記言仲潘在西戎，驪山之女爲戎胥軒妻，胥軒曰戎，自非華族。此秦之父系爲戎也。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蓋以別于邑謝之申。則申侯者西申也。范蔚宗引古竹書紀年云：宣王在申戎，破之，是也。則申侯之先驪山之女，亦當爲戎。此秦之母系亦爲戎也。周書王會正北方「西申以鳳鳥」。考西山經有申山，畢注卽今陝西安塞縣北蘆關嶺。有上申之山。畢注卽陝西米脂縣北諸山。有申首之山，申水出於其上，畢注案其道理，當在陝西榆林府北塞外。西申之所在，應在陝北，密邇安定。故召犬戎，共爲禍梗也。趙世家言：蜚廉有子二人，曰惡來，曰季勝。季勝生孟增，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幸于周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溫驪驪騮綠耳，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乃賜造父以趙城。穆天子傳注引古竹書紀年云：「穆王時，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騮馬，是生騮耳。」竹書以騮馬騮耳之獻，爲北唐之君。趙世家以爲獻自造父。則造父卽此北唐之君。周書王會云：「北唐戎以閭。」孔晁注曰：「北唐戎之在西北者。」則仲潘造父以來，于西周爲北唐戎。此秦同族之趙亦爲戎也。見秦之爲戎，固自不疑。」

蒙氏於上述根據之外，又雜引公年殺梁商君管子之言，以實其秦爲西戎之說。最後又推斷秦與驪山皆爲犬戎。深文羅致，較衛氏爲尤甚。

實則秦爲顓頊之後，其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司馬遷秦本紀固明言之。其在中國者，卽上文所舉諸嬴姓之國，而秦在西北，保西垂，則所謂或在夷狄者也。中國人固有本爲華族，而以或在夷狄之故，因而自疑爲夷狄之俗者。如趙佗，異定人，而一入南越，遂染其習。陸賈使越，趙佗竟反天性，棄冠帶，鷙結箕倨以見之。且上文帝書，至自稱「蠻夷大長」，則秦雖有戎之稱號，豈得遽認之爲戎。况公羊穀梁皆漢人，管子亦多漢人手筆。漢人對於亡秦，例無褒詞。則其罵秦爲戎，亦不過如周人之罵商人爲「鯀殷」或「戎殷」。及南北朝人之互稱爲北虜島夷而已。蒙氏以此爲據，殊屬偏執。

## 第二章 有史以前秦民族發展情形

### (一) 母系社會與圖騰制度

秦民族之發展歷史，亦與一般民族相同，也是最先經過母系社會的階段的。史記秦本紀稱：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墮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



曰若木，實費氏……大廉玄孫曰孟戲仲衍，鳥身人言。……」

這是承認秦民族曾經過女系社會時代的。因為在婚姻未確定時代，女性有懷奶與生產的關係，男性於性交過即離去，而且女子不是祇與一個男子性交，其所受孕，不能確知是屬於那一個男子。故原始人類，大抵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這裏，開頭便抬出一位祖奶奶——女修來，自然是不知其父的結果。可是到了女子講貞操的時代，不得不加上一種神話，為她遮住。所以遂有吞玄鳥卵而生子的傳說。這和「華胥履大人蹟生伏羲」（詩含神霧），「安登感神童生神農」，（春秋元命苞）「附寶感星生黃帝」，（帝王世紀）慶都感龍生堯，（宋書符瑞志）「握登感虹生舜」，（同上）「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史記商本紀）「姜嫄履帝武而生后稷」，（詩生民）其性質是一樣的。至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似是以男為主體，但不曰大業生大費，而曰女華生大費，可見此時仍未脫離母系社會。這當是說大業嫁到少典族中，給女華為夫的意思。」

建築於母系社會中的社會制度，大都是圖騰制度（Totemism），世界各國如此，秦民族亦不能不如此。

圖騰制度的主要特徵，是建築於動植物之崇拜，女修吞玄鳥卵而生大業，而大廉又為鳥俗氏，可見秦民族是以玄鳥為圖騰的。玄是黑色，故舜賜大費以皂游。皂亦黑色，游就是畫有圖騰的旗幟。直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所有衣服旄旌節旗，仍是上黑。至史稱孟戲仲衍鳥身人言，乃是原始社會模仿圖騰製為衣飾之現象，并

不是說人類中真有這樣天生成的怪物也。又大廉之弟曰若木，當是以一種樹木爲圖騰。季勝之子孟增，名宅皋狼，則是以狼爲圖騰，大概秦民族到了後來，因人口漸繁，所以遂另分爲幾個圖騰，各自發展。

這裏，格拉勒 (M. Marcell Granet) 在其所著古中國跳舞與神祕故事一書裏，(見李璜譯述本第六五頁) 曾將史記本文，作爲一表，抄之於左：

顯項	——	1	
.....	——	2	
女修	——	3	
(一說卽皋陶)	大業	——	4
(一說卽伯翳)	大費	——	(5)
(鳥俗氏)	大廉	——	(1) —— 1 若木
.....	2	.....	2
.....	3	.....	3
.....	4	.....	4
(鳥身人言)	孟轅中衍	——	5 —— 5 費昌
.....			
.....			
.....			
中滿	——	(5)	
蜚廉	——	1	
季勝	——	2 ——	1 惡來
(皋狼)	孟增	——	3 —— 2 女防 (1)
衡父	——	4 ——	3 旁皋 (2)
造父	——	5 ——	4 太几 (3)
			—— 大駱 (4)
			—— 非子 (5)

他并說：「這表中的名字，有鳥，有獸，有怪物。且如史記所述，還有奇怪的故事，夾雜其中。都是表示圖騰旗幟，和母系制的意思。」

### (二) 游牧生活

秦民族在經濟方面，最初也是過的游牧生活，而且其時間似甚長。柏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這是進入游牧生活之始。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湯，爲湯御。孟戲仲衍又爲大戊御，仍是過的游牧生活。蜚廉生二子，分爲趙秦二支。趙支之造父，以善御，爲周穆王御，得驥溫驪騮騄耳之駒。可見趙部落直到紀元前一千年代，還是過的游牧生活。至秦支之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文公三年，（平王八年，紀元前七六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卽營邑之。則秦之脫離游牧生活，開始定居，又在趙後二百餘年了。

### (三) 西戎之難與襄公之建國

秦自非子居於犬邱（王國維說卽今西縣），以功受周土爲附庸，邑於秦。因其先胥軒娶驪山戎女爲妻，至孝王時，其父大駱又娶申侯女爲妻。驪山及申都是西戎強族。秦戎重婚，故與西戎向來就很和睦。孝王因申侯之請，把非子封於秦，而另置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於犬丘，以與西戎和親。經非子秦侯公伯三代，沒有變異。

公伯死後，子秦仲代立。因周厲王無道，諸侯多叛之。西戎也起來與周作對，把犬丘大駱之族滅了。宣王中興，乃以秦仲爲大夫，要他專負討伐西戎的責任。秦仲立二十三年，竟爲西戎所殺。

秦仲既死，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子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並有之，爲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以西戎殺其大父秦仲，立志報仇，非把戎王殺了，決不敢到新封地去。因自將擊戎，而以西垂大夫之位，讓給他的弟弟襄公。西戎也帶兵來犬丘，把世父俘虜了去。過了一年多，才放他回來。

這時，西戎的勢力，強大極了。其種類有豐王、亳王等，而最主要者，即是犬戎。（史記秦紀言西戎犬戎與申侯共伐周云云，乃謂西戎中之犬戎，與申侯二國共伐周，非謂三國也。故下文只云周避犬戎難。）犬戎，即是詩大雅之驅夷，亦曰串夷，昆夷（孟子及毛詩采薇序），玁狁（詩出車），厥允（不襲敦），屨黹（號季子白盤），巖陸（穀梁傳僖三十八年），獯鬻（孟子），葷粥（史記五帝紀），犬夷（說文口部引詩絲）。自古公遷岐後，犬戎開始西遁。可是一到周朝衰弱，便又向東侵略。宣王時，曾以全力對付之，並思借秦民族之力以爲抵禦。襄公即位，第一步，採用分化政策，以女弟繆嬴爲西戎豐王之妻，使其助秦。第二步，遷都於隴州汧源縣東南三里之汧邑，節節向東進逼。可惜周幽王大不爭氣，因寵愛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得罪了太

子的外家申侯。申侯遂勾結犬戎內犯，幽王逃至驪山，被殺於驪山之下。整個陝西甘肅的周朝根據地，完全淪陷。幽王子平王，幸得秦襄公之力，才得東遷洛陽，於是封襄公爲諸侯，即賜之岐以西淪陷之地。且說如果秦能夠把這淪陷地奪取回來，就交給於他。從此以後，西北一帶抵禦外侮之大責，就完全由周人之手，轉託於秦人的肩上了。這真是中國民族存亡的一大關鍵。也是秦民族開始發展的第一步。假使這時沒有秦襄公及其後代諸君，繼周而起，以與西戎爲敵，則不懂西北一隅，盡成被髮左衽，即關東各地，亦有爲戎人蹂躪之可能。故司馬遷在其所著史記中，下列的各篇裏，都有「秦始列爲諸侯」的一句話。

一、齊太公世家——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洛，秦始列爲諸侯。

二、魯周公世家——孝公二十五年，諸侯叛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

三、燕召公世家——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弑，秦始列爲侯。

四、管蔡世家——釐侯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

五、曹叔世家——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叛之，秦始列爲諸侯。

六、陳杞世家——平公七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爲諸侯。

七、宋微子世家——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

八、晉世家——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

九、楚世家——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

十、十二諸侯年表——秦襄公七年，始列爲諸侯。

十一、匈奴列傳——穆王之後二百餘年，犬戎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始列爲諸侯。

十二、封禪書——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

他對於秦爲諸侯一事，在一書之中，除秦本紀外，竟有十二處提到。而且都敘述在犬戎殺幽王之後便可見秦民族之興起，是關係於中國民族之生死存亡的了。

### 第三章 自文公東獵至德公居雍

(一) 新都之營邑與岐東西之收復

襄公既列爲諸侯，始得與諸侯通聘享之禮，於是肆力東伐。十二年，伐戎，至岐，不幸病死。子文公初

立，爲戎所乘，乃退居西垂故宮。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卽營邑之爲新都而居之。除將戎寇敗走，收復岐東西淪陷地，並獻岐以東於周外，又積極從事於國家建設之工作。

(A) 宗教方面——十年，初爲酈時，用三牢。十九年，得陳寶，祠之。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

(B) 文化方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

(C) 政治方面——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二) 國土之繼續東拓

在文公時代，雖將岐東地收復，而獻之周，然事實上，周不能有，似仍爲戎族所據。例如長安縣東十五里有蕩杜（案蕩杜，徐廣云一作蕩杜，甚是。舊謂在三原與平界者非。）之戎，其君號亳王。同州彭衙故城，有彭戲氏之戎，其勢力且南及於華山。卽岐以西，亦有邽冀之戎，及小虢之戎，星羅棋布於秦民族之旁。這自然非力征經營的秦民族所能容忍的。因此，文公卒後，寧公卽位。爲適應新局勢起見，又由汧渭之會，東進一步，而遷都於今岐山縣西四十六里之平陽。並發兵進攻蕩杜，後遂取爲己有。寧公死，因大庶長弗忌威墨三父等擅廢立國內亂了四五年。及武公卽位，先將內亂救平，又開始對盤踞彭衙之彭戲氏進攻，追之至於華山下。十年，伐邽冀戎，以邽冀二地爲邽縣及冀縣。十一年，又以寧公所取之蕩杜，設爲杜縣。及華山下地，設

爲鄭縣。又滅小虢，取其地而有之。於是秦地遂擴展至岐山以東，遠及於華山之下了。

### (三) 雍城之下居與第一次對晉之戰

自武公拓地，東至華山後，秦民族版圖，日漸增大，勢力也日漸強盛。武公死，其弟德公繼立，因又東進一步，遷居雍城。在雍城占了一卦，徵兆很好。說是居雍以後，國勢便可發達，後代子孫，得東飲馬於龍門之河。這正合了秦民族的心意。所以自此以後，直到靈公前後，凡二百六十四年，才適應時勢的需要，而東遷涇陽。這時秦民族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不僅住在韓城南二十二里的同姓國國君梁伯來朝於秦，甚至連周之同姓國，住在朝邑縣西南三里的芮國國君芮伯，也來朝於秦了。德公死後，成公即位，這兩國又來朝了一次。這是表示秦民族的力量，已達到了黃河邊界。

黃河的對岸，及洛水以東以北的地方，就是晉國的領土。這時晉曲沃武公已滅晉君，自爲晉侯。其子獻公，亦是雄略之主。秦民族如再發展，晉國必首先受其威脅，因此於宣公四年，遂發生秦史上第一次對晉之戰。這一戰爭，晉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均不載，但秦本紀則大書之。據說戰場，是在今河南溫縣的河陽。結果，秦勝晉敗。後來穆公的東遷政策，就是從這裏引伸出來的。





## 第二編 自穆公東征至商鞅變法

### ——中原爭霸時代

#### 第一章 穆公之東進政策

##### (一) 秦晉形勢

秦自寧武德三代以次蠶食周之西畿，梁芮來朝，勢力雖已及於河邊，然梁芮終非己有，不能直接渡河。雖穆公元年自伐茅津，五年，又伐晉，戰於河曲，意欲另闢入晉之道路。然是年晉獻滅虞虢。是時穆公新立，初起岐雍，基業未固。而晉武獻已絕盛，滅虢而桃林已舉，秦之門戶，在晉肘腋之中。茅津河曲之道路，亦無法利用。及後晉文公初霸，攘白翟，開西河，魏得之爲河西上郡。白翟之地，爲今陝西延安縣。東去黃河界四百五十里。至戰國惠王六年，魏始納陰晉。八年，納河西地。十年，納上郡十五縣。陰晉，今華陰縣。河西，孔氏曰：同丹二州。丹州今宜川縣。上郡爲延安以北地。又穆公之世，與晉戰於韓。晉惠公曰：寇深矣，若之

何？可見晉之幅員極廣遠，斗入陝西內地，不始於文公之時。故在穆公時代，秦之壤地，實尙褊小。且東北皆爲晉所包圍，故非先將晉國擊敗，秦民族實無發展之希望。

### (二) 納晉惠公

正在這個當兒，晉國有驪姬之亂，太子申生死於新城，公子重耳夷吾出奔。獻公卒，晉人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於是晉國內部，遂分爲兩派，互相鬥爭。一派以里克平鄭爲首領，其主張在擁立公子重耳爲君。又一派以呂甥及郤稱爲首領，則主張擁立公子夷吾爲君。兩派在國內鬥爭得厲害。在奚齊卓子被殺之後，里克派立即使荀息告公子重耳於狄，呂郤派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都是要各派所欲擁立的人回國，以便操縱政權。不料重耳以舅犯等從亡之臣，不贊成馬上回國，轉入內亂漩渦，以善言婉辭。而夷吾則以亡臣冀芮等皆急於取得政權，力勸夷吾宣棄「國亂民饑，大夫無常」的機會，「盡國以賂內外，無愛虛以求入。」今既得呂郤等爲之內應，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於是一面欣然允許呂郤派的請求，一面又使梁由靡到秦國去，向秦穆公求援。

這真是天賜的良好機會。野心勃勃的秦穆公，豈肯輕易放過？不過他也知道晉國此時，是有擁立重耳和擁立夷吾兩派的分別的。站在秦國的立場，究竟以援助那一派爲最有利呢？我們且看他們君臣間對此問題，是怎

釋解決的吧！第一步，便是調查。

「秦穆公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欒也。欒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欒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欒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欒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猜，猜不潔，猜不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欒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李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若輔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掃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鄰縣。且人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愈也。亡人之所懷，揆纒纒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溢，白玉之珩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

調查既畢，第二步便是決定。

「公子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奉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公子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案與戴同）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曰：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

秦穆公異日與由余說話後，曾發出「鄰國有賢人，敵國之憂也」的感慨。對於晉國自亦不願「置仁」，而必以「置不仁」爲利。觀其詢卻芮以夷吾誰特之後，又與公孫枝背後討論，公孫枝說，卻芮言多忌克，而穆公反曰：「忌則多怨，又何能克？是吾利也。」便可證明。況事實上，公子夷吾求入的條件，又爲「河外列城五」（史記作列城八，此從左傳及國語。）的重賂。此五列城之範圍，據左傳所載是「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這樣，尤深合穆公的初心。蓋古虢略地，延袤甚廣。據顧棟高氏的考證，自華陰以及河南之嵩縣，南至鄧縣六百里，皆古虢地。桃林之險，也在其中。使秦能得之，則不僅晉之地險盡失，將真成爲「秦之郡縣」，而且可以長驅東進，圖霸中原。以此之故，穆公在客觀上，雖然贊成公子重耳，而在主觀上，則不能不壓抑着自己的良心，去犧牲重耳，而歡迎夷吾了。

大計決定後，立即於九年十一月，派遣百里奚將兵，同齊隰朋送夷吾於晉，立爲惠公。惠公既立，穆公之意，以爲上述各地，可以唾手而得。不料惠公既歸，立即背棄前言，派丕鄭告於秦，不與河外城。而且把在內主持的里克也殺了。丕鄭不與里克一黨，聞訊甚懼，遂陰與秦通，謂背約之事，係出自呂卻。且晉人不欲惠公，實欲重耳。勸穆公召殺呂卻，再納重耳，必可大便於秦。穆公信之，因使冷至赴晉報問，且召呂卻。呂卻不至，且殺丕鄭，鄭子豹來奔。又勸秦用武力迫使履行條約。穆公雖不採用其言，但對於丕豹却很信用。因爲現在雖不便實行，一旦機會到來，這個計劃，是最爲澈底的。

### (三) 韓原戰爭

穆公雖不立即採用丕豹武力進取之謀，然東進之志，始終不懈。他總是想運用和平手段，達到目的。一方面於十一年乘王子帶召戎伐周的機會，會同晉國伐戎救周，以期提高國際地位，參與諸侯會盟。又一方面則於十三年晉國大鬧飢荒之時，用公孫枝及百里奚言，盡量輸粟救濟，以期要好晉國人民。輸粟的方法，是利用水運，從雍及絳，絡繹不絕，當時人稱之曰汎舟之役。

這樣的苦心積慮，還不能買獲晉國君臣的好感。到了十四年，秦國也鬧飢荒，到晉國請求救濟。晉國不僅不肯救濟，反而乘人之危，發兵來攻。於是穆公知道和平已至最後關頭，不得不訴諸武力。十五年，發兵使平

豹將，自往從之。這樣便發生了所謂的韓原戰爭。關於韓原戰爭，韓賊爲勝的經過，據秦本紀所載，是這樣的：

「十五年，晉與兵將攻秦，穆公發兵，使平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抽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虜晉君以歸。」

此事呂氏春秋愛士篇，也有很生動的描寫。愛士篇說：

「秦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希投而擊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皆有餘人，畢力爲穆公疾鬥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

兩書皆歸功於因盜馬得赦的岐下武士團體三百人之畢力疾鬥，但據左傳所述，則謂是晉惠公的戎馬陷於泥濘之中，晉軍將領，一面想俘虜秦穆公，一面要救晉惠公，結果，秦穆公沒有俘虜上，反而把晉惠公變成了俘虜。這些當然都是秦軍轉敗爲勝的原因之一。然根本原因，則還不止此。左傳又載：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

「三施而無報，今又擊之，」這竟把晉軍的師出無名，和秦軍的「理直氣壯」，一語道破。因爲晉軍是「師出無名」，所以就犯了一個「怠」字。因爲秦軍是「理直氣壯」，所以就造成了一個「奮」字。以奮對怠，勝敗之數，自可不卜而知了。

韓原戰爭的結果，晉國是失敗了。晉惠公被俘虜了，秦國以戰勝國的資格，逼得晉惠公獻出了河西之地，及河東的一部份，并允許秦國設置官司於河東，征收河東新割讓地的租稅，戰前晉惠公許賂的地方，雖尙沒有完全得到，但即此所獲，就已不少。秦穆公是最會找好名目的。他明知道秦雖暫時戰勝了晉國，但晉究竟是山東的一個大國，自度不能一舉滅之。所以大臣中，如公子絳者，雖有「不如殺之，無聚慮焉」的提議，而穆公終以「晉本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之內心的理由，不能不在「天子爲請，夫人是憂」的好名目之下，與



晉軍的全權代表陰飴甥，在王城舉行和平會議。并將晉惠公加以優待，未幾，遂釋放了回去。兩年以後（十七年），又改訂新約，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然秦地從此，遂實際拓展至於河邊了！

（四）梁芮之兼併與再納文公

秦地自韓戰後，已擴展至於河邊，然梁芮二國，尙大錯其中，於東進企圖，妨礙甚鉅。且梁（在韓城南二十里）於穆公十八年，又侵佔土地，命名新里（在澄城縣東北二十里），顯見與秦之發展衝突。故穆公先奪取新里，城而居之。復於二十年，乘梁國人民暴動之際，進兵滅梁。旋又滅芮。於是秦地直至河邊，除大荔外，已無第二勢力之存在。

不久，晉惠公卒，公子圉自秦逃歸，繼立爲君，號曰懷公。穆公對於懷公質秦時，本甚優待，妻之以女，原欲利用之，以實現其東進之謀。今既自行亡去，知其必不肯爲己利用，乃另迎公子重耳於楚，以五女妻之，禮遇過於懷公。二十四年，納重耳於晉，立爲文公。穆公親送至河，另遣公子執與晉大夫盟於郟，文公入晉師，穆公乃還。未幾，文公殺懷公於高梁，（在臨汾東北三十七里），穆公亦誘殺呂卻於河上。并派武裝警衛三千人，護送文公夫人嬴氏歸晉，以爲干涉晉政之準備。

此時周室適有王子帶之亂，襄王出奔於鄭，使簡師父左鄩父分別告難於秦晉。穆公見有機可乘，出師河

上，將以納王，而晉辭秦師獨下，文公梟雄，賴秦之力，而陰實忌之，必不使勤王之舉，爲秦所分。惟是時秦晉勢力相匹，何以晉辭秦師，而秦竟肯欣然同意？過細考察起來，所謂「晉侯辭秦師而下」者，應是晉文公帶了晉師單獨赴前線，擔任圍溫逆王殺叔帶的工作。而秦師則只令其駐在河上，以爲晉師之後援。杜註乃謂「辭讓秦師使還」，殊不合事實。觀史記秦本紀稱「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如果秦師果還，豈得云助，但事成之後，因爲秦穆公沒有同去，所以周王饗醴賜田，只是對晉文公一人。秦穆公却未能利益均沾。然爲緩和秦人的感情計，不得不於圍取陽樊之後，跟着來一幕秦晉伐鄆的合作把戲。使秦人雖不能得到勤王的好處，却也藉晉師之力從南方的楚國搶得些甜頭。在秦穆公那邊也正朝思暮想的想打出一條出路。以爲向東發展闢霸中原的根據地。東方的函關。既爲晉人所獨占而不能染指，則改變方向注意於南方的武關。亦未始非東進政策中之別一途徑。故伐鄆之舉，雖係秦晉會師，而實際上則全以秦人爲主體，左傳記其事云：

「秦晉伐鄆，楚鬥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圖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膏，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成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

全文除第一句秦晉并稱外，其餘則只見「秦人」「秦師」等字樣，毫不提及晉人或晉師。這毫無疑義的，是告訴我們伐郟一役，乃是秦人一方面的事，晉人不過是居於協助地位。猶之勤王一役，亦是晉人一方面的事，秦人師於河上，也不過是在後方稍盡其犄角之力而已！

總而言之，秦晉勤王，與秦晉伐郟，只是秦晉兩國間互相協助的一個交換條件。從此以後，截至殺函戰爭止，凡七年間，秦晉兩國間雖同床異夢，但表面上尙能維持和好的關係。二十八年，秦少子懿參加晉文公所領導的城濮之戰，擊敗楚人。又與諸侯會於溫。二十九年，又與諸侯會於翟泉。這兩個國際會議，都是晉文公召集的。三十年，穆公又親會晉文公圍伐鄭國。凡此種種，無非欲在國際上獲得一相當地位，以期貫徹其爭霸中原的初衷。惟秦晉兩國間，利害終不一致。而秦又僻處西陲，事事落在晉人之後。加以晉自文公返國，勵精圖治，不數年中，就一躍而爲齊桓公以後諸夏間第一等強國，迥非昔日內亂時可比。穆公雖欲利用之，不僅事實上不可能，而且除了伐郟之役外，其餘各次活動，幾乎都是爲晉人所利用。結果，穆公的東進政策，本欲以爭伯中原者，反而變成了唯晉人之馬首是瞻的尾巴主義者，穆公的內心之苦悶，是不難想像而知的。

穆公之失敗與東進政策之被阻

穆公的不願爲尾巴主義者的心理，在其與晉文公會師圍鄭時，表現得更爲顯明。鄭之被圍，全由於晉人公

爲公子時過鄭而不爲鄭所傳禮所致。對於秦國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加以晉文公自勤王以來，跟着把南方的楚國也打败了。攻曹服衛，伐許，國勢與日俱進。今又進而圍鄭，毫無疑義的，又是爲晉文公錦上添花，在秦國方面，是仍然得不到什麼好處的。這種心理，被鄭人窺破了，所以就有燭之武夜見穆公單獨媾和的事件。左傳載：

「僖公三十年九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這全篇所述，幾乎沒有一句不是針對着穆公的心事而發。穆公的要爲他所動，決不是偶然的。

杞子逢孫楊孫三人的戍鄭，除表示與鄭和好外，是還負有第五縱隊的責任的。果然到了三十五年，這第五縱隊在鄭國的活動，就已獲得相當的成功。使人告知穆公說，鄭人很信任他，叫他掌管北門的出入。如果派兵

來襲，他可以從內接應，保能一舉滅鄭。恰好晉文公死了，穆公見有機可乘，遂不聽蹇叔之諫，遣百里奚西乞術白乙丙帥師往襲，孤軍深入，越國遠攻，乘文公之喪，期滅鄭而有之，則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不料方至潁地，爲商人弦高所覺，飾詞恐嚇，不敢前進。歸途，又被晉襄公衰經之師邀擊於潁，三帥被俘，死人無算，尸體亦無法收埋。從此，秦晉國交遂絕，日尋干戈三十五年，彭衙（在白水東北六十里，今其地仍名彭衙壑，在洛水東岸。）之役，三十六年王官（在臨晉縣南）之役，迭有勝負。然終不能越河以東一步。於是穆公東進之野心，至是遂不得不暫告一結束！

（六）東進政策中之主要人物（上）

史記商君傳趙良云：「百里奚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可見穆公之東進政策，實以百里奚爲最主要之主持人物。

不過這裏有一個考證上的問題，應該先提出來討論一下。

據上引趙良說，伐鄭者是百里奚，而左傳史記秦本紀，則皆說是百里孟明視。又秦本紀以孟明視爲百里奚子，且謂百里奚與蹇叔爲二老，曾會同諫止伐鄭及哭送其子。似乎孟明視等，全爲血氣方剛之少壯派，東征政策，亦全爲少壯派孟明視等所主持，而百里奚與蹇叔，則同被着成爲重保守而不重進取之元老派。以此漢書

古今人表列百里僂於上下，孟明視於中土，至王夫之更引申其說云：

「秦之圖中國也，始於鄭，終於韓。韓故鄭也。任好始之，楚與政也終之。或興或伏，或進或退，迭用於數百年，而中國以殄。跡其所爲謀，兩端而已。兩者之謀，恆交相爲過，亦恆交相爲功。爲蹇叔百里之謀者，閉關而自強，遠交而近攻，范雎李斯之所宗也。爲孟明衡丙之謀者，遠襲以奪中國之基，銳師以撓中國之交，甘茂魏冉白起之所勤也。斯兩謀者，一彼一此，迭相屈伸，秦兩用之。其臣雖互以相傾，而其君則交收其利。中國因以受敵而不可支。摩勵以須其出關而攻之，彼又方悔而收遠以支近。幸其閉關而我姑與守，彼又忽爲飄風疾雨之深入吾中。故蹇叔百里之謀，得孟明而益固。孟明衡丙之功，得蹇叔百里而底成。甘茂之師，得樗里疾而益激。魏冉之勤，得范雎而保其終。嗚呼，天否中國，而秦乘其閏。挫乃以銳，離乃以合，一興一伏，一進一退，皆曲中其數會。晉不能支，楚不能抗，趙不能敵，齊不能防，周乃取唐虞夏商經理之天下，甘心而授之。傳曰：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言秦之思以代周，自任好之謀始也。殺雖敗，天下之勢，日在秦人之腹矣。」（春秋世論卷二）

此論秦圖中國之謀，不外兩端實屬深識。惟百里奚本是主持伐鄭最有力的人物。其所爲謀，恰與蹇叔完全相反，而王氏却以之列入元老派中，而另以其急進主張寫在孟明視的賬上。這樣，在春秋戰國時代膾炙人口的百

里侯的一生事功，就被一般人潛移默運，送予他們所誤認爲是另外一個人，所謂百里侯的兒子少章派師領孟明視身上去了。

殊不知他們所認爲孟明視的一切事功，正就是百里侯的一切事功。孟明視并不是百里侯的兒子，也不是另外一個人，尤其不是少壯派，——雖然他是主張急進主義的。反之，百里侯就是孟明視，孟明視也就是百里侯。而且他還是一位年逾古稀而老當益壯的瞻瞻老臣。茲爲證明上述意見，特將始作俑者的史記秦本紀所載關於此事之各點，逐一駁斥如左：

第一，百里侯未爲秦穆夫人之媵，爲媵者是虞大夫井伯，不是百里侯。關於此點，古人辨之已詳。國學紀聞云：「朱文公曰：按左氏膠漆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侯也。太原閻若璣曰：按孟子言百里侯先去虞，自不至爲晉所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傳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今案：呂氏春秋慎人篇：「百里侯之未遇也，它號而虜晉。」侯被晉虜，當可稽。孟子云：「侯先去虞者，當是由虞奔號，及號滅，乃爲晉虜耳。至其走死，則係由晉送去，而非秦後始亡者。不然，則趙良言奚聞穆公之賢而願望其云云，如旣爲夫人之媵，帥得甚矣，何必亡走後，又有弼以求魯耶。如與孟公孫孫無涉，孟明視第二，伐鄭之役，諫而哭送其子者，止蹇叔一人。甲申伐鄭之役，史記作公訪諸蹇叔與百里奚。哭而送其

子者，亦爲二人。（公羊穀梁亦同，顯係因史記而訛，可見二書之後起。）但觀趙良之言，則奚乃伐鄭之主勳者，不應又自行諫止。且左傳止作公訪諸蹇叔，及蹇叔哭送其子。而同書他處，一則記「晉原軫曰：秦遠蹇叔，而以貪勸其」；再則記「穆公曰：孤遠蹇叔以辱二三子」。均不及奚。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亦僅有將伐鄭，蹇叔曰不可」之記載。又呂氏春秋悔過篇，諫而哭送其子者，亦止蹇叔一人，自當以左傳爲正。

第三，孟明視非百里奚子，西乞術非蹇叔子。史記以孟明視爲百里奚子，以西乞術爲蹇叔子，謂二人哭送其子，卽是哭送孟明視及西乞術二人。尤屬荒謬已極。考國語載穆公旣反夷吾求入使耆梁由靡，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公乃使公子縶弔重耳及夷吾云云。高註曰：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也。此事在魯僖公九年，亦卽秦穆九年。依史記百里奚以穆公五年入秦爲政。至此時不過四年。穆公時，奚并無不信任之表現，如果子期卽孟明視，而孟明視又爲奚子，豈有國家大事，不先與爲政之交相商，而反問諸其子之理？又左傳載殺戰後，秦大夫請殺孟明，穆公曰：孤實貪以觸夫子，夫子何罪？此時奚尙健在，不應稱其子爲夫子，蹇叔稱爲孟子，理亦不通，可見視非奚子實甚顯明。至左傳稱蹇叔之子與師，不過稱其子參加兵役而已。若是西乞術，則身爲將帥，不得云與。呂氏春秋悔過篇云：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則蹇叔本有二子一名曰申。一名曰視。與師偕行者，謂二子皆參加



伐鄭兵役，隨軍出發。高誘註，以申爲白乙丙，以視爲孟明視，而謂皆蹇叔子，則又以白乙丙及孟明視爲蹇叔子，更是無稽之說。視與孟明視同名，并無妨。

至我們所以主張百里傒卽孟明視之理由，亦可以分作下列數點來說明：

(一) 左傳無百里傒之名，只有百里，(僖十三年)孟明，(僖三十二年文元年二年)百里孟明視，(同上)孟明視(文二年)。可見孟明是姓百里而名視。僖十三年的百里，據杜註是秦大夫，而史記則謂爲百里奚。三十年的召孟明白乙西乞伐鄭，文元年的復使孟明爲政，二年的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三年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皆是百里孟明視。而據趙良，則言相秦者爲百里傒，伐鄭伯西戎者，亦爲奚。又謂奚之相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云云。正與孟明視增修國政，重施於民相同。考秦國在武王置左右丞相以前，無二人同時執政之例，尤無以父子同時執政之理。故知百里奚孟明視卽是一人。

(二) 左傳於文三年取王官及郊之後，跟着對穆公孟子子桑三人，分別贊美了一番。而謂西戎之伯，由於穆公之用孟明，而孟明之得用，又由於子桑之知人舉善。這一點最重要。是我們解決這問題的主要關鍵。考子桑卽公孫枝，左傳中無公孫枝舉孟明視之記載。惟呂氏春秋獫狁人篇有這樣的描述云：「言：『陳侯以對穆公之禮。』」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爲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上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子桑所舉，是「謀無不當，舉必有功」的百里奚，而左傳則以「遂伯西戎」的原因，歸之於孟明之能懷思，與子桑之能知人舉善。可見視實爲一人，殆已成爲鐵案。

(三)左傳言秦用孟明，遂伯西戎；趙良則言侯相秦而西戎八國來朝。又國策姚賈亦云百里奚虞之乞人，穆公用之而朝西戎。朝西戎，西戎來朝，與霸西戎，實爲一事。此亦可爲奚視并非二人之證。

(四)又李斯諫逐客書云：穆公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李豹公孫枝於晉，此五子者，不虛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伯西戎。歷舉五人，下及李豹，而獨不及左傳所認爲霸西戎之孟明視，則奚視實爲一人，雖李斯亦早知之。

總而言之，百里奚就是孟明視，經過我們上面的論證，殆已無可懷疑。大概百里奚，是姓百里名視字孟明。其所以又名曰奚者，考奚之本義爲隸役。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周禮酒人奚二百人。註：猶今

官婢。百里奚曾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後又傳鬻以五羊之皮，爲公孫枝所得。可見百里奚最初是一個賣身的奴隸。所以後來的人，就以奚字稱之。這樣的例子，古代不是沒有。卽如後漢書西羌傳云：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之。曰爰劍無弋。據說這還是表示尊重他崇拜他的意思呢！

惟於此尙有應討論者，卽百里奚之年歲問題。史記秦本紀稱穆公五年，百里奚年已七十餘。此當根據孟子百里奚去虞時年七十之說而來。然其說實不可靠。姑以穆公五年奚年七十計算，至三十六年取王官及郊，已一百零一歲。以一百餘歲之老人，尙能率軍遠征，殊爲不合情理。孟子對於史事，往往不甚注意考證。所謂年七十云云，應是大概估計之辭。事實上奚得與蹇叔爲友，且曾歷事齊君無知及周王子頽，年歲當然不小，但未必遂已超過七十。此與世俗所傳姜太公八十遇文王之說，殆有同樣毛病。故其不足爲據，自不待言。至趙良言奚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六七年當是二十七年之誤。奚以穆公五年入秦，至三十二年伐鄭，正是二十七年。

(七) 東進政策中之主要人物(下)

考證既明，請再看拙稿秦史百里奚傳。

僕一名視，字孟明，以其曾賣身爲奴隸，故人咸稱之曰百里奚云。宛人，(水經注)初事虞公，故亦曰虞人。(癸巳類稿人物志)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公及僕。(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也，亡虢，而虜晉，故

僕被虜之事當可信。○僕亡走宛，（史記云虜秦後乃亡走宛，殊非事實。趙良言聞穆公之賢而願望見，既爲夫人媵，卽得見矣，何必亡走後，又自粥以求售耶？當是從晉亡走，再由宛入秦耳。）聞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費，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趙良語）傳粥以五年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幾之皮，而屬事焉，無乃爲天下笑乎？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呂氏春秋）於是禽息亦薦僕，不見納公出，息當車以頭擊闔，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公感悟而用之。（韓詩外傳。論衡同，後漢注引，今本無。）授之政，號曰五幾大夫。僕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饑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秦本紀）於是蹇叔在宋，（史記李斯傳）公乃使人厚幣迎蹇叔於宋，以爲上大夫。當是時，穆公五年也。

晉獻公卒，公使僕將兵會齊隔朋，納惠公夷吾於晉。惠公卒，復納文公。（秦本紀）

公與晉圍鄭，鄭人與公盟。公使大夫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於公曰：鄭人使我

擊其北門之筵，若濠師以來，國可得也。公諫諸蹇叔。（史記作訪諸百里奚蹇叔老誤）蹇叔曰：勞師遠，非所聞也。師勞方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人誰不知？公辭焉。召僕及西乞術內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史記作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者誤）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曰申與視，（據呂氏春秋加曰申與視句）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予收爾骨焉。明年，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車先牛十二犒師，且使奚施（據呂覽憐過增此二字，淮南人間訓作蹇他）遽告於鄭。侯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敗我師於殺，獲侯楛內以歸。已而文嬴請之，晉舍之。中悔，復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侯。侯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靈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左傳）

晉人既歸三帥，大夫及左右皆言於公曰：是敗也，侯之罪也，必殺之。公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左傳）

三十五年，僖帥師伐晉，殺之役。及晉師戰於彭衙，我師敗績，晉人謂之拜賜之師。（左傳）

公猶用僕，僕增修門政，重施於民。晉人聞之，甚懼。明年，僕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郟。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師而還。（左傳）

三十七年，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亦奚之力也。奚之相秦也，勢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奚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趙良語）其遺愛之深如此！

## 第二章 穆公之西進政策與穆公之死

### （一）第一次西進——瓜州之征服

穆公之實行西進，前後共有二次。第一次西進，遠在第二次西進前十餘年。春秋襄十四年左傳：晉范宣子將執姜戎氏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戎子駒支對曰：「昔秦人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又昭九年傳：周虢桓伯辭於晉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瓜州即嫩煌。可知漢初匈奴休屠王渾邪王所據諸地，當春秋時，已皆爲秦國西境。惟此事究在何時？上文均未言及。考僖二十二年傳，及後漢書西羌傳，皆謂穆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於渭汭。大概其事，當在二十二年以前。此被遷之戎，必係穆公進兵

瓜州時所俘虜而歸者。是時適值晉惠公逃奔在秦，見其可以利用，便私與勾結，商請穆公遷之東方。故戎子駒支致函「惠公誘我以來……」的話。此後，晉與秦敵，往往利用戎之兵力，以與秦抗。所謂「殺之師，晉御其上，戎抗其下……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諸戎相繼，以從執政，猶殺志也。」簡直成了秦人東進的最大助力。

(二) 第二次西進之主要主持人及其事績

第一次西進勝利以後，穆公因方注全力於東進，故很久不再注意於西方。及到東進受挫，始復轉其兵力以繼續從事於西進。而其主要之主持人，據趙良及左傳言，仍爲百里奚，而史記秦本紀及匈奴傳，則皆言用由余謀。大概奚爲宰相由余不過獻攻守進取之計而已。茲先錄拙稿秦史由余傳如左。

一 由余，姓由氏，（廣韻注）戎人也。（鹽鐵論）能晉言。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以上見秦本紀）願聞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匏，南北東西，莫不賓服。舜作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纓帛爲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國之不服者

三十三。般人作大路，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畫舞，茵席雕文，此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  
三。君子皆知文章案，而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韓非子）公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  
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  
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助以仁義怨望於上。上  
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  
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史記秦本紀）公曰：其行事奈何？由余對曰：乾肉  
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腐臧，臆陳時發，則戴其上。上少投之，則下以  
軀償矣。（新書）

於是由余出，公悅而欲留之，由余不肯。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呂氏春秋不荀。公退，而問  
內史廖曰：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僻陋，未聞中國  
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  
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  
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悅而悅之，終年不還。（秦本紀）牛馬半死。（韓非子過）於



是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秦本紀）當是時，穆公三十五年也。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韓非子）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翦西戎。

（秦本紀）雜家有由余三篇，兵形勢家有繇敘一篇。（漢書藝文志）

（三）由余所在及穆公所伐之戎的國名及地望的推測

觀上文，可知穆公第二次之西進，全以由余降秦為其重要之原動力。惟由余所在及穆公所伐之戎，究為何國何地？歷來註史家無人道及。近人陳漢章氏根據淮南子精神訓「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及高誘註「胡為西戎之君」之言，斷定由余所率戎王，即山海經海內東經在大夏東之西胡。而謂從此以後，自大夏以東諸國，悉為秦有，已得漢西域三十六國之半，斥地至今阿母河北，距媯水北大夏王庭，不止文公所伐汧渭間戎，穆公所伐毫戎，武公所伐彭戲邽冀之戎，在今陝甘二省而已。（見所作秦人兵功記及歐洲說）這話未免過於誇張。考漢書藝文志雜家有由余三篇。又兵形勢家有繇敘一篇。繇敘由余是一音之異釋。又查史記六國年表有繇諸縣諸諸繇之國。諸縣山海經海內東經作居繇。當是繇居之誤。繇繇亦一音之異釋。古代外國人來中國者，往往以國為氏。如高僧傳中之以支為姓者。有支婁迦攔支、暾支、波度等，皆為大明氏（支）人。又以安為姓者，有安世高、玄安法欽等，皆為安息人。以康為姓者，有康僧會、康僧曩、康孟詳等，則康居人。由余既又名繇

殺，也許就是繇諸國的人吧。史記雖有「其先晉人也」之語，然漢人論由余者，則皆釋爲戎人。如：鹽鐵論相刺篇：「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新序雜事：「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

潛夫論論榮：「由余生於五狄，越蒙生於八蠻，而功施齊秦。」

說苑善說：「越王文身剪髮，范蠡大夫植出焉。西戎左衽椎結，由余出焉。」

從無一人言由余爲非戎人者。卽史記其他地方，如鄒陽傳，亦有「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之言。可見由余爲晉人，乃入秦後妄自披附之詞，不必真有其事。又查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縣諸道。史記匈奴傳，也說：隴西有縣諸之戎，其地正與秦國接壤。故程公言：「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鄰國云者，就是與秦毗連之國的意思。在穆公以後，繇諸與秦發生交涉者，非止一次，如厲公六年，繇諸乞援。二十一年，公將師與繇諸戰。惠公五年，伐繇諸。可知繇諸乃秦人腹心之患，必滅之而後快者。而繇諸使由余觀秦，其對於秦國之野心，亦灼然可見。那麼，由余所在及穆公所伐之戎主，必爲隴西之繇諸，蓋無可疑。（陳漢章以諸繇爲意大利之繇繇，謂秦時兵力已及歐洲，尤爲無稽。）

不過這裏又有一問題，繇諸既在隴西，正當秦與瓜州之間。則當繇諸未滅之前，穆公何以能越繇諸而遠攻

瓜州？其實這也不難解釋。春秋時，懸軍深入，越國遠攻的事實，已數見而不一見。即如宣公四年之與晉戰於河陽，穆公元年之伐莽津，五年之伐晉河曲，三十二年之伐鄭，即其明徵。也許在第一次西進時，秦絲兩國國交，尚很親睦。所以繇諸遂能派遣由余前來觀秦，而秦也能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共相贈遺。這樣，假道到瓜州去，便不是毫不可能的事了。

至所云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史記匈奴傳，作「秦用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漢書韓安國傳，作「并國十四。」史記李斯傳，作「并國二十。」惟韓非子十過篇，作「益國十二，」與此同。大概隴西一地，除繇諸外，尚有緄戎（即犬戎）翟獠之戎，或者也被穆公所征服。這樣，秦與瓜州之間，便可直接交通，無有間隔。其餘滅之戎，如義渠烏氏朐衍等，也許震於穆公之兵威，盡來朝服。觀趙良言「巴人致貢，」遠者如此，近更可知。所謂隴西戎，當即指此。惜穆公死後，歷代諸君，又放棄西進政策，而與諸夏相角逐。遂使穆公所苦心經營之西北疆土，盡行喪失。至始皇帝統一天下，而西界不過臨洮。然隴西一郡，則終在昭王時完全收入版圖了。

（四）穆公之死

穆公自隴西戎後，傾土日大，國勢亦日強，國際地位，因之提高了許多。史稱：伐戎之後，天子使召公過

賀，金鼓。這在當時，是異常榮幸的。然他却仍不自以為滿足，他始終不忘東進。故當三十七年，楚人滅江  
時，他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們看見他這種舉動，去諫止他。他說：「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  
於乎。吾自懼也！」杜氏云：江在汝南安陽縣，即今河南正陽縣地，與秦相去，千里而遙。而穆公乃關心如  
此，蓋以江係同姓之國，可為東進政策之內應。江滅而內應無人，東進企圖，益無實現之望，自懼之言，殆由  
於此。惜天不永年，忽於三十九年，因病身死，此一責任，就不得不留給他的後人起而擔負了。

秦自武公死時，（武公二十年，前六七八年，）即開「以人從死。」之風。計從武公死者，六十六人。中  
經德公宣公成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公躒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凡十八代，二百九十四  
年。從死人數，史無記載。然武公紀既云：「初以人從死；」獻公紀又云：「元年，（前三八四）止從死。」  
可知此事已成定制。至穆公時，從死者達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其中。規模更較武公  
為大。吾人在今日，讀黃鳥之詩，尚不禁發生陰森慘酷之感！

但是穆公平日為人，却非常仁慈，尤明於聽獄，尸子樾「穆公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  
教不至，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注續培輯御覽百二十六。原注：  
教不至三字。據書抄四十四補）所以他的生平，頗引起後人的好評。穆公死後九十九年，至哀公十五年，（即魯

昭公二十年，紀元前五二二年，齊景公到魯國去，問孔子道：「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伯何也？」孔子答道：「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黜績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伯小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是不輕易許人的，而竟稱之曰「雖王可也」真是不容易的啊！

### 第二章 自助楚滅庸至秦楚晉吳之對立

#### 一、康公一代之對晉戰爭

穆公力征經營，遺志以沒，康公即位，（魯文公六年）恰值晉襄公也死了。襄公之弟公子雍，方仕於秦，為秦亞卿。晉趙盾欲立之，派先蔑士會到秦國來迎他回去。

康公以舊好關係，自己國內的亞卿，作了敵國國君，怎麼能不贊成？他也小心，看見前次送晉文公回去時，沒有派遣軍隊，發生了呂卻之難。這次特別多與從衛，以免再蹈故轍。不料行至令狐，（在今山西騎氏縣西十五里，今其地猶名狐郛。）晉人忽又背約，而另立靈公，并發兵到令狐，邀擊秦師，秦師敗績，晉人追之，至於劍首。先蔑士會不好回去，一個奔投秦國。這便是所謂的令狐之殺。

這次戰爭，曲本在晉。所以秦晉間的國交，遂完全決裂。從此以後，直到三家分晉，數百年間，沒有恢復，僅僅康公一代，前後十二年間，秦晉間，除令狐之役外，就發生了五次戰爭。即：

(一) 康公二年，(文公八年)秦伐晉，取武城，(取字史記作於字，誤。此據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

(武城，括地志在鄭縣(即華縣)東北十二里。)以報令狐之役。

(二) 四年(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

(三) 同年夏，秦伐晉，取北徵。(今澄城)

(四) 六年冬(文十二年)爲令狐之役故，秦伐晉取羈馬(在蒲州南三十六里)。晉禦之於河曲，……交

綏，……秦師歸。

(五) 復侵晉，入瑕。

這樣繼續不斷的發生戰爭，弄得晉人舉國不安。加以士會逃亡在秦，爲秦所用。河曲之役，士會且隨軍參贊，對於軍事，多所貢獻。左傳記其事云：

「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史駢佐上軍，……以從秦師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

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備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器與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秦桓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豈穿也，獲一卿矣。秦以燭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

似此料敵如神，自非晉人之幸，所以晉人自此以後，遂於康公七年（文十三年）一面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防止秦人之東侵。一面又設法將士會從秦國誑了回來，以免爲虎作倀。其計取士會之經過如左：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卽士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可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爲劉氏。」

案纔朝贈策之策，自劉彥和以下皆解爲言簡，謂是臨別贈言之始。「子無秦無人」云云，乃書簡原文。意謂晉人此謀，秦人固亦有知之者，特其所獻對策，未被採用耳。

(二) 助楚滅庸及其意義

秦晉交兵，互有勝負，康公以僅用武力，決不足以解決兩國間之問題，乃開始注意於外交之活動，與戰略之運用。

這時楚莊王新立，志氣很大，頗有北上中原與晉爭霸之企圖。可是因爲國內鬧着饑荒，屬國多叛。康公知道山東列國中，其勢力足與晉爲敵者，莫如楚國。因此，遂決定運用外交手腕，先給楚國些恩惠，以便和楚國拉攏。恰好來了一個機會，楚的屬國庸國，乘楚正鬧饑荒的當兒，出兵伐楚。康公遂聯合漢中的巴國，共同出兵，幫助楚莊王，一舉把庸國滅了。這是康公十年，楚莊王三年，即紀元前六一一年的事。

這件事，在戰略上的意義，非常重大，直接雖是助楚，間接却是制晉。後來，秦楚和親的成功，可以說完全是這一件事所促成的。關於此點，王夫之先生說得甚詳。這裏且把他的全文，抄之於下：

「庸者，秦楚之爭地也。秦得庸，則躡楚之背；楚得庸，則窺秦之腹。秦得庸，則卷商析以躡庸；楚得庸，則通武關以間晉。楚方病，秦人扶之，西爲之通巴，南爲之拒戎，俾楚寢安足矣。得庸不有，而授之楚，



秦之親楚，何其至也？秦楚之相親，晉故焉耳。秦戒晉而楚搆其南，則晉掣；楚爭晉而秦搆其西，則晉疾視楚而不敢爭。故秦之謀此甚深也。舉庸以通秦楚之徑，相爲肘臂而屈伸喻，可無問其在楚之異於在秦也。抑秦唯委庸於楚，而後楚無忌於秦，則益東爭陳鄭而棄西略，則西鄙之戍守已墮，庸且爲甌脫之壤，若有若無，匏繫於楚，而唯秦之取舍矣。於是楚之與秦，無離心而有合勢。無離心，晉之所以重秦也。有合勢，則秦楚相併以合自此始矣。戎蠻盡，山木刊，道路通，發蹤相及。秦之燒夷陵以滅楚者，由是也。楚之餘民，扣武關以亡秦者，由是也。故庸之滅，秦楚之大司也。而秦人之謀深矣（春秋世論）

此外，康公在對晉戰爭中，除竭力和楚拉攏外，又曾兩次進行聯魯的工作。其經過如左：

（一）康公三年，歸魯債公成風之繇。（左傳）

（二）康公六年，使西乞術如魯聘，且言將伐齊。魯公子遂辭玉，三辭，術曰：寡君願邀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籙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乃厚賄之。（左傳）

這無非也是要多求與國，以增高自國國際地位，而陷敵國於孤立的意思。不過此舉，在康公時代，雖發生了消極的作用，但在兩國國交的關係上，似未十分成功。所以康公死後，桓公三年，魯國便與晉國共起攻齊。到了

麻隧戰爭爆發時，魯國便索性站在晉國的反秦陣線上，與諸侯共同向秦國進攻了。

(三) 麻隧（在濼陽縣西南）戰之國際形勢

康公死後，經其公至桓公，又發生了麻隧戰爭。

在麻隧戰爭以前，於其公初立時，晉趙盾方有弑君之舉。頗欲與秦恢復國交，以減少外力的牽制。因從趙穿言，發兵侵略，以為秦必急崇而與之講和。秦人窺破其陰謀，不唯不與講和，且於次年（其公二年）乘晉國弑君之難，出兵圍焦以報之。

其公立四年死，桓公即位。其桓時代，正當楚莊王緝伯，北兵至洛，問周鼎輕重的當兒，也就是晉楚兩國競爭最劇烈的時候。自桓公七年（史記作十年）楚莊王大敗晉師於河上，（即郟今鄭州東有郟城）之後，東方諸侯，幾乎全走到楚國的反晉陣線裏去。所以桓公十六年，由楚莊王在蜀召開的國際聯盟大會，不僅向與晉敵的秦國，及楚之屬國蔡許陳薛鄆無條件的參加，甚至本來與晉締有友好條約的魯宋衛鄭齊曹邾，也一律參加了。晉國處此，除竭力運用外交手腕，爭取與國（如軟禁魯成公，強其受盟而後釋回）外，并思以武力征服秦國。故桓公三年，遂有晉與魯及白狄伐秦之事，而秦國也不肯示弱，於十一年，（魯宣十五年）發動輔氏（朝邑西北十三里）之役；二十三年，（魯成公九年）又折敵白狄與晉的國交，與之共同向晉國進攻。到了二十

五年，晉景公死，厲公初立，就再設法與秦進行和平。雙方訂定到涇濱相會。（涇氏縣西十五里）厲公先期到，遂，桓公到了王城。（在朝邑縣東三十步）不肯渡河，而另派代表史穎與厲公盟於河東，厲公也照樣派代表郤盟盟桓公於河西。這種毫無誠意的盟約，自然是不能穩固的。果然桓公由王城回來，馬上宣布盟約無效，并又召集白狄與楚，商議聯合攻晉的計劃。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遂爆發了所謂的麻隧戰爭。

#### （四）麻隧戰爭

麻隧戰爭，發生於桓公二十七年。（十二諸侯年表作二十六年）東方諸侯，除楚及其屬國蔡許陳薛鄭等以外，其餘幾全部加入。雖周室亦有劉康公成肅公代表參加。計有晉周魯齊宋衛鄭曹邾滕等共十國之多而據下列呂相所宣布的對秦宣戰一文中，則楚國及白狄等國，也似乎同情於晉，最少是保守中立。真可算得是春秋時代秦晉間的第一大戰了。

這次大戰的理由，據晉呂相對秦宣戰一文所述，是這樣的：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木魘，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

我文公，其穆之戚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虜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寡公，送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擾亂我同盟，傾覆我國。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勛，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搖蕩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棟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師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鄙，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邀福於先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勛。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秦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

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雖利是視。不殺惡其無成，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暈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事承諸侯以退，豈敢邀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左傳）

可見此次大戰之遠因，其來甚久。而其最主要之近因，即爲二十五年秦背令狐之盟。故左傳於備載上文之後，又申言「公既與晉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史記秦本紀亦有「歸而秦背盟，與翟合謀擊晉」之記載。觀晉帥諸侯之師，無楚人在內；及後景公十三年，秦楚同盟伐晉，則所謂楚使來告「者，或是晉人之飾詞。然晉楚爭伯方劇，爲唆使秦晉互相鬪爭，使晉之國力，多多消耗於西方，而自己則袖手旁觀，坐收漁人之利，故特以秦國外交活動之真像，向晉告密，并令諸侯聞之，亦未始爲不可能的舉呢！

又文中言殺戰後，穆公有卽楚謀晉之舉，輔氏戰後，桓公有派遣伯車赴晉求和之事，均爲史所不書。得此，最可窺見當日國際間勾心鬪角之情況。至此次大戰的結果，秦人以外交孤立，一國的兵力，當然抵抗不住十國的聯軍，所以卒致失敗，并被俘虜去了兩位將帥——成差及不更女父。聯軍遂乘勝渡過涇水，進擊秦師，直到今涇陽境內的侯麗，（據劉伯莊說）才班師東歸。明年，桓公遂卒，也許竟是氣死的吧！

(五) 秦楚和親與秦楚晉吳之對立

麻隧戰後，國際形勢又大有變遷。景公二年，晉楚因為爭伯中原，發生了鄢陵之戰。結果，晉勝楚敗。跟着晉國起了政變，厲公被弑。繼立者為悼公，乃晉文公以來第一英主。政治軍事外交，均有辦法，遠非同時的楚共王所可及。他在位十五年，凡三次伐鄭，而楚共王不能與爭。這樣，恰好和麻隧戰前之晉弱而楚強的局面，完全相反。

晉國愈強，楚國愈弱，愈非秦國之利，而在楚國看來，這個局面，也是不能一刻容忍的。所以秦自麻隧之戰，楚自鄢陵之戰以後，秦楚兩國的國交，遂不得不隨客觀的條件，而更趨密切。下列的事實，便是兩國對晉並肩作戰的具體說明。

「景公十三年，公使士雍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許之。秋，秦侵晉，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

「景公十五年，楚使子囊乞師於秦，秦使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乃伐宋。晉伐鄭。冬，秦使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晉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戰於櫟，（櫟紀要在蒲州之北）晉師敗績。」

「景公十六年，秦庶長無地及楚子囊伐宋師於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景公三十年，夏，秦公子鍼及楚子侵吳，及雲婁（雲婁今安徽霍邱縣西南有雲婁故城，）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至於城麇，（城麇杜說鄭邑）敗鄭師，囚皇頤及印董父。」

在十三年之役，雖然楚子囊曾竭力諫止楚共王，說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因為「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且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而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讎軍事以爲政，范旬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繆黶士飭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兢，」以此之故，他就主張「晉不可敵」，應該「事之而後可。」但共王終以同盟關係，決定「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才對得住秦國。事實上他們因爲種種的需要，覺得僅是軍事上的合作，還不夠，於是又進一步，實行和親。景公把自己的妹妹秦嬴嫁給楚共王，楚國也很鄭重其事的，派司馬子庚到秦國來答聘，并代表新夫人舉行歸寧典禮。索性做成一對男女親家，以表示雙方合作的誠意。

可是，晉國方面，是怎樣的態度呢？這裏可分二點來說明。

在軍事方面，晉國利用盟主的地位，除於景公十四年派荀息伐秦外，又於十八年，起第二次聯軍向秦進攻。這次參加聯軍的國數，有晉魯齊宋衛鄭曹宮邾滕薛杞小邾等，共十三國。比麻隧戰爭還多三國。他們進攻的路線，仍是由涇水的隄城渡過河。過河後，不再前進，被秦人從涇水上流，散下毒藥，聯軍的士兵，多中毒

而死。晉國的主力，只到了絳林（方輿紀要即華州）就折了回去。爲秦軍所擊，晉將欒鍼陣亡，士鞅投降。

在外交方面，除上述參加聯軍之北方諸國，皆懼於悼公之威，早已服屬於晉外，并竭力結納南方新起而與楚爲鄰之吳國，訂立晉吳同盟，以與秦楚同盟相對抗。

關於晉吳同盟之進行，本不始於此時，遠在桓公二十年，（前五八四）就已着手活動了。這計劃，是楚國的亡臣申公巫臣因爲要報子重子反的仇而發動的。

原來，申公巫臣因爲與子重政見不合。又以夏姬事，和子反結怨。逃到晉國，被子重子反把他的族屬都殺了，家也分了。巫臣懷恨，立志要報他們的仇。故以聯吳制楚的策略，獻諸晉景公，并自告奮勇，願擔任全權代表，前往交涉。他得了景公的委託，到吳國去，吳王聽了他的話，非常歡喜。這時吳國還不知道射御戰陣之法，也沒有車乘。於是巫臣把他帶去的車乘和射手御夫，留贈給吳國一部分。又親自傳授乘車戰陣的方法，要吳國叛離楚國。一面還保薦他的兒子狐庸，給吳國充當行人之官，替吳國辦理外交。從此以後，向來不爲人所注意的東南蠻子因得着北方盟主晉國的提攜，不過數年間，便大大的強盛起來。一面與北方各國信使往來，并屢次被晉國邀請，參加國際會議，（陳傅良云：吳之始通於上國，晉人爲之也。盟於蒲，（秦桓公二十三年，前五八一年）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鐘離（秦景公元年，前五七六年）而後至。盟於雞澤，（秦景公七年，前五七一年）



前五七〇）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威（秦景公九年，前五六八年，）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侯，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一面常常侵伐楚國的屬國，凡蠻夷之屬於楚者，盡行取爲己有。六十年後，竟發生伍子胥入郢都的國際慘劇，弄得楚昭王幾乎失了國。

#### 第四章 晉楚交疲與秦軍南出

##### （一）晉楚二國政治之日趨腐敗

晉自聯吳以後，楚國後方，時被侵擾。左傳稱巫臣使吳，始伐楚，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魯成公七年，秦桓公二十一年），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晉國罷楚之謀，可算已完全達到目的。加以自靈王被弑，平王繼立，信用佞倖費無忌，奪媳爲妻，并讒殺太子建及伍奢伍尚郤宛等忠臣，致伍子胥（前五二二哀十五年）伯嚭（哀二十三年前五一年）先後奔吳，數說吳伐楚，吳楚之感情，益以破裂。昭王即位，「舉國事付之囊瓦，贖貨無厭，殺人不忌。以致內外離叛，莫有關心。」（家駁翁語）楚國之不能復振，實在不是什麼偶然的事。

其在晉國方面，自晉景公始作六卿（趙氏范氏智氏荀氏韓氏魏氏）以來，（晉景公十二年，秦桓公十六年，

前五八年），公室卑微，政在私門。而各權臣相互間矛盾增劇。吳公子季札使晉，（晉平公十四年）秦景公十三年，前五四四，）與韓宣子趙文子魏獻子語，而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要嬰來晉，叔向和嬰嬰私談，（晉平十九年秦景公三十八年）也有一「雖吾公室，今亦季世。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溢侈。道裡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保，……」的描畫。果然到了頃公時代，六卿便把公族全數誅死，分其田邑。（分祁氏田爲七縣，羊舌氏田爲三縣）以後又自相殘殺，把祁氏范氏鄆氏都滅了。至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晉國遂被韓趙魏三家所瓜分了。

（二）弭兵會議

晉楚既已交疲如上述，當然無對外之力量。以此，在晉國方面，於第二次聯軍攻秦之後，兩國國交，雖斷絕了整整十年，然已再無攻戰之事（史記秦本紀於哀公十五年，伍子胥奔吳後，有一「當是時，晉公室卑而六卿強，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及到第十年上，即秦景公二十八年（前五四九年，）居然向秦國提出媾和的要求，晉國首先派韓起爲全權代表，到秦國去；秦國也派公子鍼到晉國去，互商媾和辦法。當公子鍼到達晉國的時候，叔向就警告行九子員好好招待他，說是一「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異骨。」其一種希望和平惟恐交涉瀕於決裂之神情，宛然如見。但是經過此次互商之後，以雙方距離甚遠，一切懸案，并未了結。

楚國比晉國更是心虛。因為吳國野心勃勃，許多亡官都聚集在那裏，日夜以謀楚爲事。此時楚國腹心之患，已不在晉而在吳。所以子囊死時，（魯襄十四年，秦景十八年，前五五九年），遺言要建築首都郢城。及囊瓦爲政，吳禍日亟，又先後城郢兩次，（一在秦哀公十八年即前五一九年，一在二十四年，即前五一八年），其脚忙手亂之情形，可以想見。

以此之故，晉楚兩國，都有不願戰爭之心。其他各國，除吳以新興不在此例外，亦皆以頻年追隨晉楚之後，疲於奔命，希望和平，減輕兵役的苦痛，更爲迫切。這樣便產生了有名的弭兵會議。

弭兵會議的舉行，在秦景公三十一年（前五四六年）。其發起人，是宋國的大夫向戌。其發起的動機及經過如左：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矣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偃從趙武至。丙辰，鄭驪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子，向戌復於趙孟。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戊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奭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旋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東門之外，楚人衷甲。……及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

國際間的勾心鬪角，描寫如繪，其不能收到良好的結果，固無可疑。惟於此有極可注意者二點：

其一，吳國沒有參加，這一方面，固然由於吳國此時尚未正式與上國相通（吳至季札使諸侯後，始通上國。其事在秦景公二十三年，即前五四四年，上距弭兵會議凡二年。）又一方面，當係晉國有計劃地預先設下的陰謀，故留吳國於會議之外，以爲牽制楚國之準備。

其二，則秦國的國際地位，在這次會議中，已無形提高得與晉楚齊三國相等，不僅晉國喊出了晉楚齊秦四

甚」的口號，即楚國也公然承認秦齊不在「楚楚之世」之列。後來申包胥哭師秦處，對於秦國的推舉，也足以證明「吳國」之代表，以爲秦國與楚國之聯盟。

國。其事亦詳（五）吳師之入郢與秦軍之南出，士也也決實猶以二事。又一方面，當時各國皆有隨從者，蓋動之時，則吳會議，舉行之後，國際間確實不安，相繼聲援。這主要的理由，當然是由於各國內部以權臣相權互鬥發生關係，故無暇對外所致，並不是強兵強國。更有這樣大的制裁力量，實在是吳國一方面既沒有參加，可以絲毫不受這會議的拘束，又一方面，則因爲新讓與于北方文化的灌輸，已足以迎頭趕上，」的精神，把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等無不建設得很好了，其是軍事方面，穆子伯名而孫不兵法的著者孫武爲之設計，網調練，頭頭爲最，有節制之師，并特別選擇多力者五百人，訓練者三千人，作爲模範隊（呂氏春秋簡選）兵器製造方面，因爲冶鐵術（裏）的發明，也有連連上國的驚人進步（季孫梁案）雖上國無以過之（呂氏春秋春秋）。國力既充，自然擴充發展，加以穆之亡，已使平膏伯蘇等不贊，吳中之信任，日夜以侵楚之舉，以廢於吳王之前，費得借其兵力，以私私仇，同時楚自靈王篡位以來，也許是看破了這個危險，故不斷以廢道吳國爲國志，楚國雖不再與此方各國戰爭，而對吳之則侵略之事，幾乎無之。又向來服屬於楚之蔡國和唐國，因爲一件孤軍英雄也戰馬，關係，也難下楚執政，曾幾無端，三年之久，卒以楚馬歸於楚，楚得先後放

歸。所以唐蔡兩國也是痛恨楚國。

唐蔡兩國的反響親睦，是吳楚戰爭中決定勝負的重要關鍵。唐就是現在湖北隨縣襄陽間地，蔡就是現在河南的新蔡。是時楚國首都郢都，就是現在湖北的江陵。吳國要進攻楚國，由長江下游直接溯流而上。這是不可能的。只有以桓公二十一年占領之州來，即現在安徽壽縣爲根據地，溯淮水而上，至現在河南濟川西北，舍舟登陸，圍蔡人渡城口之隘道，（今平靖武勝九里三關總名，）會同唐國，自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向楚都包圍，才有一舉成功的希望。所以當吳王闔閭與伍子胥孫武商議進攻路線時，他們的答話，就是「王必欲大伐，非得唐蔡不可。」（吳世家）而楚昭王也知道吳之入郢，完全是由於唐蔡爲之內應所致。故於復國之始，就首先滅了唐國，便是這個道理。

客觀條件既已成熟，於是吳楚間的大戰爭，遂不得不於秦哀公三十一年，（吳闔閭九年，楚昭王十年，即紀元前五〇六年）爆發了。吳蔡唐三國的聯軍，果然循着上述的路線南進，與楚軍夾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大別至於小別。（桐別山脈，自義陽三關分支，由廬山安陸雲夢東境至漢川南者，爲小別。自三關東南，經稜陵黃土諸關，至霍山者，爲大別。綿亘數百里。其四周山麓，皆得以大別名之。）三戰，子常欲奔。十二月，一師陳於現在漢川境內之柘舉，（案與麻城縣之柘子山舉水無涉）。結果，楚師大敗，半濟清發（即沮水，）



襲宋，其愚一也。禍成於吳而楚破，險并於秦而楚亡矣。……」（春秋世論）

這話是很有見地的。果然自昭以後，國際形勢，因之大起變化。不到三十年，晉吳爭伯於黃池，晉竟爲吳所躋，而吳亦旋滅。又數十年，三家分晉，於是春秋之局，遂轉變而爲戰國時代了。

## 第五章 內訌外患之頻仍與國勢之削弱

### （一）權臣廢立之迭起

從秦師南出救楚敗吳以後，秦哀公即於第四年（三十六年前五〇一）上病死。孫儋公即位。從此，直至獻公之時，（前三八四——前三六二）前後一百三十年間，秦國也和山東各國一樣，逐漸陷入於許多矛盾暴發的階段之中。權臣廢立的迭起，三晉及夷族各國的不斷內侵，女后的擅專國事。秦國就在這些矛盾中，——主要是廢立情事再三發生的矛盾中削弱了。

### 這裏先從權臣廢立說起。

自哀公死後，繼立者爲僖公，（僖公，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及六國年表均作惠公。案簡公之子，亦曰惠公。如前已有惠公，則簡公之子，去前惠公不過六代，前後僅及百年，（前惠公死於前四九一年，後惠公死於



前三八七年）公不離上聞先釐。考始皇本紀言：「慎學享國十五年，葬慎公西。」簡言  
信公。《秦本紀》始皇本紀與年表，秦君並無信公。疑前建公必佩信公之誤。故遷改之如此。《信公在位九年》  
（史記作十年）此從左傳。即前五〇〇——前四九一年）死，子悼公繼立。悼公在位十五年。（史記作十四年，  
疑從左傳，即前四九〇——前四七七七年。）在悼公兩代二十四年間，史書缺佚，事蹟無考。惟始皇本紀載信公  
「五年有『城雍』之舉，以楚人因懼吳而城之例，秦人亦城雍，或者也是有所懼而然吧。」

慎公死，子厲共公（始皇紀作刺魏公，正義云一作利）。繼立。厲共公死，子躁公繼立。在厲共公一代，  
武功顯著。庶長的權廢，或者因此而日形提高，漸成廢大不掉的趨勢。所以從慎公起，至獻公止，遂屢次發生  
庶長與大臣擅行廢立的大政變。

（一）第一次大政變（庶長晁之亂）——躁公死後，弟懷公自晉歸，繼立為君。大概沒有得到庶長和大臣  
的同意，或者是他的設施，與他們的利害有妨，所以到了第四年上，便發生庶長意與大臣圍殺懷公和擁立懷公  
的孫子靈公的第一次大政變。三秦公晉。

（二）第二次大政變（獻公與簡公的廢立）——靈公在位十年，（本紀作十三年，此從年表。）死，子  
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據始皇本紀云：「簡公是後晉國趕了回來被立的。獻公以太子居中，

不獨立。反從國外迎立靈公的季父，這無事也是權臣們玩的把戲。這是秦代的第二次大政變。

(三)第三次大政變。麻長齒改之。他記秦本紀也和上述的三去一樣，記載得非

常簡單。好在高氏春秋實其篇之替我們留下來比較詳細的一留其費。他說：麻長齒、

小主夫人用奄鑿，靈賢不能自匿。百姓讒非王。公子遯亡在野，聞之，而欲入。因擊宦與民，從鄭所之

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公子遯去，天覆之。從焉民暴，齒改入之。又

人聞之，大嘩。金夷與卒，奉命曰：寤在邊。卒與吏，其始說也，皆曰往觀寤。中道因變曰：非寤寇也，

迎主費也。公子遯因與卒俱來，望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

德齒改而欲厚賞之。靈突爭之，曰：不可。秦公早立在外，若養若誰，則人臣爭入也。公子矣。此不便主尊

獻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兩賜齒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

精武亦主就是出子，小主夫人，卽出子之母，奄是夫人前親信宦官。因為母后與宦官勾結，擅專國事，弄得

舉國百姓怨怒而不敢言。可見此東政變的發生，並不是什麼偶然的事。公子連卽獻公，一名元，呂氏春

其國內情形如此，就想從東路，經鄭縣的關口回國。關守關吏右主然所拒，乃改從北路，由與覆毗鄰的焉民

驪（馮氏即烏氏。括地志：在安定縣東三十三里。馮支驪疑即驪關。）進發。藺改，即史記的庶長改。身為庶長，當然有權。獻公得了他作內應，夫人派去阻擊獻公的軍隊，也半途叛變，不僅不去阻擊獻公，反而去歡迎他。獻公回到了首都雍城之後，馬上把夫人圍住，結果，夫人自殺。藺改又把出子也殺了，連同他的母親，一併沈之於城外河湫中。

(二) 異族諸國之蠢動

因為國內政局的不安定，自然要影響及於國際。而首先起來與秦為難者，厥惟異民族的各國。這裏試分為(一) 繇諸(二) 義渠(三) 大荔(四) 蜀(五) 霍雍(六) 羌等六項說明。

(一) 繇諸——繇諸在穆公時，已被征服。至厲共公六年，(前四七一)，忽有「繇諸乞援」的記載。二十年(前四五八)，又有「公將師與繇諸戰」之文。下至惠公五年，(前三九五)，復有「伐繇諸」之事。以後遂不再見「繇諸」之名詞。以理推之，穆公時，對於繇諸，不過以兵征服之而已，并未完全滅絕。及穆公死後，歷代諸君，皆注全力於東方，不暇西顧，因此繇諸或又自行獨立。但最初對於秦國，仍以宗主國看待，所以在被敵人(也許就是義渠)攻擊時，還要來秦廷請求援助。唯厲共公對於繇諸乞援，似乎未予受理，故史書上也沒有發兵往援的記載。繇諸看見秦國不肯去救他，因此遂和秦國斷絕了宗主國的關係。或者還有對秦不利

的行動。所以厲共公二十年，遂有將師與戰之舉。將師與戰云者，明係繇諸爲主動，而厲共公爲被動。與戰之結果如何，史未明言。但從厲共公的其他武功看來，也許能把繇諸打了回去。但繇諸仍無對秦屈服之意。故惠公五年，不得不又往伐之。這一次，似乎得到了根本解決。大概繇諸人被惠公討伐之後，因爲力量不敵，大部份都投降歸化，其一小部份也棄國遠奔，從此以後，歷史上遂只有繇諸道的名稱，而無繇諸國的名稱了。

但是繇諸人究竟到那裏去了呢？春秋傳曰：允姓之戎，居於瓜州。杜氏曰：敦煌，古瓜州。……瓜州之戎，并於月氏者也。水經注亦有月氏滅此瓜州之戎而佔據敦煌之地之記載。漢書西域傳，則謂「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支迫逐，遂往葱嶺南奔。」據此，則左傳中允姓之戎所占之瓜州，卽爲漢之敦煌，又因其地名，而名之曰瓜州。惟月氏之滅瓜州之戎，雖不明其時代，但據杜佑通典「瓜州，古西戎地，戰國時爲月氏所居」之句觀之，當在戰國時代，實無可疑。繇與月諸與支，皆係一音之轉，大概瓜州在穆公時，雖被征服，穆公死後，其遺種又復繁盛。繇諸西遁，瓜州之戎南奔印度，其地遂爲繇諸所佔有。到漢初，乃始以月氏或禺氏之名，出現於世。實則月氏禺氏繇諸蘇諸，皆爲同一字之音譯。亦猶匈奴之與獯紂，薰鬻……爲同一字之音譯也。

(二) 義渠——義渠，據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卽現在甘肅慶陽府及寧

州。義渠在穆公伯西戎時，亦嘗服屬於秦。厲共公時，雖曾於六年來賂一次，而兩國關係，似已不如穆公時代之親密。故有三十三年（前四四四）「伐義渠，虜其王」之舉。然此舉并未能將義渠完全征服。——甚至兩國感憤，因此更壞。所以不過五年，到了悼公十三年，（前四三九），義渠遂大舉與師伐秦，深入到渭水的北岸。（渭陽北後漢書西羌傳作渭陰，秦本紀作渭南，此從年表。）自此以後，常常與秦為難，直至昭襄王時，以全力對付之，才把他滅了，收其地為郡。這是後話，暫且不表。

（3）大荔：大荔，即後來的前晉，現在陝西的大荔朝邑等縣，皆屬之。後漢書西羌傳，稱：「是時，大荔義渠最強，築城數千，皆自王。」地臨洛渭二水入河之處。對於秦人東進，妨礙甚大，厲共公十六年（前四六一），以鞏河強為名，動員二萬人之衆，乘其不備，直向大荔首都王城（括地志朝邑縣東三十五步）進襲，遂滅大荔。其遺脫者皆逃走，西歸汧隴。

蜀：蜀之建國甚早，其首都在成都，蜀秦在戰國以前，無國交關係。至厲共公二年（前四七五）始有「蜀人秦隙」之文。蜀之國勢頗盛。漢中兩鄭，似乎也是他的領土。與秦地犬牙相錯。厲共公二十六年（前四五一），秦左庶長城陽鄭，嘗是從蜀國強迫割取的。但臨鄭不服，故不到十年，於厲公二年（前四四四），就發生變。又五十四年，於厲公十三年（前三八七），而兩鄭又為蜀所奪取。（年表）惠公繼長伐蜀，才

把南鄭爭了回來。(本紀)然後來不知何時，南鄭又變爲楚國的屬地了。(孝公紀，當是也，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漢中即南鄭。)

(5) 翟繆——史記匈奴傳，故自隴以西，有翟繆之我。即今隴西縣地。穆公伯西戎時，翟繆自亦在歸服之列。以後或又獨立。至獻公即位，欲復穆公之迹，率兵至渭水的源頭，(兵隴渭首，)一舉把翟繆滅了。(後漢書西羌傳)然其王似尚逃亡在外，直到孝公元年，才被斬掉。漢書地理志，有獫狁縣，當是這時候開始設立。

(6) 羌——羌無弋爰劍，不知何戎之別。厲共公時，爲秦所執，以爲奴隸，後忽逃去，秦人追之。爰劍倉卒藏於巖穴中，秦人以火燒巖穴，有虎蔽火，得以不死。既出，途遇一受過刑罪割去了鼻子的女犯，結爲夫婦。女犯因爲沒有鼻子，被髮覆面，不敢見人。——後來此種裝飾，竟成爲羌人的風俗。——遂相偕逃到河湟之間。爲諸羌所敬信，被推爲酋長。羌人呼奴隸爲無弋，以爰劍曾爲奴隸，故稱爲無弋爰劍。其後世世皆爲酋長。至其曾孫忍，適與獻公同時。有叔父曰卬以獻公伐滅翟繆，畏其兵威，率領着他(秋)及其他歸附部落，棄了河湟故地，南出關支河曲，又向西走數千里，不復與諸羌交通往來。至忍與忍弟舞，則仍留居湟中，子孫大爲發達。後漢時代的西羌，就是從這裏派生出來的。

### (三) 對於山東各國的交涉

在這一百餘年中，山東各國的情形，固大有變更。楚自復國以後，休養生息了多少年，正思向東北方面發展。是時，越已滅矣，（厲公四年前四七三）而不能正江淮，楚因之，得以滅蔡，（厲公三十年前四四七）滅杞，（厲公三十年前四四五年）東侵，廣地至泗上。晉則自厲共公二十四年（前四五三年），三家敗知伯於晉陽，三分其地以後，公室愈卑，三家愈強。昭五年，至簡公十二年，（前四〇三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又顯二十七年，至獻公九年，（前三七六年）遂滅晉國而分之。於是秦之南鄰爲楚，而東鄰則韓魏趙雖不與秦接，而以其與韓魏之關係，極切於外交涉，大概皆採共同行動。故秦人與山東各國的交涉對象，主要的只有三晉。魏趙魏厲共公二十八年，（前四〇九年）有與趙和親之事，然不久越即爲楚所并，對於大局，實無重大影響。至於齊燕省邊際于魏，在當時的情勢上，尙無發生直接關係之必要。故史書上，也就沒有關於與這兩國往來政動載。然其王與齊魯古者，直與秦公示，文齊神草。其書世志，言其並親，當其並親，則兩國並立之候。以對楚又難於楚國之交涉，爲秦公之張，秦與三晉水而居，（前四〇三年）一舉而晉魏滅下。（前四〇三年）

在這時期中的秦楚關係，始終維持以諒的和平政策。這在楚國方面，因正注全力於向東北之發展，而其思與齊魏越發端，仍爲三晉。故消極的爲避免秦人之襲其後，積極的爲得到秦人的助力，以便牽制三晉起點，而繼續維持秦楚間的和平不可。而在齊國方面，主要的敵人，也是三晉。所以對於秦楚間的和平，也是於

之不得的。這可以從下列的幾件事實，得到說明。

(A) 厲共公五年（前四七二），楚人來賂。《陣表》曰：「楚人來賂，以賂晉。」

(B) 十四年（前四六三），楚人來賂。《陣表》曰：「楚人來賂，以賂晉。」

(C) 三十二年（前四四五），楚滅杞，與秦平。《楚世家》曰：「楚滅杞，與秦平。」

(D) 惠公九年（前三九一），三晉伐楚，敗之於大隧。《陣表》曰：「三晉伐楚，敗之於大隧。」

(2) 對於三晉的交涉。《陣表》曰：「三晉與楚，戰於大隧。」

秦與三晉的交涉，可以說始終在戰爭的狀態中。史記獻公紀云：「晉以我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復奪我河西地。」孝公紀亦云：「會往者厲驪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故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可見秦晉戰爭的主要目標，就是對於河西之爭奪，所以每次的戰場，幾乎都以河西一帶為限。統計從厲共公十年（前四六七）庶長將兵拔魏城起，直至獻公二十三年（前三六二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公孫癩，取虜為止，前後凡一百〇五年，雙方發生戰爭，共達十六次之多。除魏城不知在何地，及簡十四年伐魏至陽狐（在垣曲縣東南二十里）；惠七年，魏敗我於注（臨汝縣西四十五里）；九年，伐韓宜陽，取六邑；獻十四年，趙敗我高安（在河東），皆曾深入敵境外，其餘如：



靈公六年，魏城少梁，（在韓城南二十二里）我擊之。

簡二年，與晉戰，敗鄭下。

六年，魏伐秦，築臨晉（即大荔國地在朝邑西南二里）元里。（在大荔東北）云在澄城縣界。

七年，魏伐秦，至鄭。築洛陰（在大荔西北洛水之北）合陽。（即郃陽）

惠十年，與晉戰武城，縣陝。

十一年，攻魏陰晉。（華陰縣）

十三年，魏伐秦，秦敗之於武下。（即武城之下在華縣東十三里）魏得秦將譚。」

獻公十九年，敗韓魏於洛陰，（年表原作洛陽，魏世家徐廣引表作洛陰是也）

二十一年，章躡與趙魏戰於石門，（即堯門山，在三原西北三十三里）斬首六萬。

二十二年，攻魏少梁，趙救之。

二十三年，使庶長國伐魏，及魏戰少梁，虜其將公孫遼，取廬。（即繁廬，在韓城東南）

則完全在今黃河以南以西，及洛水以東渭水以南以北的周圍數百里，即所謂河西之內，這些地方，在穆公時，本已由晉惠公割讓於秦，至少梁臨晉，則原爲秦滅梁國及大荔戎後新補充之領土。所以秦晉間在此一百年中斷

發軔的戰爭，在秦人方面看來，實是爲保衛河西而戰，也就是保衛領土而戰。大概在這時期中，三晉已越過黃河，佔領了黃河西岸的少梁，及洛水東岸的臨晉，與渭水南岸的陰晉三個據點，與秦國的在洛水東岸的彭戲兩岸的重泉，及渭水南岸的鄜縣相對抗，秦爲爭取少梁，曾於靈公十年，把少梁附近的龐城，和籍姑兩個地方，修補了一次，作爲對晉實行游擊戰之根據地。（龐城後來又失陷了一次，到獻公二十三年，才奪了回來。）同時，又從韓國的宜陽附近，取了六邑，把魏國的陝收爲縣（這些地方，後來都隨河西的淪陷，同時失去，直到惠王時，張儀取陝，武王時，甘茂拔宜陽，才再爲秦所有。）對陰晉採取大包围的形勢，并威脅黃河北岸魏國的地方，三晉則除數次搶築少梁臨晉工事外，又將少梁南邊的郃陽，及臨晉附近的元里洛陰等小據點，加以修築以爲各該地外圍之保衛。

此外，秦國在厲共公二十一年，初置頻陽爲縣，靈公元年，便由雍城遷都涇陽。至獻公時，則更東進一步，由涇陽遷都櫟陽。獻二年城櫟陽十一年，縣之。（史記貨殖傳云，獻孝公居櫟陽）。襄於六年，向南發展，以蒲蘭田善明氏等地爲縣。這些，都可以說是爲保衛河西而進行的。但是因爲秦國內部政局的不安定，終晉不能以全力應付外患，而另一方面，則三晉方以新興之勢，向秦進攻，所以戰爭的結果，是秦敗而晉勝。河西一地，遂不得不被新興的三晉硬生生的奪了去。到了孝公三年，（魏惠王十二年，前三五九年。本紀說在惠王十





魏是秦的東鄰，自文侯（前四二四—三八七）師事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重用西門豹李克樂羊，在諸侯中最有聲望。他的兒子武侯，（前三八六—三七一）用吳起爲將，國勢也還強盛。這時建都安邑（山西安邑縣），疆土南有鴻溝，（卽汴河），與楚爲鄰國。東有淮（河南淮陽縣）潁（河南禹縣）澆水（山東荷澤縣西南），與齊宋爲鄰國。北有卷（河南原武），酸棗（河南延津縣），與趙爲鄰國。西與秦原以河爲界。後乘秦國歷代內亂，奪去河西地，至孝公即位前，竟拓展到了洛河邊。孝公三年（魏惠王十二年，前三五九）居然自鄠縣起，沿洛水以北直達固陽，築爲長城以與秦界邊。此項工程，直至孝公十年（惠王十九年前三五二）爲時七年才算完成。秦欲東出爭天下，必需先收復河西失地，打倒魏國，才有可能。

楚——楚是秦的南鄰。自楚惠王滅蔡滅杞，廣地至泗上，楚簡王滅莒，東北界擴展到了山東南部。悼王用吳起，南平百越，東南疆域，亦大有擴張，西有黔中巫郡、西北方面，不知何時奪有漢中，直伸入秦之腹心。地方五千餘里，最爲大國。但兩國自哀公助昭王敗吳復國後，百餘年來，直至宣王與孝公，仍能維持和平關係。孝公要專以收復河西失地爲事，暫時也犯不着對楚有所舉動，多樹敵人。

韓——韓東鄰魏國，西當秦函谷關大道。哀侯滅鄭，（前三七五）作爲都城。疆土北自成皋（汜水西北）過黃河，到上黨（山西長子）；南到宛（南陽）；西到宜陽商阪；東臨涑水。地方九百餘里。山地多，平原

少，物產貧乏，風俗淫亂，六國中，最爲弱小。至孝公十一年，韓昭侯用法家申不害爲相，修循行道，國基才比較鞏固。在河西失地未收復以前，秦與韓也是有聯盟的必要的。

齊趙北魏邯鄲，西有黃河，南有漢河，與魏爲界。東有黃河易水，與齊燕爲界。北傍陰山築長城，與匈奴樓煩林胡爲界。地方二千餘里，人民強悍善戰。自成侯即位（秦獻公十一年前三七四）以來，頻年爲齊魏所侵。在秦未收復河西失地以前，趙與秦尚無直接發生衝突的可能與必要（秦獻公十一年前三七四）。

齊北有山，建都臨菑。南有泰山，與魯宋楚爲鄰。北有渤海，與燕爲鄰。西有黃河，與趙爲鄰。東濱大海。地方二千餘里。威王封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舉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並用檀子盼子分守南城高唐，楚趙不敢內犯。一時齊國國富兵強，諸侯聞之，不敢致兵於齊者二十餘年。與秦隔周韓魏三國，發生直接衝突的機會很少。秦如欲制服魏國，與齊聯盟，是有益無損的。

燕——建都薊（北平）東有朝鮮遼東，北築長城與東胡林胡樓煩爲界。西有云中（綏遠歸綏縣）九原（綏遠烏特拉旗）與趙爲鄰。南境接齊。秦孝公即位之歲，燕文公亦同時即位。文公前爲桓公，無善可記。與秦亦無直接關係。六國楚魏韓皆與秦接壤。其他皆與秦相隔甚遠，不易發生直接衝突。而楚魏韓三國，韓在函谷關外，此時

尚非秦之所急，楚方注全力於東北東南疆土之開拓，且與秦在歷史上已有一百餘年的和親關係（若從康公時代算起，時期更長）惟魏以奪取河西與秦戰爭，達一百餘年之久早已結成世仇。故孝公如欲復興秦國必先收復河西，而欲收復河西，必先打倒世仇的魏國。這是毫無疑義的。

六國以外，還有衛鄭中山越魯宋及淮泗之間小國十餘。鄭於孝公即位前十四年，即獻公十年（前三七五）為韓所滅。其餘皆名存實亡，於國際大局，無若何關係。

稱爲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比春秋時代更衰微了。春秋末年，敬王遷都成周（洛陽縣東北），考王（前四四〇—四二六）封弟於河南，（即王城洛陽縣西北）周分爲東西二國。然空名義還相當有效力。戰國初，魏趙韓三家受周天子封爵，正式列爲諸侯。田和想做齊侯，魏文侯代他向天子請求，得到允許，各國才承認田齊的地位（前三八七）。烈王時（前三七〇），齊威王會來朝過一次。秦獻公二十一年（顯王五年前三六四），因爲對魏打了勝仗，顯王也派使以繡黻來致賀，秦人以爲榮。所以後來孝公稱伯，還不得不利用這個空名義，大會諸侯去朝他。

各國新社會勢力之興起與政治改革運動

今日言中國歷史者，一般都認商鞅變法爲中國封建社會正式結束時期。而引起商鞅變法之最大原動力，則

爲生產力的發達。這是十分正確的。本書在前面因爲沒有機會，談到各國——甚至秦國的經濟狀況，這裏特抽出一部分地位和時間來，把商鞅變法以前的中國經濟進化趨勢，做一個鳥瞰式的敘述。

請先從山東各國說起

自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衰微，五伯繼起，中國社會便由典型的封建制度時代，進到列國兼併時代，也就是所謂的春秋時代。在春秋時代的二百四十二年中，因爲生產工具的不斷改善，以「惡金」製造「鉏夷耨斤」等農器，首先在齊國實行。到了春秋末年，東南的吳國，且發明了「鼓囊裝炭」的「橐」（卽冶鐵風箱），對於冶鐵技術，有更進一步的改進。用牛耕田，也在這時發明了。到了戰國時代，則鐵器更普遍的被應用於各方面。所有一切日用器具乃至兵器等，都用鐵鑄造。子書中如墨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關於鐵的記載，幾乎多得不可勝數。同時深耕易耨的方法，與灌溉施肥等技術，也被普遍的採行。因此，農業及手工業等各生產部門，就皆有長足的進步。

同時，因爲分工的發達，與交通的日趨便利，商業更是急劇的繁榮起來。貨幣經濟，遠在西周時代卽已確立，至春秋戰國時代，則更爲發展。大都市也逐漸發生了。蘇秦在商鞅變法後不久時，說齊王，稱臨淄之中有七萬戶，得兵二十一萬。而老弱婦女尙不在內。其他各國與此相類者亦不少。



生產力發展最大的結果，便是在社會裏新產生了無數的「富商大賈」，無數的蓄藏——或者說是「積蓄」——着有累巨萬金錢的富人們出來。這些富人們，因為擁有大堆金錢，所謂「富者得勢益彰」，在社會上，自然要起一種積極的作用。所以他們都是些「身無半通書論之命」的「編戶齊民」，但漸漸地為其他人們所重視，甚至王公大人，也要稱他們「分庭抗禮」了。史記貨殖傳裏所描寫的「富於列國之君的管仲」，「三致千金的陶朱公」，「所至與國君分庭抗禮的子貢」，「天下治生之祖的白圭」，「與王者埒富之猗頓與郭縱」，便是那時候新興社會勢力的聲位代表人物。

在這種情形之下，私人間的土產買賣，自會應運而生。韓非子說晉國在趙襄子（前四五七—四二五）時代，住宅園圃已經自由買賣，但未必盛行。然私人開墾荒地，變成自由地主的則不少。在左傳國語中，許多破落貴族，大都流散到民間，利用其財力智力，役使貧賤，開墾草野，佔有耕地。如范氏中行氏的子孫，在齊國務農，冀芮之子冀缺在冀地耕種，伍員在吳國也有耕田於鄙的事實，范蠡浮海出齊，耕於海畔。又論語所記長沮桀溺及荷篠丈人等，也都是這樣的人物，所以他們都有學問，有器度，與普通農民不同。

一種新興社會勢力之發展，往往因受舊社會勢力的重重束縛，不能順利無阻地向着一條直線進行，這是社會進化的鐵則。從經濟方面說，舊社會所有的土地，完全為一般大小封君所獨占，而且在原則上，是不許自由

買賣。後起的富人們，事實上雖然已有買到土地的，但終以法律上的限制，不能如其所欲的大量收買。再從政治方面說，則一切政權，皆操在大小封君手裏，更無外人置喙之餘地。這便是封建社會沒落期中的一個矛盾。起初這矛盾還不十分利害。時代越近，新勢力越大，因之矛盾也就越顯著，而新舊兩勢力間的衝突也越尖銳化。這樣就爆發了各國政治改革——反封建政治運動。

第一個代表新勢力起來作反封建政治運動的便是越國的大夫種他曾經「爲越王勾踐深謀遠計，免會稽之恥，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其最出風頭的施政方案，就是蔡澤所說的「墾草入邑，辟地種谷」八個字。這竟是後來商鞅變法的一個雛形。他是新勢力中有名的陶朱公所保薦的。自然他墾草辟地的進行，是決不會把新勢力的利益忘掉了的。可惜後來被反對者——無疑是舊封建勢力——所讒，說他要謀反，竟被「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長頸烏喙」人——勾踐所迫而自殺了。

其次跟着大夫種而起的便是魏文侯的宰相李悝。李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法律保障私有財產的人。唐律疏載說：「周襄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這法經雖說是六篇，實則只是一個懲治盜匪法。三、四、五、等篇，不過規定如何破案，如何逮捕，如何用刑的辦法而已。他對於經濟上的設施，共有二種，其一爲盡地力之教。史記

「李悝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畝，除山澤邑居三分之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臣人。瓚曰當云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

這是因爲需要土地的人多了，舊有的土地，不夠分配，所以創爲此法，以資補救。提封者，便是將過去的人爲之不合理的封疆阡陌，完全廢除，使其變成可耕之田，以期增加頃畝額數。這與大夫種的「墾草辟地」，是一樣的意義。後來商鞅的「開阡陌封疆」，就是從此事會的。其二則爲自耕農之保護與救濟。漢食貨志說：

「李悝又曰：懼其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強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

「使民無傷而農益勸」這是他的根本方針。他對於當時自耕農的生活狀況，有一個極精密的統計。他說：

「夫耕一夫，食五石，治田百畝，歲收七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約二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四十五石。石三十，實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錢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錢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稅，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

用數目字來表示一個社會現象，在中國古代史上，李悝恐怕也是第一人。他有了這樣鐵一般的事實，作施政的依據，因而遂規定出下列的救濟方案。他說：

「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下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收有餘以補不足也」。

這個方案，據說是「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可見不是空談的了。

再次吳起在楚國，也和大夫種相同是爲這一種運動而犧牲了性命的。吳起本來便是「家累千金」的人。因參加政治活動沒有成功，（游仕不遂），反而把產破光了，（遂破其家），爲鄉黨所笑，（鄉黨笑之），這是他所以積極從事於反封建政治運動的最大原因。他最初仕於魏國，爲西河守，爲舊勢力的代表者韓公叔所算計，不安於位，乃去魏之楚。楚悼王素聞其賢，用之爲相。其相業之最主要的表現，不外於扶植新勢力，制裁舊勢力。韓非子說：「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一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案當是纒滅之訛纒同裁）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

以奉選練之士」。(和氏篇)這樣對「封君」爲難，以提攜「選練之士」，可謂毫不客氣，較之以前諸人，來得更爲澈底，更爲痛快。可是反動力也就因之更大，結果，竟引起了一次有名的貴族暴動。史記載：

「故楚之貴戚，皆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這種短兵相接的新舊兩階級的大惡鬥，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上空前未有的第一幕慘劇，就是近世康梁變法，反蜀黨也要奉着慈禧太后作護符，才敢動手。而當時楚國的宗室貴戚，則不顧一切的直接行動起來。不是雙方利益衝突到了頂點，是不會採用這樣激烈的手段的。

### (三) 商鞅之入秦

據上所述，知山東各國，到了戰國時代，因生產力的發展，新社會勢力漸有要求取舊勢力而代之的趨勢。不過除了魏國的李悝稍有成就外，其餘各國都以舊勢力的反動力量甚大，結果均慘遭失敗。於是一般代表新社會勢力的志士們，知道山東各國的政治改革運動已無成功之望，然對於政治改革的要求，則有增無減。這樣就不得不轉變方向，看看函谷關以西的秦國這個國家的作風。

秦國的領土和人民，大部分都是周人的遺產，所以在襄公建國以後，很快的便踏上了封建經濟之途，到了穆公時代，更用「迎頭趕上去」的辦法，邁足前進。晉國兩次大鬧饑荒，都是秦國以粟物為之賑濟。景公弟后子逃難到晉國，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想見「千倉萬箱」的豪富盛況。又史記貨殖傳稱：「秦文孝穆居雍，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狄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則秦國的商業其發達的程度，也不在山東各國之下。正因為秦國有隴蜀等地的無盡藏的貨物，就須要有可以銷納這貨物的市場。自穆公以及諸君之汲汲於東進政策之經營，很明顯的便是適應這個要求而發動的，至孝公即位前後，則商業發展所至，且遠及於印度。據印度施陀羅笈多王（Śatavahana）時，其臣某所著考鉄利亞（Kathasaritsamuh）一書中所記，紀元前第四世紀（即孝公時）中國絲已販運到了印度。同時又載有秦國（Chin）之名。當日秦國的市場之廣，可以想見。

毫無疑義的，這些集中在雍和櫟邑的「大賈」及其他大大小小散布在秦國各地的代表新勢力的人們也要和山東各國的他們的同志一樣，對於政治改革運動都是熱烈的敏感着要求着。孝公的發憤圖強及商鞅的變法，便是在這樣的國際潮流和這樣的國內情況之下應運而生的。

孝公是獻公的兒子。在獻公即位時，本已有勵精圖治，復興秦國之志，故孝公求賢令文中，就有這樣的

謂：孝公景公伯良子。其諱公田，諱田，本曰官，諱諱國音。其與秦國之志，始於公來盟令文中，諱官甚對田。其言我穆公自路乘之間，修德得政，則東平晉，則以河為界。西伯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皆為後世開業，其光美。會往者，厲踐簡公出主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公晉攻我，我若河而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錫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使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寡人思虞，免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率臣，有請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可見這次政治改革運動，還是由獻公發端。孝公不過繼承他志，繼續進行而已。中國絲日頭並陛下明。同此令一下，立時傳播到了山東各國。秦以政治改革為價的，而志士商戰，益的備嘗在秦國軍事的魏國。當然首先得到這個消息，他雖是衛國人，但自小就生在魏國，事魏桓公，成威，曾親眼看見魏國的強進政治改革，並與吳越和李悝在魏楚兩國關於政治改革運動的種種備購。他又是在其後，備嘗秦國，刑名之術，在秦國法絕公權的人。自魏對於他所處的時代，和這個階級的社會需要，甚悲的證證為魏國。而且他出生較晚，其社會較前更為進化。他又聰明，鉤集會過去，會大運動的許多經驗和教訓。故在秦國比以以前更為精密。以此，則秦公的經費，金下事，便毫不遲疑的把這些在山東各國幾經戰戰，皆未成熟的改革，而全部搬到了魏國。所以便借重田谷關以的這地新國地，建設法。他的理想實現出來。入夏，大將衣潛景國人的意，預以并寡公為國以對。其升的國，士丁性，其深高之義，陛下

他到秦以後，即由孝公寵臣景監引見，據史記商君傳，他凡三次見孝公，第一次說以帝道，未中孝公之意，第二次說以王道，也無結果，最後說以疆國之術，才大得孝公的歡心。惟這事實不可信。疆國末業以前之人，無言及帝道者。孔子只言王道。孟子始創王伯之說。荀子亦有王伯篇。至韓非子才以帝與王並稱。可見帝道說之後起。商鞅時代。何得有之。此其一。商鞅爲人。據韓非子所述。係一極剛強法家人物，並非蘇張策士之流。其人當與孟荀韓非同科，有一貫之主張。設主張得以實現，雖殺身亦不惜。此等人物。豈肯遊說人君，一再改變其主張，枉道求售。此其二。又商鞅尙法治之人。其人極爲韓非所稱道。誠以思想有相近處。韓非不主張法先王。商鞅則主張變法，當亦不法先王。此等不法先王，自我作古之精神，實代表新社會勢力的法家，對於代表舊社會勢力的儒家「言必稱堯舜」的態度之反動。以此等站在社會最前線的主張變法之革命人物，而乃自謂「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殊屬不倫。此其三。

總而言之：孝公是代表函谷關以西新社會勢力的政治革命家，而商鞅則爲代表山東各國新社會勢力的政治改革家。同氣相求，同聲相應，君臣際遇之間，自有其「莫逆於心相視而笑」的一種「相見恨晚的感想。何必託爲帝道王道之說，妄肆猜測。此點關係商鞅人格道德及其思想體系甚大，故不得不代爲辨明。



### 第二章 孝公之發憤圖強與商鞅之變法(下)

#### (一) 變法之經過及其內容

孝公與商鞅經過三次談話之後，對於變法的意見，當已獲得一致的結論。於是召開了一個變法會議，除商鞅外，孝公的舊臣甘龍杜擊，也被邀參加，甘龍二人，大概是代表舊勢力的人物，所以他們對於變法，個個問題，始終是站在反對的方面。經過了好幾次的反覆辯論之後，終以孝公是變法的主動者，(史記商君傳言：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下鞅字為衍文。觀商君言更法篇言孝公欲變法，與三大夫議，便知變法之議，乃先由孝公提出，而商鞅贊成之。若如史記云云，則全為商鞅之意矣。似不合。)故商鞅的意見，卒被通過。茲記此次會議之始末如左：

「孝公既用衛鞅，鞅(此鞅字衍文)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不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困民而教。不勞而成。

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新法令已起草完竣，商鞅恐怕人民不信他，乃仿照吳起在河西河任內試驗有效的「償表」（呂氏春秋慎小篇。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則作「徙贖」。）法，特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並布告有人能徙置北門者，賞以十金。人民看見太容易了，不敢相信，沒有去徙。商鞅又加重賞金爲五十金。有一人試徙之。竟以五十金給他，以明不欺。

這樣，才把新法令全部公佈。在最初一年間，秦民到首都來申訴令之不便者以千數。連孝公自己的太子也不肯遵行，致有違法的舉動。這明明是舊勢力，故意借太子的權位來向商鞅示威的。商鞅知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竟毫不留情的。將太子的師傅公子虔公孫賈二人分別予以割腳跟（刖，原誤作刑，）和刺面的處分。這才把新法的威嚴，維持下去。

後來又繼續頒布了許多新的法令。從孝公三年起，至二十四年孝公死時為止，前後凡二十年，成效大著。中間公子虔又犯了一次法。商鞅仍是不客氣的予以割鼻的處分。據趙良說。他還殺了一個叫做祝權的人。其人當亦貴公子之流而犯法者。又劉向新序載，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月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論囚之事。雖不敢信其必然。然當日執法之嚴或者是一個事實。至關於商鞅新法的内容，最主要者，不外下列二端：

(甲) 關於經濟方面者：

(1) 土地私有權及土地自由買賣權之確定。——這事史記本傳及其他各篇均沒有記載。惟漢書食貨志引董仲舒語：有「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幾句話。董氏去秦不遠。如果所說不虛，則自大夫種以來數百年間未能解決的一個基本社會問題——土地問題至商鞅時算是告了一個段落。

(2) 田畝之增墾。——商君傳說：「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阡陌是田間的道路。封疆是封邑與封邑間的界限。阡陌占地猶小，封疆占地特多。所以商鞅把他特地剷除，一律開爲田畝，任人耕種，以期增加國富。這便是李悝盡地力之教的抄襲。蔡澤傳朱子開阡陌解均只言「開阡陌。」而不言「開封疆」可謂見小遺

大。文獻通考。則改「開阡陌」爲「制阡陌」。更是不了解當日實際情況的表示。

(3) 獎勵農業生產——商君傳說「大小僂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擊。」這是說人民要努力耕織，不限耕地大小，生產最多的，免徭役。經營非生活必需品的工商業及懶惰而窮乏的，一家都作奴婢。

(4) 度量衡的統一。——度量衡的不統一，是舊社會中封建貴族，剝削平民的重要武器之一。商君認爲與新社會的建設大有妨礙。故把全國的升，斗，權，衡，丈，尺，作一個劃一的規定，據說六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私自改動的受罰。(劉向新序云：步過六尺者罰)

(乙) 關於政治方面者：

(1) 地方制度——歸併過去散布在各地的大小封建堡壘，合成大縣。(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縣有令，有丞，掌握大權，全國共四十一縣。

(2) 什伍連坐法——「令民爲什伍，兩相收司(伺)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這便是後世保甲法的濫觴。

(3) 小家庭制度。——「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過去封建宗法社會中的大家族主義，至此



稱為「冀闕」。把所有法令，一律在冀闕上公布。過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禱而不宣」的主義，孔子批評晉鑄刑鼎說：「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可見封建貴族對於法令，是不利於公開的。可算完全打破。

### (二) 變法後之秦國

商鞅的政治改革運動，是完全成功了的。而且他的成功，不僅限於秦國一地。也不僅限於孝公一代。他的成功，實足以震盪山東各國的全體，為孝公以後秦國諸嗣君建立了一個統一寰宇的深厚基礎。我們竟可以說始皇帝之得以完成統一大業，完全是商鞅變法的功勞。故區博云：

「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嬾人心，故之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漢書王莽傳）

這是說商君的政策，為人心所歸順。班固也說：「昔者秦用商君之法，而天下歸之如流水。」（漢書）

「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漢書）

「商鞅之法，以農為本，以戰為功，以賞為勸，以罰為威，以定計，以鮮法，以盡地力，以長地功，以高地利，以聚民力。」（漢書）

這是說商君的政策，為鄰國所傾服。這都是確實的。秦國首先實現了適合新社會需要的變法。在當時山東各國

的新勢力看來，無異是一朵「自由之花。」一般人對於實行新法後之秦國，差不多都要視同人類的天國。於是「適彼樂土」的呼聲，自然會成爲當時山東各國民衆間最普遍的口號。所以不久以後，陽翟賈人呂不韋及其所領導下之「智略士」一羣，當然要以馬上入秦，爲其唯一的出路。就是一般原無產業的知識份子，如蘇秦張儀范雎蔡澤李斯之倫。也爭先恐後的跑到秦國去。甚至爲老師宿儒的荀卿先生，也抱着好奇的心理，到秦國去觀光了一回。至於三晉一帶的想獲得土地所有權的農民，則早在商鞅變法的期間就已成羣結隊的渡河而西，加入新經濟政策下的農業生產編制而成爲支持秦國龐大的武力最重要的基石了。

秦國自變法後，一方面爲人心所歸順，一方面又爲鄰國所傾服。所以在孝公一代及其以後，秦國不僅驟臻於富強之域，而且他的軍隊，竟和十八世紀的拿破崙對於德國一樣，到處受被壓迫階級的歡迎，而視爲救世主。我們只看孝公時，秦的軍隊，每用破竹之勢，戰勝他的敵人，——魏國及其他，便可知道。

第一便是河西失地的部份收復，關於河西失地，在獻公時代，本就有志規復。可惜并没成功。孝公卽位，雖曾出兵東圍陳城，然似無多大勝利。同年且有趙韓聯軍攻秦之舉（趙世家）。自商鞅變法後，國勢頓臻強盛。變法後第二年，（孝公四年，前三五八），卽敗韓於西山。又四年，（孝公八年，前三五四）魏戰死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又二年，（孝公十年，前三五二），圍安邑，破之。（原作降之）按安邑，魏都。魏

自安邑徙大梁，乃孝公二十二年事。其後魏獻安邑於秦，乃昭襄王二十一年事。此時豈得圍而便降。梁玉滂改安邑爲固陽。亦非。當是圍而破之耳。又一年，（孝公十一年，前三五一），圍固陽降之。又一年，（孝公十二年，前三五〇），而東地渡洛。（年表及本紀）又七年，而城武城。又十年而至河。（孝公二十二年，前三三〇）。魏由安邑徙都大梁。又二年，（孝公二十四年，前三三八），則更深入魏之內地，敗之於今許昌東北二十八里之岸門。發展之速，令人可驚。考其對魏之戰略，不外賈誼過秦論所云。「內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門諸侯」二語。前者即上流之諸新法，後者則又可分爲下列數點：

一、與楚和親——孝公五年，（前三五七），楚右尹黑（原作君尹黑。案楚官無名君尹者。當是右尹之誤）。來迎婦（年表）。

二、與韓訂立不侵犯條約——孝公十四年，（前三八四），韓昭侯來朝。（世家年表）案昭侯來朝後，終孝公世，秦韓間無戰爭。可知雙方必有默契。

三、與魏惠王直接談判——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在澄城縣界。）十二年，又會於彤，（在鄭縣西南）。這毫無疑義的是想用和平手段，挽回河西失地。大概因爲沒有結果，所以才決定，用武力解決。

四、組織秦趙齊三國同盟，共同對魏，以收東西夾攻之效。——此舉最得力。但史記秦本紀及六國年表均



不之書。惟魏世家言「秦趙齊共伐我」。竹書紀年亦云：「魏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戰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所述有異年亦不同。然其事則盡可信。考戰國策齊策五記蘇秦說衛鞅諫魏經過云：

「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一秦而敵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垂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也。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

可見孝公二十一年的齊魏馬陵之戰，魏敗齊勝，齊殺魏太子申，及其將軍龐涓。乃全是商鞅所暗中指使。魏既東敗於齊，商鞅乃率秦趙聯軍乘機伐魏，以計誘殺魏公子卬。大敗其軍。於是魏惠王恐，因遣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爲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然於此有應注意者。所謂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爲和者。並非謂將

魏國所有在黃河以西的地方盡獻於秦。只是從這些地方中，割出一部份。以爲講和的條件。而魏世家所謂秦東地至河者，亦只是指前取的少梁。及此次魏所割獻之一部份地靠近河邊而已。所以次年，秦國又有圍大荔郃陽而再戰於岸門之舉。可見大荔郃陽，是時仍屬於魏直到惠文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甯秦，八年魏納河西地二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於是河西濱洛之地。始完全歸於秦之版圖。然魏國東遷，實是秦勝魏衰之最大樞紐。終不能不說是商君的功績。

第二便是西戎九十二國的威服——翟獯之戎，雖經獻公伐滅，然其王尚未捕獲。孝公即位，繼父之志，出兵西斬戎之獯王。所謂獯王，當即此翟獯之王。及後秦國勢日強，而戎畏服。孝公二十年，乘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之際，乃使太子駘（疑即公子少官）率戎狄九十二國，會諸侯朝周顯王於逢澤。（在開封東北）這真是秦史中第一盛事。雖穆公之霸西戎，亦無以過之。惟九十二國之名，竟無一國傳於後世。此九十二國所佔區域，究竟若何之廣？亦無由得知。殊爲一大遺恨。

（三）商鞅之被誅

照上所述，商鞅在秦國所立功績，實在不小。孝公對於他也確實信任。二十年間，爵位屢遷。至三國聯盟敗魏之後，又受商於十五邑之封，號曰商君，左建外易，南面而稱寡人。助勢赫奕，可謂極人臣之盛。可是因

爲政治改革運動，獨樹地就是爲一般奮鬥者所痛心疾首的事。加以他推行政令，唯一的手段，便是嚴刑峻法。這更引起反對派之憤慨。故史記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他的好友趙良，眼見他前途的危險，曾和他作過一次極懇切的談話。不過細察趙良所言，好像是一位道地的醫家的口吻。他把商鞅努力的各種重大改革，認爲無一是處。專門站在個人利益的立場，說這也與自己不好，那也與自己不便，要他完全放棄固有主張，改而從人。這種庸俗的見解，豈能中政治改革家商鞅的心懷？商鞅的不聽趙良忠告，正是太政治家。大公而忘私，而忘家」的風度。假使竟然因爲怕人反對，遂半途改變方針，豈不要和玉環一樣？他儘管不知道反對他的人很多，所以平日就不得不嚴爲戒備。據趙良說：「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旻，參加商鞅者爲驂乘，與極矛盾操關載著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其實這種戒備，也是特別需要。從政治改革運動的人，想謀害他的何時何地沒有？希特拉斯達林及我們現在的蔣委員長。何嘗不戒備森嚴？這怎麼能聽是商鞅的壞處？」

而再在專制時代，政權都操在君主手裏，政治家的用舍存廢，甚至生死，完全以得君與不得於君爲轉移。商鞅雖孝公廢君，故能大行其道於天下。孝公死了，繼立者，就是素來就以反對改革爲主旨的反動份子，如公子虔之徒所包圍的惠文王。不管商鞅怎樣退讓，怎樣妥協，也是不能幸免的。所以商鞅的被誅，是政見不兩全。

必然結果。和接受趙良的忠告與否，毫無關係商鞅被誅之經過，先秦舊籍，記載多有不同。

其一、秦惠王殺商鞅之原因。據呂氏春秋無義篇曰：「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是以鞅有不信無義之行，惠王因疑而殺之。這是一種說法。戰國策秦策一則曰：「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顧大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享襲之，而秦人不憐」。此乃以秦孝公有將讓位於商鞅之事，惠王因聽讒而殺之。這又是一種說法。而史記商君列傳則云：「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這又是一種說法。

總此三說，以第一說爲最無力。第二三說並有道理。核其實情，大概孝公將死之際，對商鞅容甚謙損，欲行讓位，若劉備之於諸葛亮然。此就商鞅判秦國之功績，及孝公在求賢令中，所謂「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之語觀之，非無可能。不過這終是謙損之言，在商鞅當不敢受；而在惠王，則或深致恨惡。故一至卽位，卽以一般貴族之讒誣，而致鞅於死。秦策所謂「商鞅固大王仇讎也」，當係指孝公欲傳位事而言，其挑撥惠王殺鞅之力最甚鉅。若無此等隱情，則公子虔之徒，雖讒誣萬端，而惠王與商鞅在政見上，並

無衝突，必不至發動如是之速也。

其次關於商鞅逃亡入魏一事，亦有歧說。呂氏春秋無義篇說：「公孫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庇，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史記則曰：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於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二說不同，但可互相發明。由呂氏所記，知鞅此時尙有老母。鞅被讒誣自危，匆匆率徒屬奉母奔魏，道過關下，爲其所拒。及至魏國，見了襄庇，襄庇亦不肯收留。是時秦強魏弱，遂將其送回秦國，但並未施用刑具。故鞅歸秦後，又得以復入商邑，發兵攻鄭。及攻鄭失敗，乃爲秦兵所殺。

至在關下爲客舍所拒一節，足證商君之法，確已澈底深入到社會之最下層。故秦策亦有：「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之言。使後日李斯能夠這樣，則始皇二十九年博浪之變。及三十一年關池之變均將無從發生。我常常說李斯的政治不如商鞅這也是理由之一。

再次關於商鞅之被殺地點，史記列傳謂「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龜池」。徐廣言「龜或作彭」。索隱引鹽鐵論「商君困於彭池」爲證。正義因謂「龜池，去鄭二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之龜池，乃擒殺

之。案六國年表載：「孝公死，商君反，死彤地」。方輿紀要彤城，在華州西南，周彤伯國商君反，死彤地，卽此古鄭城在華州北。彤卽鄭附近地方。商君攻鄭未下，卽爲秦兵所破，因向西南逃走，欲再退回商邑，甫至彤地，卽被擒殺。如此卽已甚合當日情實。何必遠涉及於三百里外之氈池？自當以表爲是。

至商鞅之死，各書皆言車裂。如韓非子和氏曰。「孝公行之……八年，（王先慎曰疑八上奪十字）商君車裂於秦」。又秦劫弑篇曰：「此商君所以裂車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前引秦策亦言「惠王車裂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也說：「商鞅……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與史記本傳言：「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事實全同，惟既云殺之於彤地，又言車裂以徇。大概所車裂者，乃商君之尸，惠王怨恨之深，與反動派報復之慘，千載下，猶不禁爲之慨嘆不置——。

### 第三章 合縱與連橫

#### （一）列強間矛盾之發展與軍備競爭

在孝公以前，各國相互間，因爲生產力的增進，新興社會勢力的崛起，早已把中國散漫無紀的無數小國，逐漸兼併，形成了七個很大的經濟集團。每一個經濟集團中，在政治上，差不多都有傾向於中央集權和君主



陸」。……

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邊如鉅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臨菑之甲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教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萬矣。

楚——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統計各國軍隊，以秦楚爲最多，楚兵一百萬，秦則在一百萬以上。魏七十萬，燕趙各數十萬，齊僅臨菑一地，卽有二十一萬，齊全國七十餘城，平均每城以五千人計，（田單守即墨，有壯士五千人）。可得三四十萬，當不在燕趙之下。韓地最少，亦有兵數十萬。當日對於軍備，力圖擴充，與現在各帝國主義者的擴充軍備殆無以異。

在軍備競爭之中，似仍以步兵爲主要兵種。然騎兵亦已出現，經書沒有騎字。春秋時代，戰爭和交通，都用車。馬駕車，不單騎。戰國時代，才用騎兵，騎兵善馳突，所以當時各國間就有防禦騎兵之巨大工事。

——內地長城的興築。

先從最東方的齊國說起

管子說：「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可見齊的長城其方向是東西橫列的。他的起訖和經過，



據水經注「秦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瑯邪巨海千有餘里」。竟達千有餘里，其工程之大可以想見！

楚也是有長城的。據漢書地理志葉縣註云：「有長城，號曰方城」。荊州記舊：「葉縣東北有故城，始讎縣，遼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讎縣即河南魯山，泚陽即泌陽。葉縣在魯泌之間，兩說正合。又水經注載：「鄆有故城一面，號爲長城，其闊六百里」。鄆，即河南內鄉。又據地志云：「方城在房州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山南有城，長十餘里，號曰方城」。據此，則楚國在今魯山到泌陽之間，有一座長城。又內鄉東北與湖北竹山縣東南，亦都有長城用線將上述五個地點連起來，則楚的長城，東起於泌陽，北到葉縣，折而西向，經魯山更西南經內鄉，而達於山東西橫亘八百餘里，有如三角形的兩邊我在內鄉的時候，尙得見其廢墟！

魏的長城有二，一在函境。秦本紀云：「魏築長城，自鄆（卽華縣）濱洛以北，有上郡。正義：「魏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向北有上郡鄆州之地，皆築以界秦境。」魏世家則云：「築長城，塞固陽，固陽在河套外烏拉特東北，可見這一堵長城由華縣直抵綏遠縣延約一千餘里。又一在河南。後漢書郡國志：「卷有長城，經陽武到密。」卷卽原武。由原武東經陽武，轉向東南，到開封之東。更折而西向，而達密縣境長約四百餘里。

趙的長城亦有二。其一在北，是對匈奴的防禦工事。又一在東南。趙世家云：「肅侯十七年，築長城。」正義以為「此長城，在漳水（原誤爲漳）之北。趙南界。所見極是。因爲當時趙魏兩國，水火得很厲害。所以特築此城以爲防禦。」

燕的長城，亦有南北兩堵。北長城，也是用來防禦匈奴的。南長城，則在今易水流域。戰國策張儀謂燕王曰：「今趙王已朝瀾池，……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以攻燕，則見水長城，非王之有也。據水經注：這堵長城所經過的地方，是今易縣西南古關門城及縣東南十六里地。古漸離城之西，今徐水縣西二十里地武縱縣故城之西南兩面。及縣西南二十里地新城縣故縣之北，自此而東北，與今定興縣南十里地范陽縣故城相望，又東經今任丘縣東南二十里地方阿陵縣故城之東北文安縣附近。」

從以上所講看來，當時山東各國，除韓國有無長城，文獻無徵，已無從斷定外，其餘齊楚燕趙魏等六國，殆無不競自修築。甚至中山小國，亦且不惜傾全國之人力物力，跟着潮流，去修築了一堵。趙世家云：「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可見長城的修築。在當日實在是一件不可或緩的國防大事！

### (七) 合縱運動與蘇秦

上述，各國間互相競爭的情形，很明顯的，秦國是當時的主角。故賈誼過秦論說：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具；外連衡而斷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

因此之故，就造成了以秦爲主要對象的兩種國際政治運動即合縱運動，與連橫運動！

所謂合縱者，以南北爲縱。其目的，在聯合山東六國以擯秦。所謂連橫者，以東西爲橫，其目的，在令六國解散縱約而與秦和。戰國策士，奔走遊說，不是合縱，便是連橫。大抵都是貪圖富貴，反覆無恥的小人。其中以蘇秦張儀爲最著。

這裏先從秦蘇說起。

蘇秦，是東周洛陽人。據說與張儀都是鬼谷子的學生。學成後，出遊數歲，大困而歸，爲兄弟嫂妹妻妾所勸笑，蘇秦非常慚憤，因閉戶苦修。得周書陰符讀之，簡練揣摩，大有進步。他說：「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首先說周顯王，顯王左右，仍然看他不起。繼說秦惠王，書十上，還不投機，再轉回說趙燕侯，以阻於秦陽者，也不得要領。後來跑到燕國，說燕文公，得了文公的資助，再到趙韓魏齊楚等國，分別游說，才算有了

相當的成功。

早他的游說的方法，第一是恐嚇，第二是利誘，第三是誇大。這些都是可以從他的游說詞中，看得出來的。而其所謂合縱運動的實際辦法，則具載於說趙一文中：

「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合於泗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文、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勃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這個計劃，當然是好的。所以各國君主都相繼表示贊成。當其說服楚威王回報趙肅侯之際，道過故鄉洛陽，其得意之狀，真不可以言語形容。史載：

「蘇秦……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旣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多金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貴富，則親戚畢敬。」

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燕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既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

不過此種成功，只是蘇秦個人富貴利祿的成功，至於合縱運動的本身，則絲毫沒有實現。甚至蘇秦所首倡的「酒水會議」也來不及召集，各國的諾言，就被連橫運動派所摧毀了！

史稱：「蘇秦既說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者十五年，」這完全不是事實上考蘇秦游說六國，不是一年裏頭的事，他開始說燕，據史記六國年表及燕世家所載，是在燕文公二十八年，即秦惠文王四年。（紀元前三三四年。）燕世家又把「文公予蘇秦車馬金幣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字宜在用之二字上謂趙王因用蘇秦約六國而自爲從長也）約六國爲從長」的事，也系之於是年。可見說趙，也在燕文公二十八年。說趙之後，在趙國似乎停留了一些時候，才到韓國去，傳稱：「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於是說韓宣惠王，」云云。案雕陰之戰，年表在秦惠王五年，而韓宣惠王初即位，則在秦惠王六年。（紀元前三三二年）。蘇秦所說是宣惠王，而非昭侯，可見到韓國時，至早已在初說燕趙後三年了！

說韓之後，又繼續說魏襄王齊宣王楚威王，大家都贊成他的計劃。因又折回趙國，以游說結果，向趙肅侯

報告。並且把各國簽過字的合縱草約，投之於秦。這些都是秦惠王六年一年間的事，而縱約解散也就在這一年。史稱：「一書遺諸侯，一書遺諸秦。」

乃投從約書於秦。——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而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

案齊魏伐趙，據年表及田齊世家趙世家，均在秦惠王六年（魏襄王三年齊宣王十一年趙肅侯七年）正蘇秦出楚北報趙王之歲。惟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據燕世家在燕文公二十八年。又文侯卒，太子立為易王，據年表及燕世家均在文侯二十九年，而上引蘇秦傳則兩事皆列於齊魏伐趙之後。當是文侯死於三十年，即秦惠文王六年。秦燕結婚，正是從約解散後的必然結果。自然也應在這年中舉行。及文侯死，蘇王繼立，因改文侯三十年為易王元年耳。此處當以蘇秦傳為正。

由上論證推之，大概蘇秦的合縱運動，只是做到一個初步，就是僅把趙肅侯同意了的那個實際辦法，分別向各國說了一回。各國對於這個辦法，原則上都表示贊成。又因為蘇秦是趙肅侯的全權代表，所以都很禮待他，蘇秦把游說結果回趙報命。趙肅侯知道各國都願意加入這個實際上是蘇秦發起而各論上則由他自己出面的國際

政治運動，十分高興。所以特封蘇秦爲武安君。並且將這個由各國簽過字的合縱草約，先行通知秦國，以示優待，一面再定期召集丹水會議共商進行大計。不料秦國得到這個通知，馬上就派犀首到齊魏去。要他們共同伐趙。蘇秦在趙國站不住，只好借詞去燕。發起人既遠遠逃了。這個國際政治運動，也就隨之煙消雲散了！

蘇秦的合縱運動，既被犀首鬧散。他在燕，又和易王的母親通姦，怕受刑罰，去齊國做間諜，勸齊湣王大興七，耗損國力。這個陰謀，後來也被發覺，被齊大夫派人刺死。據說這事在燕易王死，燕噲立爲王的那年，即秦惠王後元四年，（紀元前三二一年。）

（三）連衡運動與張儀

連衡運動，始於商鞅之歸齊趙以伐魏。故上引論秦論，有「當是時，商君佐之，……外連衡而鬥諸侯」之語。而蘇秦說趙楚，亦力言「衡人」之說，可見連橫一事，在張儀未入秦前，即已有之。不過正式成爲一種有系統的政策，則確爲張儀之功。張儀在秦惠王一代，對於秦國的統一運動貢獻甚大。故李斯說：「惠王用張儀之計，據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齊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而事秦，功施到今。」這些都是以連橫爲中心的具體工作。以下當分別敘述。這裏只籠統的講他的連衡運動。

張儀是魏國人，也是鬼谷子的弟子。與蘇秦是同學。當時蘇秦自以爲不如張儀。張儀學成之後，因蘇秦已游說成功，自居趙國，地位很高。於是恃其往日同學之誼，入趙求見蘇秦。蘇秦正愁秦國出兵，破壞從約，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開始不知是計，非常痛恨蘇秦。後來發覺了，又十分對蘇秦感激；並表示在蘇秦未死以前，決不提出連衡的口號，來和他作對。

張儀到了秦國，大得惠王的信任。惠王十年，用儀爲相。四年之後，即立惠王爲王。他的大規模的連續運動工作，是惠王後八年才開始的。這時蘇秦已死了三年有奇，可見他對於蘇秦的諾言是確實能踐行的。

原來，自蘇秦死後，他的兄弟蘇代蘇厲，也仿倣他的故事，以合從爲號召，在燕齊等國活動。到了秦惠王後八年，他們的活動，居然成了事實。據史記楚世家說：

「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

此事各處所載，互有不同。我們過細研究之後，其結果，約可歸納爲左列三點：

(一) 此次合縱之發動人，不是蘇秦而是蘇代或蘇厲。——案懷王十一年，即秦惠王後七年。是時，蘇秦已死三年，而據蘇秦傳載：此時蘇厲適因燕質子求見齊王，委質爲齊臣。蘇代亦奉燕相子之之命，侍質子



於齊。故上文「蘇秦二字」必是蘇代或蘇厲之說。

(二) 攻秦者除燕楚齊趙魏韓六國之外，宋衛中山匈奴義渠亦均參加。——據上引楚世家文云，山東六國攻秦，楚懷王不從長。楚爲從長，所書自當不謬，大事記據之甚合當日事實。秦本紀不及楚，年表及燕世家不及齊，趙世家但言韓擊秦，魏世家及犀首傳俱言五國攻秦，樂毅傳不及燕楚，韓齊世家並略之。皆錯失不足憑。惟秦本紀，除五國外，攻秦者尚有匈奴。賈生過秦論則稱九國。師。索隱曰：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是時，義渠亦來襲，秦與戰，大敗於李伯之下。(見犀首傳)若並數之，是合從攻秦者，共有十一國，合從運動聲威之大，以此爲著。

(三) 齊獨後者當是由於不滿意楚爲從長之故。此次合從，爲蘇代或蘇厲所策動，蘇氏皆在齊，則齊乃蘇氏之後台，自然有欲爲從長之心，結果乃爲楚懷王所得，以秦兵出擊，六國兵皆引歸，領導無方，團結不力，可以想見。齊既懷懷土之尊其從長，而不克領導，又憤各國組織之散漫。故遲遲其行，乘趙魏之弊襲敗之於觀津。合從國家，自相殘殺，遂而連橫派以趁勢而起，機會。

齊一國合從攻秦，結果雖然被秦擊退了。可是在精神上確實給秦以很大的威脅。在蘇秦最初以合從相號召時，還不過是一紙空文。這次則居然見諸事實。張儀的連橫運動，所以必開始於秦惠王後八年，其因即由於此。

張儀游說六國的步驟，是先從新敗於秦齊的魏國着手，次說楚國，再次說韓齊趙燕，求了回秦。所游說之國，其國君無不樂從。可見其魄力之大。其游說之技巧及方式，大體與蘇秦相同。惟其主張及用意，則完全與蘇秦相反。第一，蘇秦游說六國，有時剛用恐嚇手段，張儀也有時用恐嚇手段。不過蘇秦之恐嚇，乃謂不合從而與秦抗，定有很大的危險。張儀之恐嚇，則謂不連橫而事秦，定有很大的危險。第二，蘇秦有時用利誘，張儀也有時用利誘。前者謂抗秦如何有利，後者則謂事秦如何有利。第三，蘇秦游說，慣善誇大，每到一國，必誇該國之地勢如何優越，武力如何雄厚，蓄積如何饒多，當局如何賢明。沈其地勢優越一項，被誇大的時候最多。張儀也誇大。但蘇秦所誇大者，為六國，而張儀所誇大者，則只限於秦國。至對於六國之情事，則故意貶損，使當局胆怯氣餒，不敢自信。蘇秦游說六國，其意欲使六國合縱以抗秦。張儀游說六國，其意欲使六國合縱以事秦。

總言之，蘇秦是要造成六國的從約，故處處為六國打算。張儀是要為強秦造成連橫的局面。故不得不竭全力破壞從約。故其進行游說時，一則曰蘇秦之說六國與羊，不勝其多。今王不與蘇秦合縱，則蘇秦必欲以蘇秦之說，以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水之上以相堅也。直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爾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L

再則曰：蘇秦之說六國，猶一羣狗而如也。蘇秦天下之格類士，莫不曰蘇秦游說六國，以言合之與。

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

三則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

過也。

張儀以惠王後八年開始說魏。至最後說到燕國時，已是惠王後十四年。前後凡六年。所至各國，無往不利。

在這六年裏頭，實在替秦國做了不少有益於統一運動的偉大事蹟。所以當時張儀的國際聲譽，遂遠在蘇秦之

上。景春問孟子曰：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而弗及蘇秦。蓋蘇秦

主合從樂成而散；張儀主連橫則成績粲然。可惜游說燕國之後，歸報於秦時，局勢大變。彼時秦惠王死，武王

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便與張儀不睦。即位之後，羣臣便乘機多進讒言。六國聽了這個消息，遂又相率背棄連

橫，復與秦抗，張儀不安於秦，逃往魏國，武王二年，張儀便在魏國病死打對。不願張儀之計，以圖不合於

國。其國君亦不樂許。而魏王亦不樂許。其志如此。則完全與  
**第四章 張儀的連橫外交下之秦魏交涉與秦楚交涉**  
非難新六國和連橫，想其時張儀欲乘機說魏國言平，夫魏國，其大論韓齊蘇秦，宋丁固案，預備論之

(一) 徐州會議

傳說秦國在孝公商鞅時代，屢擊敗世仇魏國，並將河西失地，奪回了一部分。尤以孝公二十二年（前三四〇年），秦齊趙三國聯盟誅魏之役，魏國受創特大。主帥公子卬被俘，國勢大挫，不得已乃徙都大梁。未幾，秦孝公死，惠王繼立，楚韓趙蜀均來朝賀。魏與秦為比鄰，竟無表示；商君得罪亡魏，魏怒不入。其恨秦之情，可以想見！

魏惠王也是一個不甘拜下風的雄主。他吃了秦國的虧，當然不忘報仇。所以自遷都後，遂從新決定一個國策：即一方面，卑禮厚幣，招集四方賢士。一時惠施，鄒衍，淳于髡，孟軻，等齊集大梁，共商復興大業。又一方面，則因齊國國勢正強，可以與秦為敵。而新都大梁，又近於齊。故竭力與齊拉攏，訂立魏齊同盟，以期增進國交，提高國際地位，與秦相抗。

關於魏齊同盟的進行，前後凡舉行過三次會議。即：

(一) 平阿會議——魏惠王三十五年，即秦惠王二年，（前三三六），與齊宣王會平阿。（故城在安徽懷遠縣北三十里）

(二) 甄之會議——三十六年，（即秦惠王二年），復與齊王會甄。

（三）徐州會議——惠王後元年，（魏世家年表均作襄王元年，案隱紀年云，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甚是。襄王之立，在惠王後十七年。史記作襄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史記誤。）與齊及諸侯會徐州以相王。（徐廣曰，徐州，今薛縣。）

平阿會議，據孟嘗君列傳載：除魏惠王齊宣王外，尚有韓昭侯參加。惟平阿作東阿南。案年表及田完世家亦作會平阿，非東阿，與此相符。是年，秦拔韓宜陽，故韓亦怨秦，而東與齊合，其用意正和魏國相同。甄會議之情形，呂氏春秋不屈篇亦有記載。據稱「惠王布冠自拘于甄，（秦策作拘於秦誤）齊威王（案是宣王之誤）幾不受。」竟與鄒伯肉袒牽羊，同一行徑。至徐州會議，則索性以王號致之於齊，而自己亦稱王改元，以斷博得齊王之歡心。

這個計劃惠施實主其謀。魏策「齊魏戰於馬陵，（在惠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一年，即紀元前三四一年）。齊大勝魏，殺太子申。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之寡人之仇也，怨之至死不忘。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如何？惠子教以變服節朝齊」。又呂氏春秋愛類篇也說：「匡章謂惠施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何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必鑿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今王齊而壽黔首之命，是以石代愛子頭也。」可見徐州會議，以王號致之於齊，完全是出於惠施的主張。至孟嘗君傳言：「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因會東阿南，

「云云，似是齊爲主動。然國策魏策於馬陵戰後，有「惠施爲韓魏交分太子爲質於齊」之記載。或者當惠子進行親齊時，齊亦適有派遣田嬰到韓魏之舉。這時，七國之中，以齊秦爲最強。齊秦爭伯，互不相下，各以爭取與國爲急務，惠施以魏秦世仇，又新敗於秦。故主張放釋過去齊國的舊恨，竭力拉攏齊國。乃獻此「相王」之計。以買好齊國。此時國際間，除楚國外，尚無稱王者。齊國雖在離此十三年前，卽齊威王二十六年，秦孝公九年，（紀元前三五三年，）桂陵戰勝後，自稱爲王。然只是行於國內，聊以自娛，並未得到國際上的承認。今忽得到國際會議之推崇，相擁爲王，中心喜悅，自不必說。而此一消息，傳到各國，要引起各國當局的震驚，也可推知。故會議後第二年，遂有楚國圍齊徐州之事。秦國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對於此事，必有不能容忍的表示，是毫無可疑的。」

（二）河西上郡之收入版圖與魏之歸服

在惠施進行徐州會議之年，蘇秦也開始以合縱運動說燕文公。其後三年，蘇秦激怒儀人之於秦，秦惠王以爲客卿。（有人引呂氏春秋報更篇「張儀西遊，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謂儀入秦，乃昭文君之力，非蘇秦所激。實則儀以激而入秦，過東周，又得昭文君之助，說亦可通。）此時陰晉人公孫衍方爲秦大良造，見齊魏日徐州會議後，國交親睦，而蘇秦的合縱運動，又將有實現之可能。於是爲先發制人計，一面採取直接

行動，於惠王五年，使公子邛伐魏，大敗魏師於離陰。（在陝西甘泉縣南四十里）。斬首八萬，擒其將訃實。魏以陰晉爲和。（據蘇秦傳年表皆謂此事在秦惠王五年。魏世家作魏襄王（當作惠王）五年，當秦惠王之八年。本紀作秦惠王七年，皆誤。宜以年表及蘇秦傳爲正。惟傳作取魏之離陰，當是敗魏於離陰之誤。）八年，圍焦曲沃，降之。又渡河，取汾陰皮氏。一面運用外交手腕，誘令齊魏向趙國進攻，並舉行秦魏離亭會議，（本紀世家年表皆作會離。正義謂是古應國，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案本紀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離亭，魏世家作離晉。是應當卽離亭之誤。）以破壞蘇秦所號召的合從運動。

惠王十年，張儀既逐公孫衍於魏，與陳軫爭奪相位。陳軫失敗逃楚，儀卒爲秦相，仍沿用公孫衍之故智，以利誘及威嚇之術，施之於魏。既與公子華（徐廣曰：作革，年表作桑。此從張儀傳，）圍降蒲陽，（今隰縣），又言於魏王，將蒲陽及前所佔領之焦曲沃，交還魏國。並使公子緜爲質於魏。乃又對魏王說，秦待魏甚好，魏不可以無禮。魏國以屢敗之餘，惠王又老耄氣衰，同盟國的齊國，並不能以實力援助。不得已只有一聽張儀之擺布。竟先後把河西一帶所有魏國的屬地和上郡全部十五縣，一併割讓於秦，以爲秦國交還蒲陽焦曲沃之交換條件。於是自厲鞏簡公以來爲魏所侵奪而去，經獻孝二代努力規復而未能達到目的之河西失地。至是始盡行收入秦之版圖。同時，又新獲得上郡十五縣。梁惠王對孟子所說：「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蓋卽指

此。

自是以後，秦日以強，魏日以弱。於是秦惠王乃於十四年四月戊午，亦改元稱王。張儀更乘勢東取魏之陝地，出其入於魏，以爲東進的根據地，兼以防山東各國的西侵。一面又把上郡一帶的關塞，大加修築，以鞏固北方的國防。內部既已部署就緒，又在今開封與徐州之間，叫做鬲桑的地方，召集了秦齊楚魏四國的執政會議，要國際上，承認秦國對魏國的宗主權。和他佔領河西上郡等地的合法性。（鬲桑會議，年表本紀及儀傳皆只齊秦楚。齊魏二世家但言諸侯執政。唯楚世家有魏，可見魏的國際地位，已太減，在可書可不書之列。則此會必爲處分魏秦兩國的關係而召集，實無可疑。）會議之第二年，韓魏各派大子來朝。不過張儀的對魏外交並沒有因鬲桑會議而獲得完全的成功。因爲這時，惠施尙爲魏執政，而儀之政敵公孫衍，亦方用事於魏。惠施的外交政策，始終堅持齊魏同盟，以與秦抗之主張。公孫衍亦以合從運動相號召，故意與張儀爲難。觀後來衍立五國爲王，即可知道。以此之故，張儀欲聯魏於秦勢，非先將惠施公孫衍在魏國的主張，完全推翻，將永無實現之日。因決定採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方法，暗請秦王免去他的宰相職務，親自跑到魏國去，以便運用外交手腕，把惠施公孫衍等的主張打倒。他到了魏國後，果然首先就拚到了惠施公孫衍的嚴重反對。魏史載：「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羣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術知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又載：

「張儀欲並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必亡。……屏首弗利。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則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廣矣。……」

當時三人爭鬥的情形，於此可見一斑。以此張儀前後留魏六年始終不能達到目的，儀傳稱：

「儀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山西介休西四百里）。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爲報。留魏四歲，而魏惠王卒，（原作襄王誤）襄王（原作哀王）立。張儀復說襄王，襄王不聽。於是張儀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

此時已是秦惠王後七年，正當蔣代約從山東六國及宋衛中山匈奴之帥攻秦函谷關之歲，也就是公孫衍立五國爲王。（中山策言：原首立五國爲王。據魏世家五國相王，在武靈王八年，即秦惠王後七年。）之年。而公孫衍

又挑撥義渠襲秦後路，秦與戰於李伯之下，竟爲所敗。然秦出兵蹙六國。六國雖同出師，不相應領，皆不戰而逃。秦使庶長楊里疾追擊之於脩魚，敗韓太子奐趙公子渴，斬首八萬二千，虜韓將欽及申差於濁澤。（在今長葛）而齊亦乘趙魏之弊，復襲敗之於觀津。（括地志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於是諸侯震恐，魏國尤惴惴不自安。

經過這次大決鬪之後，這才給了張儀一個「散六國之從」的成功機會。我們在上章所述張儀的連橫運動，就是這一年在魏國正式開始的。他在魏國前後，已住了六年。平日對於第五縱隊的工作，本已收有相當的成效。故魏曾言：「人多張子於王所。」惠施亦謂魏王之羣臣。全體贊成張儀之主張。不過因被惠施公孫衍等各從派所把持，未能出頭。此時則合從派的主張之不利，已爲脩魚觀津兩大戰役的事實所證明，連橫派自然會乘機而起。張儀的主張，必被採用，實在不是什麼偶然的事！

果然，他在離魏歸秦之前，向惠王作最後一次的遊說，魏王毫不考慮的，聽從了他，毅然倍了從約，因儀請成於秦。於是張儀乃於秦惠王後八年，回到秦國。惠王嘉其功，仍舊叫他作宰相。後來在惠王後十一年，魏國雖然又反叛了一次，但一經派兵彈壓之後，馬上就歸服了。從此以後，直到張儀死前，魏國遂幾乎等於秦的屬國。甚至太子的建立，也要受秦國的干涉。（秦惠王後十二年，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見年表及魏世家。）

魏王亦常常來和秦王相會。（惠王後十二年，與惠王會臨晉。武王元年，又會臨晉。）於是秦魏交遊，至此算是告了一個段落。

### （三）巴蜀之舉滅

魏爲秦之東北鄰，楚爲秦之東南鄰。魏既歸服，東北之大局已定。故又轉而注力於東南，其實魏楚兩國在當日，楚強而魏弱。而楚自得漢中。南有巴黔中，據漢水及長江兩大上游。其爲秦人腹心之患，遠在魏國佔領河西上郡之上。故秦之不忘謀魏，尤過於其不忘謀魏，張儀說魏王曰：「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又說韓王曰：「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蘇秦也說：「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實在是當目的真實情勢。

張儀弱楚之謀，約可分爲兩個步驟。其一，爲伐滅巴蜀，爭取長江上游，造成高屋建瓴之優勢。其二，爲利用第五縱隊之活動，折散楚齊同盟，使楚國外交孤立。然後以大兵臨之，俾其不得不屈服於武力之下。關於後者，當在下節再述，茲但就前者說明之。

巴是現在的重慶，蜀是現在的成都。地居長江上游，物產豐富。那時巴蜀兩國爲仇，不相和睦。巴近楚，因服於楚。（秦本紀言楚南有巴黔中。）而蜀則與秦爲好。厲其公二年，蜀人來賂，躁公時，爲爭奪南鄭，發

生戰爭。惠王卽位，蜀人又來朝。惠王嘗遇蜀王行獵褒漢谷中，以金一笥遺之；蜀王亦報以珍玩之物。惠王又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說這牛可以便金，送給蜀王。蜀王派人把牛領了回去，並不能便金，因怒而還之。後來惠王又探得蜀王好色，數以美女進，蜀王非常感激。

這時秦惠王對於巴蜀所抱的野心，楚威王早就知道。故蘇秦說楚時，楚威王說：「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並漢之心。……寡人臥不安息，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以此，爲防止秦國吞併巴蜀起見，遂有先發制人，派遣莊躡經略巴蜀之事。史記西南夷傳稱：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可見秦惠王開始注意巴蜀之時，楚威王亦已積極向西方發展。惟未能將蜀國收爲己有，使滇蜀巴打成一片，徒孤軍深入，越國遠征，實際上對於楚國毫無利益。加以威王在位，僅十一年而卒。繼立者，爲昏愎無能之懷王，不能繼承先志。結果，遂給秦人以伐滅巴蜀的機會！

惠王後九年，巴蜀相攻擊，各來求救於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欲先伐

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豫未能決。這時張儀已由魏國成功回來，仍居秦相之職。他最初的意見，本來主張伐韓。司馬錯則主張伐蜀。雙方經過很劇烈的辯論，才決定伐蜀。其辯論情形如左：

「錯與張儀爭論於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願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緹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敝兵勞衆，不厚以成名。得蜀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應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破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蜀。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羶羊。秦國富彊，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南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謂舉而名實兩隨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夫天下所不欲，危。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先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合力並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

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

以上是根據張儀傳所記載。但華陽國志蜀志，則司馬錯所持的理由，尚不止此。他又說：

「且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船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而天下併矣。」

張儀是狃利用魏楚，以制服韓周然後再轉而進攻楚魏，其最終目的，也是楚國。今見司馬錯說「得蜀則得楚，得楚而天下併」，比他原來的計劃，還要直捷妥當，當然不再堅持伐韓的主張。而惠王之意，亦偏於伐蜀。結果，遂一致決定伐蜀。

決定之後，張儀是伐蜀的主將，司馬錯也同行。他們從石牛道進軍，與蜀王戰於葭萌，大敗蜀兵，殺蜀王於武陽。蜀太子及其傅相皆逃死，蜀地遂定。張儀看見巴國也很富足，又屏蜀楚之關，因乘勝順道取之，執巴王以歸，置巴郡及蜀郡，以張若為蜀郡守。儀自己并留巴郡，指導張若，大專建設，修築燒池，圍設關闕，設立鐵官市丞，二郡合與首都咸陽相同。

巴蜀的舉滅，關係於秦楚興亡者甚鉅，試看自定巴蜀後，逾三年，而取楚漢中之地，置漢中郡。又十四年，而楚懷王入秦以死。又九年，取宛。又二十六年，因蜀攻楚黔中，又十年，取郢。明年，入楚，取郢，為南郡，燒夷陵，楚乃東徙於陳，又二年，伐取巫及江南為黔中郡。至始皇初立，前後才六十年，秦地已由巴蜀漢

中越宛有罪。楚威日蹙，勢日迫，秦又東置東郡以壓迫之。於是楚乃不得不由陳，再遷於壽春，而秦遂無復南顧之憂。乃專心政志，以從事於北方諸國之各個擊破。司馬錯所云：「得蜀則得楚，楚亡而天下併」者，可謂已一一兌現。

(四) 張儀外交在楚國。

巴蜀既屬秦，秦已踞有長江上游，隨時可以威脅楚國，於是張儀乃得以大展其外交手腕以全力對付楚國。此時楚懷王在位。國內分兩派，一派以左徒屈原爲首領，張儀之政敵陳軫，及後來之昭雎亦屬之。另一派，則爲懷王寵臣上官大夫靳尚及懷王幸姬鄭袖等。後來懷王稚子子蘭亦屬於這一派。這兩派在張儀未相楚前，早已互相鬥爭，各不相下，起初是屈原派佔優勢，後來則屈原派爲靳尚派所排擠，而漸歸於失敗，一切政權幾乎全爲靳尚派所操縱把持。據屈原列傳載：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原。』」

這便一兩派勢力互相消長的實際經過情形。又屈原派的外交政策，是始終以親齊抗秦爲主旨的。在屈原失勢

之前，齊楚兩國間，早已訂立了很堅固的同盟關係。屈原既細以後，此項同盟關係，仍繼續維持沒有破壞。

張儀與相楚，是秦惠王後十二年，卻楚懷王十六年間事。其相楚的宗旨正和初次相魏相同。張儀相魏，兩

離間魏齊之相親，使其解散魏齊同盟，去齊而歸秦，全再相楚，亦宗相魏之故計。意在離間楚齊之相親，解散

楚齊同盟，使楚去齊而歸秦，這時屈原派在政治上，早已退處失敗的地位。靳尚派代之而起，楚懷王的一舉一

動，完全掌握在靳尚派的手中。他們是反對屈原派的人，所以張儀要想打倒屈原派的外交政策，解散楚齊同

盟，使楚國由親齊而轉爲親秦，毫無疑義的只要勢力和靳尚派拉攏，便可以完全達到目的，因此，他到了楚國

以後，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左靳尚派勞上作工夫。靳尚載下，

去，出屈原爲楚策使於齊，以結睦鄰。秦王感之。使張儀之楚，賂賈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以上及令靳子蘭

等，以靳子蘭之內賂夫人鄭袖。其謂屈原。屈原放逐於外。

案屈原放逐，在頃襄王時。其時張儀已死。靳尚於此點，容有訛誤。然其言張儀使用大量金錢，收買靳尚派

的主張人物以爲己用，則完全是事實，是靳吏說露麻木及，靳尚派既被收買，於是乃大膽的向楚懷王，提出「閉

關絕齊」的條件。謂懷王如果答應，秦國將以前所取楚國商賈於地方六百里，交還楚國，以爲報酬。這個條件



提出以後，楚懷土竟欣然同意。并大張筵席，慶祝他的新外交政策之成功。中間雖遭受了張儀的政敵陳軫之嚴重的反對，但以靳尚派之包圍，終於被一致通過了！

張儀對楚外交的主要目的，只在破壞齊楚同盟，使楚國得不到齊國的幫助，以便一舉擊敗楚國，那裏真正有什麼地方，交還給他，果然，楚國實行宣布與齊絕交之後，派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受地，張儀便先借墮車爲名，告假三月，延挨不與楚將軍見面。楚王以爲張儀怪他不是真心絕齊，又遣勇士借宋國的通行證，跑到齊宋接界的地方，把齊國臭罵了一陣。這樣，恰好促成了齊秦的結合，於是張儀知道大功已成，乃銷假視事，公開告訴楚將軍，輕輕的把六百里地方的六百字改爲六字，說，是「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將軍力爭不得，只得垂頭喪氣，回到楚國，一五一十的告報給楚王知道。

楚王到此時，才覺悟是受了張儀的欺弄。大發牢騷，立即宣布與秦絕交，並發兵使隨單屈句攻秦。這正合了秦國的初意。陳軫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又向楚王解釋說：「政之不如此，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楚雖亡地於秦，尚可以取價於齊。不然，既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結果必定吃大虧的。」懷王是一個昏憤不堪的人物，那裏想得到這一點。當然不肯聽他。居然大打大捕，不顧一切的，向秦國開始攻擊了。

張儀以秦惠王十二年相楚，十三年，即促成了秦楚戰爭，并把楚的與國齊國，也奪了過去，由齊楚同盟，一轉而為齊秦同盟，共同向楚國進攻。同盟軍秦軍的主帥，是張儀的得力幫手魏章。第一次戰於丹陽，大敗楚軍，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佔領丹陽漢中之地。楚懷王還是不服，又動員全國武力，第二次襲秦，與秦軍戰於藍田，楚軍又敗。韓魏聞知楚國兩次大敗的消息，也趁火打劫，發兵襲擊楚國的鄧地，楚不得已，乃宣布停戰，把兵開了回去，允許割讓被佔領的丹陽和漢中兩城給秦，請求講和。

秦既兩次戰勝楚國，知道楚國已無能為，對於和議的請求原則上是可以接受的；不過條件上，還得討論，秦人的條件，除丹陽漢中兩城外，另又要求割讓黔中，而秦亦可以把武關以外的佔領區域，交還一部分，楚懷王不願易地，說只要秦能將張儀交出，當以黔中地相獻。

這對於張儀，自然是大不利的一件事。所以秦王雖欲遣之，而却不好意思說出來。但張儀不怕，而且還公然請命前往。他的唯一把握，是：（一）楚為失敗國，決不敢加害戰勝國的來使（二）他的第五縱隊靳尚鄭袖等，必能隨時搭救他。果然，他到了楚國，雖被懷王所囚卒以靳尚等分頭活動的結果，仍得安然釋出，為楚上賓。儀既出，於是又大為活動，說楚王以叛從事秦，并約為婚姻。其說詞中之最精采最得力者，厥為下列一段：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汝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慮也。」

這話確實抓住了楚國的弱點。自秦併巴蜀漢中據有長江及漢水上游後，楚國殆已全在秦人包圍之中，後來白起張若會師攻楚，取鄢郢及巫黔中等地，就是依照張儀所述的這個計劃而實行的。此言一出，靳尚派的人物，自然要借爲口頭禪，大肆宣傳。懷王聞之，也不能不爲之驚心動魄。這時屈原派雖不在位，但仍在竭力掙扎。秦楚大戰之後，并會爲懷王代表出使於齊，意欲恢復齊楚同盟。當張儀已得到秦楚和親的圓滿結果，離楚北歸時，屈原也正從齊國回來。聞知其事，會力諫懷王，勿再爲邪說所惑；並勸他追殺張儀。終以第五縱隊之助，決定聽從張儀，與秦和親。可惜就在這一年，惠王病死，張儀不能安於秦國，與魏章同逃至魏。未幾就死在魏國，不能爲秦國作再進一步之貢獻，然秦國弱楚之基礎，則已由此時大體建立了起來。所以後來李斯便把「制鄢郢」算在張儀的事功之內，實在不是毫無根據的。

(五) 秦楚交涉中之軼聞

以上關於張儀相楚事，敘述已畢，這裏還有一段軼聞，也附記於此。

嘗張儀宣布商於地六百里地爲秦邑六里時，楚懷王大怒，不惜動員全國武力，兩次向秦國進攻，來勢甚爲凶猛。秦惠王除了派遣魏章，帶兵抵抗外，又另外撰了一篇詛楚的文章，分別向久湫亞駝巫咸三神祈禱，請求幫助秦國獲得勝利。此事史記未載，僅見於馮氏金石索書中。詛文云：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郢馨，布忠告於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辜。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紿以婚姻，參以齊盟。曰：黃馮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卽丕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罔無道，淫佚湛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利，內之，則醜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圍其叔父，眞諸寘室橫官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大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祖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卹。以圭玉犧牲，遂取迨邊城新郢及鄖長親，循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於德怒，飾甲底兵，奮士壘師，以逼循邊境，將欲復其貳迹。惟是秦邦之羸衆做賦，輻輪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亦應學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巫咸之機靈德賜，克勅楚師，且復賂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

大神之威神。

歐陽修云：「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為惠王也。又案秦本記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襄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為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傳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為正。」又王伯厚云：「以史記世家年表考之，秦自穆公十八世至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為懷王也。懷王十一年，蘇秦（原註戰國策作李楚）案當是蘇代或蘇厲之誤）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縱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之，皆引而歸。齊獨後。今文曰：「蘇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秦使張儀以商於地六百里欺楚，使絕齊。懷王信之。既與齊絕，使將軍西受秦地，秦倍約不與，文又曰：「遂取我邊地新郢及鄢長觀，我不敢曰可，」是也。懷王怒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文又曰：「今又悉與其衆，以逼我邊境，」是也。是歲，秦遣庶長章拒楚，文又曰：「釐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是也。此文之作，乃秦惠之後十二年，楚懷王十六年也。明年春，庶長章擊於丹陽，虜其將屈匄，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乃詛之後事。惟楚王無名相者，或以相與商相近，遂以熊相為威王熊商。

考惠文王之立，雖在楚威王二年，然終威王之世，秦楚未嘗以兵相加也。或以楚自成王至頃襄王十八世，遂以爲頃襄王橫。秦人之文，自不應數世之世。頃襄王立，乃秦昭王九年，歷惠王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微弱，非秦所畏，不應有誑也。或謂姓書以熊相爲幸姓，如熊相謀，熊相所，熊相宜僚，皆幸姓，列國類不測其君，故特稱其姓，然亦未安。相疑懷王名。世家作魏，年表作魏，傳寫之訛。兩氏考證，均甚正確。可知此文實係惠王後十二年謂楚懷王所作。祝久湫亞駝三神文，與此全同。三神爲何種之神，已不可知。惟文中言穆公成王，亦有親卽不顯大神巫咸而贊之語。則在穆公時，已崇拜之。錄此足補史記所不及，也可以窺見當日國際間，除以武力角闕外，還有以祈禱求勝利之風氣。

## 第五章

### 武王之內治與武功

(一) 張儀魏章之出走

惠王在位十三年而改元稱王，稱王後十四年而卒，子武王立。武王在爲太子時，卽與張儀不協。卽位後，羣臣多乘機進說，說儀是一無信左右實國以取容的人，如果秦國還要他用他，恐爲諸侯笑話。武王本不喜歡張儀，又加以羣臣的日夜毀謗，同時齊國也派人來攻取他。於是張儀遂不能復安於其位，乃向武王請求資送他到

魏國去。他去魏國的理由，仍是為秦國打算。據史記儀儀傳載：

「張儀懼誅，乃因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說，讓諸國，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肯之身之梁，齊必與師而伐

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障周，祭器必出挾天

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應作襄王）

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

亦厚矣，王之託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

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

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肯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

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障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張儀

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外伐與國，廣隣敵以內自障，而儀于秦王也。此張儀所

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

案此言張儀之魏，齊果伐魏。年表本紀及兩世家，皆無其事，疑是附會之詞。然有公儀儀刑跡屬齊，則張儀魏

魏，專以離間齊魏國交爲職志；及其相楚，又以離間齊楚國交爲職志。魏楚既先後以此而敗弱，而齊亦大受影響，故張儀實爲齊國最大之敵人。其欲得之而甘心，自亦情理之常。又武王既不悅張儀，何以又肯從其言而賁送之于魏？蓋武王一心以「容重三川，窺周室」爲唯一之願望，觀後引對甘茂之言可證。張儀早窺見武王有此內心，故即以「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之言打動之。武王聽了這話，認爲正合其意。因此，便將計就計，略略花費了二三十乘革車，把他送了出去，既可以對得住羣臣，又能利用之，達到另一重大目的。一舉兩得，豈有不「如擬辦理」之理，張儀之得以善終，而不步商鞅之後塵者，其原因殆由於此。魏章，本是魏國人。初時曾爲魏將。與張儀俱事秦惠王。其事蹟，據拙稿秦史魏章傳，是這樣的：

「章，魏人也。初爲魏將。（魏世家索隱）與張儀俱事秦惠王。時惠王方以弱楚爲事，（張儀傳），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懷王，而給之使絕齊。楚既絕齊，使使隨儀儀因秦受地，地不可得。楚王大怒，遂絕和于秦，發兵西攻秦。（楚世家）惠王使章爲庶長，將兵擊楚。（秦本紀）又以樗里疾甘茂爲將，助之。（樗里疾傳）與楚戰丹陽，大敗之，斬甲士八萬，虜其大將軍屈匄，虜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楚世家）遂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秦本紀）又戰于藍田，復敗之。（楚世家）于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張儀傳）當是時，秦已併巴蜀，復得漢中，秦盡居楚上游，



而楚遂不振。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遷張儀魏章。（樗甘列傳）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魏世家）後皆死于魏。（六國年表）

據此，則魏章在秦楚戰爭史上，貢獻實在不小。大概當日秦國情形，每一執政當國時，必各有其自己所最親信之人，以為之將。如魏冉為相，則任舉白起為將；范雎為相，亦任舉鄭安平為將。而將相又往往是同進退的。故范雎既說昭王罷廢穰侯，不久又殺白起；鄭安平戰敗降敵，而范雎亦隨之去位。張儀與魏章間之關係，正與此同。張儀魏章的去秦之魏，據本紀說在武王元年。又說：二年，張儀死于魏。魏世家亦同，而年表則於秦武王元年，既載「張儀魏章皆死于魏」，又于二年魏表內，書「魏哀王十年，張儀死。」疑前皆死于魏之死字，當是「出」字或歸字之誤。魏章死年及死地，皆不詳。惟其死地，應亦不能出魏國之外也。

（二）丞相制度之創立

秦在武王以前，無所謂丞相制度。史記言商鞅相秦十年。趙良說商君，亦有一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之論。然考本紀刻傳年表，載鞅在秦爵位升遷甚備，獨無為相。年表孝公二十二年，封大良造。則鞅至封列侯，仍為大良造，非別有相之一級甚明。其後，惠文王五年，本紀年表，均書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魏人因獻陰晉。大概這時，大良造就是秦相，另外並無相位。至惠文王時，張儀為相，秦官始有相稱。然其成爲一

種具體的官制，則實自武王二年置左右丞相始。此制在秦國歷史中，確係一件大事。故乘機在這裏說說。

考秦代丞相之職，掌承天子，助理萬機。其初多由宗室近親爲之，如樞里疾魏冉爲王或太后弟。但其後，則多由布衣擢升，如范雎蔡澤李斯等。其任免亦全由國君之專制。蓋丞相與古代卿士，大有不同。其一，在於無世襲之制，任免全出于國君；其二，在於員額較少，政權集于一二人之手。若以晉之六卿，魯之三桓，楚之三戶，與之相較，其區別顯然可見。而此種制度之甚適合于由政治上的部落封建制向集權軍國制之推移，其優點亦非常明白。且秦雖置左右丞相，然其權力，實集中于右丞相一人之手。（秦人以右爲尊。武功爵：左庶長爲第十級，左更爲第十二級，而右庶長則爲第十一級，右更爲第十四級。）故樞里疾雖與甘茂同爲丞相，而昭王旣立，甘茂即出而之魏，樞里子又益尊重。向壽雖以楚王之力，得補甘茂之缺，而其事業，則毫無所聞。至魏冉田文樓緩壽孺范雎蔡澤呂不韋等爲相，除金受李戎昌文君徐誅四人外，其餘之左丞相爲何人？便不能詳。惟李斯始以左丞相操縱政權。二世元年刻石，至列左丞相于右丞相之上。然此乃斯與始皇有特殊關係，故將右丞相之權，移之于左；非同時左右丞相，皆有如此大權。且史記稱「始皇十年，相國呂不韋以嫪毐免，而李斯用事」。考是時，李斯尙未爲相，而其權大已如此，可見不得以李斯個人之故，認爲左尊于右了。其後，趙高爲中丞相，則更歸併二者爲一，廢除左右丞相之制。漢初，卽僅置一丞相。這都是政權逐漸集中化的具體證明。

漢書稱：「相國丞相，皆秦官，」似左右丞相之外，尚有相國一官。然據我個人研究的結果，則相國乃丞相之另一尊稱，並不是在左右丞相之外，又特設一官，叫做相國。不然，范曄稱「相君」，難道秦于左右丞相之外，又特有相君的一個官名嗎？這是第一點。呂不韋于莊襄王元年，爲丞相。（呂傳）而秦本紀云：「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使相國呂不韋誅之。」又樗里疾爲右丞相，而呂氏春秋無襄彙稱樗里相國，可見相國丞相，在當時固未加以區別，是可以互相易用的。這是第二點。且相國之稱，亦不起于秦。史記趙世家趙烈侯六年，（前四〇三）卽有趙相國公仲連，事在秦設丞相（前三〇九）前九十餘年。其後周赧王令其相國之秦（前二五七），蘇代見韓相國（前二〇七）。（均見周本紀）均與秦設丞相時相距不遠。可見相國，乃戰國後期各國宰輔之通稱，而非秦所獨有的了。這是第三點。惟始皇九年，呂不韋尙未免相，而秦本紀言有相國昌平君昌文君，似秦同時確有三相國。與漢書所載，正可相證。然細考之，這裏實謂相國昌平君和昌文君二人。昌平君時爲左丞相，昌文君則另爲一官。故索隱只言昌平君立以爲相，并不是說昌文君也是丞相。（古人文字，以二名連書，而上僅具一形容詞者，其例甚多。如始皇本紀「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又云：「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都是說子胡亥和趙高，公子扶蘇和蒙恬，非謂趙高亦爲子，蒙恬亦爲公子也。）卽令相國果爲另有一官，然亦無同時有三個相國之理。這便是讀者恐怕也無法以自圓其說吧！

有人謂呂不韋傳：「始皇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如相國非另一官名，且其官非果轉陞于丞相，爲甚麼這裏要說是「尊爲相國」？但此文必有訛誤。史遷只謂尊相國呂不韋爲仲父，故下文又言：秦王責備之，謂「君何親于秦，號稱仲父？」便是明證。如果不然，則呂不韋在莊襄王元年，卽稱相國，何待始皇尊之，乃得稱相國呢？

據上所論，可知秦自武王以後，直至二世皇帝之前，共一百年間，皆採用左右丞相並立，而以權力集中于右丞相之制度，其事甚明。而尤可注意者，卽歷任丞相之中，往往有連任數次者。而每次任期，亦長短不一。除增高外，統計爲右丞相者，有楊里疾、魏冉、薛文、樓緩、壽燭、范雎、蔡澤、呂不韋、魏文、馮去疾等十人。爲左丞相者，有甘茂、向壽、金受、芋戎、徐誥、昌文君、王綰、李斯等八人。右丞相之中，計魏冉連任五次，呂不韋連任二次，馮去疾連任二次，其餘皆止一次。左丞相之中，則僅李斯連任二次。若以任期言之，則楊里疾任右丞相第一任三年，第二任七年，合計十年。魏冉第一任爲二年，第二任四年，第三任四年，第四任六年，第五任十七年，合計三十二年。范雎只一任，計十一年。呂不韋第一任三年，第二任九年，合計十二年。王綰、魏文、李斯、馮去疾之間，交替不明，故無從計算。惟李斯馮去疾第二任，則爲二年。其餘薛文一年，甘茂、樓緩各三年，壽燭二年，而以蔡澤爲最短，在任不過數月。至向壽、金受、徐誥、芋戎、昌文君等，在任無



昭

年二十		年二十至年九		年九至年八		年八至年七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魏冉	金受	樓緩	未詳	薛文	未詳	魏冉	
昭王十二年樓緩免讓侯魏冉爲丞相	金受秦丞相姓名案薛文免後樓緩師續之爲丞相則金受非薛文之位必係左丞相無疑	昭王九年(本紀作十年)薛文以金受免樓緩爲丞相		昭王八年(年表作齊湣王二十五年當來相秦)薛文		昭王七年穰里疾卒魏冉爲相	
秦本紀及六國年表	秦本紀正義	同		秦本紀及六國年表		六國年表	
		右					

年四十二至年九十		年九十至年六十		年六十至年五十		年五十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未詳	魏冉	未詳	魏冉	未詳	譙燭	未詳
	<p>魏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十九年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案本紀年表皆言十八年攻魏者為客卿此言魏侯為將攻魏當是魏丞相復專任丞相耳</p>		<p>其明年(昭王十六年)燭免復相冉乃封冉子魏侯封陶號曰魏侯案本紀是年有冉免之文當是十五年免相之誤</p>		<p>昭王十五年(本紀作十六年)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譙燭為相</p>	
	同		魏侯列傳		魏侯列傳及案本紀六國年表	
	右					





代		五		時	
至 年 六	至 年 十 五	年 二十	年 十五	年 二十	年 十五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未詳	未詳	未詳	蔡澤	未詳	范雎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蔡澤免相後繼任者為誰已不可考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史記七九蔡澤列傳		史記七九范雎列傳

相左在是時惟是時有丞相為權侯學或  
 大於范雎書二人分利於後侯則利  
 歸於范雎亦在顯赫也

昭王開范雎言大懼于是遂讓侯子阿外  
 其范雎為相封以應號曰應侯當是時秦  
 昭王四十四年也案雎亦稱相國又曰相  
 君見本傳

蔡澤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重罪於  
 秦陰侯內懈乃入秦說應侯侯為言  
 於昭王昭王大悅之應侯遂稱侯為相  
 免相昭王新廢口澤計劃遂拜為秦相  
 相秦數月人惡之懼誅乃謝與贈相印  
 誠曰網成君侯云事不昭王五十二年

昭王二十六年

昭王二十六年

始		代時王襄莊		代時王文孝	
年十至年元		年三至年元		年十至年元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昌平君	呂不韋	徐誥	呂不韋	朱詳	朱詳
<p>始皇九年長平侯作觀正知之官相國  <small>昌平君昌文侯一云案康之昌平君          楚之公子立以為相後徙於郢項立為          刺王失其昌文君名亦不知也          則以昌平君為昌文君乃係為一職          官與相義明父案昌有君何始立為相          及何時免相均可考確始皇不紀二十          一年昌平君從于郢者因其平亂有功          卡隨呂不韋職竟左丞相之職任右          丞相以左丞相代右丞相之職任右          是年乃以罷相于郢耶姑存之以俟異日</small></p>	<p>莊顯王地文子文侯為主呂不韋為相封十  <small>萬戶號曰文侯侯</small></p>	<p>徐誥為相時故其出諸家孫孫世世  <small>察呂不韋以功得相相自是右丞相之          職徐誥此時必係左丞相也</small></p>	<p>在顯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  <small>侯</small></p>	<p>朱詳</p>	<p>朱詳</p>
始皇本紀	始皇本紀及呂不韋列傳	新序卷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	史記八五呂不韋列傳		

代		時		皇	
七十三至四十三		年四十三至年六十二		年六十二至年十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李斯	馮去疾	王綰	魏狀	赤詳	赤詳
<p>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傳有官至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之</p> <p>紀十六年明載 始皇李斯傳曰及一始是曰廷尉</p>	<p>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p> <p>案去疾何為丞相夫詳</p>	<p>始皇二十六年丞相御史大夫議帝號丞相綰皆曰云云</p> <p>案上引二十八年刻詞主籍列於魏狀之後又引其餘左丞相別籍何時立為丞相均不可</p>	<p>始皇二十八年魏狀曰丞相魏狀丞相王綰云</p>	<p>自為不身後任者或為昌宗君或另為一人已不可考</p>	
始皇本紀	始皇本紀	全右	始皇本紀		



(三) 宜陽之攻拔與武王之客死于周

宜陽，就是現在河南的宜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十四里，乃韓國西部與秦接壤的一個大城，也是張儀取陝後韓國對秦最重要的一道防線。蓋澠池二轄，實皆在宜陽境內，爲控扼之要道。秦國如欲向東發展，此地實爲其必由之門戶。故蘇秦說趙曰：「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而上郡（疑是上地之誤）絕。」張儀亦曰：「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又說韓曰：「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蘇代亦曰：「秦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搖）。」可見宜陽一地，不僅關係韓國之存亡，而且宜陽果一旦入于秦人掌握之中，則山東各國，亦將盡受其威脅。以此，張儀與司馬錯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主伐蜀，而張儀則主伐韓，其用意蓋在于此。

在惠王時代，秦曾攻拔過宜陽一次，觀年表秦表：惠王三年，有「拔韓宜陽」之記載，韓表及世家，昭侯二十四年，均有「秦拔我宜陽」之文，即可知道。惟不久，似又爲韓所奪回。韓既復有宜陽，防守亦更爲積極。據周王說：「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甘茂亦說：「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不僅駐有十萬大軍，而且把南陽上黨兩郡的積貯，多運入于宜陽之中，以爲持久之計。其不惜以全國人力物力，與秦作最後之奮鬪，至爲顯著。

在秦國方面，也不能一日而忘東伐。惠王後六年，攻韓，取鄆，（鄆陵西南四十里。）八年，又大敗之于修魚，濁澤。十年，伐韓，取石章，韓氏忿，將派公仲因張儀而西講于秦，楚用陳軫計，警四境之內，謂韓勿與秦講，楚當大發兵救韓。韓果不與秦講，秦大怒。十一年，加兵伐韓，而楚救不至，大破韓于岸門，（許昌東北二十八里，）斬首萬。韓太子倉來質以和。自此以後，終惠王之世，韓遂服秦。十三年，韓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匄。秦又使庶長疾助韓攻齊。武王繼立，韓與楚魏齊趙皆來賓從。都是秦韓國家已獲得暫時和平的表示。

但是秦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佔領宜陽。觀武王謂甘茂云：「寡人欲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便可概見。武王三年，與魏襄王會盟之後，又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又滅樗里疾相韓。在這種種交涉的過程中，宜陽問題，當然是其主要的內容之一。大概樗里疾是主張用外交手段來騙取宜陽的。而甘茂則偏于武力佔領。故甘茂云：「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國策）而武王派甘茂去韓魏攻韓時，甘茂恐怕武王意志不堅，中途爲樗里疾一派的主張所搖動，就派向壽對武王說，要他勿爲樗里疾所惑。武王答應了，並與甘茂盟于息壤，表示他將用武力佔領宜陽的決心。武王既決定用武力佔領宜陽，甘茂的聯魏工作，亦已完成。遂于三年秋天，派甘茂和庶長封率兵往伐。但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弊，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僅而不聽，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漢中子馮章。馮章謂秦王

曰：王遂亡臣，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十國來攻，（國來攻）豈不賊哉？

此事雖不見于史記。然宜陽既拔，楚即畔秦而合于韓，其中線索，自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宜陽爲秦人東出之第一個門戶，而韓又夾于楚魏之間。如果要進攻宜陽，而不先安頓楚魏，是決乎不能達到目的。世宗王嘗曰

宜陽既拔韓國軍隊被斬首者六萬，殲滅了宜陽守軍——材士十萬——百分之六十。于是第一步，先升宜陽爲郡，以向壽爲郡守。（甘茂傳）這是秦有郡守之始。第二步，秦又乘勝渡河，把離韓先王墓地平陽（臨汾）

僅七十里的武隧，（孔穎達曰：城東去平陽七十里，是在空臨汾之西。然楊守敬秦郡縣圖，則置之乎今垣曲東邊河岸。以理推之，當以楊說爲是。）收爲已有，建築城池，以爲制服韓國的河北根據地。與河南的宜陽，遙

遙相對。這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布置。楚昭雎云：「秦假韓宜陽，而韓猶服事秦者，以茂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隧，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楚世家）于是韓襄王不得已，乃使公仲侈代表赴秦求和。武王竟因此遂

得了「五通三川，進窺周室」的初願，藉與韓言和之便，來到了周朝，不幸因爲與方士孟說就舉周朝的王孫文侯鼎，折斷了脛骨，結果，受傷過重，遂在周朝死了。周天子也死了。周天子也死了。周天子也死了。



原來武王資格甚健，生平有一種好力的習性。招集了許多力士，角力爲戲。這些力士當中，尤以任鄙爲最。正說爲最有名。據掘稿秦史力士傳：

「孟說，卽孟賁，齊人也，或曰衛人。（史記燕離傳集解）生有勇力。人嘗問之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尸子）故能生拔牛角，（帝王世紀）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說苑尸子及史記司馬相如傳正議）賁嘗過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撻其頭。中河，賁賦曰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揚播而入于河。（韓非子）與烏獲同以勇聞于各國。禮儀說韓宣惠王，卽以賁獲爲喻云。（武王卽位，亦有勇力，而好戲。賁嘗與力士任鄙，皆至大官。（秦本紀）武王四年，旣拔宜陽，讓與韓平。王遊于周，（甘茂傳）賁及烏獲從。與玉舉龍文赤鼎，（趙世家）烏獲兩目血出，至絕膺。（孟子疏引帝王世紀）王薨于周。（甘茂傳）賁被族。（秦本紀）任鄙，昭王三年，用相穰侯舉爲漢中守。（白起傳）十九年，卒于官。（秦本紀年表）烏獲能舉千鈞，行年八十而求扶持，（國策燕策）後不知所終。」

武王雖然死了，他在位前後，共止四年。但在此短短的四年之中，却爲秦國做了兩件這麼重大的事業。其一，卽爲丞相制度的創立。其二，則爲宜陽之攻拔。前者樹立了秦國政治制度的堅固基礎，後者則打通了三川

的道路，使秦國的統一運動，又向前跨進一步。這都是值得我們加以注意的。此（這）是蘇秦出關東四十

### 第六卷 第六章 楚懷王之入秦不返及黔中南部之開置

自惠王張儀連次戰敗楚國後，於後十四年，使使約，復興楚親，約為婚姻。武王即位，楚與韓魏齊趙皆資

從。後來，齊湣王欲為從長，見楚與秦和，乃使使遺楚王書，勸其法秦親齊。原書云：蘇秦制對韓魏。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

平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為

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為從，而尊周室，以察兵過民，令于天下，莫敢不聽。則王名成

矣。王率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商於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播江漢之利。韓魏割地，而西薄函

谷，則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于張儀，亡地漢中，兵銜盡田，天下莫不代王獲怨。今乃欲先事秦，願太子

執計之上！」（楚世家）

楚王本已決定與秦為和，得齊書，意猶豫不能決，召彙羣臣共同討論。羣臣亦有親齊和親秦兩派。所以在此會議

中，延會諸侯，延日論議。羣臣亦不一而足。蘇秦之說，固足以動聽。蘇秦之說，固足以動聽。

第三卷 自商鞅變法至六國統一

中，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意見仍不能一致。最後，親齊派昭雎提出意見說：

「王雖東取地于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于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

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求地吳。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

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然存

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于韓者，以韓

公子味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

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全上）

這意見，竟爲楚王所同意採納，果于昭王元年，又宣布背秦而合齊以善韓，於是親齊派遂暫時獲得勝利。

但是楚王對左右親韓，都以親秦爲其主要之政治方針。所以不久之後，忽又背齊而合秦。這種外交政策的

舉棋不定，正是楚國內部派別鬭爭的反映。昭王也就一本過去惠王時代的故智，用很厚的禮物，去賄賂楚王君

臣，并請求繼續婚姻關係。親秦派得了秦國的賄賂，自然會極端贊成這個請求。于是楚秦兩國，遂相與嫁女娶

婦，互爲郎舅。第六章 楚威王之入秦不攻又爲中冓之亂

昭王三年，與楚懷王會于黃棘，（新野縣東北七十里），當場以楚王所取上庸地（故城在竹山縣東四十



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荆人夾泚水（卽泌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泚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以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秦太子章王謂，秦太子與秦大夫其謀，其起也。謂王大然。

梁章子，卽孟子書中的匿章，依上述，并無秦國在內。史記秦本紀亦同，而書其事于昭王八年。似乎這一次的戰事，完全是以齊國爲主動。然韓世家言「與秦伐楚，殺楚將唐昧」，魏世家亦曰：「與秦伐楚」，韓年表韓魏表，均謂：「與秦擊楚」，楚表則謂：「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丘」，如秦于四國之首，而齊居其末，甚至齊世家亦言：「與秦擊楚，楚于重丘」，齊表亦曰：「與秦擊楚，使太子將大有功」。則主動者仍爲秦國。惟秦之主帥爲誰，年表世家皆未載。本紀於昭王八年，「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鸞共攻楚方城，取唐昧」之上，有「使將軍莘戎攻楚，取新市」之文。疑莘戎卽聯軍中之秦軍主帥。大概秦因楚太子擅殺秦大夫，又不請罪于王而私自逃歸，故派莘戎聯合齊韓魏共同聲討，而其進軍，則分三路：卽秦軍攻新市（泰山縣東北百里）爲一路，齊韓魏合攻方城爲一路，章子是齊韓魏三國聯軍的統帥，故方城一路，卽全由章子主持。表面上似與莘戎無關，實際上則有互相策應之效。攻結果，莘戎一路，取得新市；而方城一路，則取得重丘。重丘，

「魏胡三省云：卽是屯丘，在今河南泌陽境內。因爲這一路，打败了楚國的主力，又殺了大將唐昧，所以章子在當時就很著名。」按呂氏春秋及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淮南兵略史記禮書，多豔稱之。

至此事發生之年代，齊世家在潛王二十二年，（當是二十三年之誤）韓世家在襄王十一年，魏世家在哀王十八年，楚世家在懷王二十八年，均相當于秦昭王六年，與年表全相合。本紀獨書于昭王八年，其事反在庶長奭復攻楚之後，其爲錯簡，實無可疑。

（二）懷王入秦及其走死

自重丘戰爭以後，秦國又繼續單獨攻楚二次。一次在昭王七年。（本紀作六年伐楚，七年取新城），其主帥爲庶長奭。戰爭結果，殺楚將景缺，斬首二萬，（楚世家本紀年表作三萬），取新城。（括地志，許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年表世家皆誤作襄城，此據本紀）。楚懷王大恐，使太子爲質于齊，請求復與齊平。又一次，則在昭王八年。（本紀作九年，此據年表楚世家）。主帥仍爲庶長奭。結果，取楚八城。唯本紀書殺景缺于取八城之後，又惠患缺爲景缺。梁玉繩史記志疑，遂妄疑景缺，景缺爲兄弟二人。且以奭取八城，與芋戎攻新市，合而爲一，謂係取新市等八城。殊不知攻新市，卽重丘戰爭之別一路，與庶長奭兩次攻楚，毫無關係。故楚世家書懷王二十八年，（昭王六年），四國攻楚，二十九年，（昭王七年），秦復伐楚，殺景缺。三十年

（昭王八年），秦復伐楚，取八城。與年表所載年代次序，完全相符。可見本紀實有訛誤。梁玉繩之說，更屬牽強附會，均不可信。

又年表楚表書「秦取八城」于「懷王入秦」之後，與秦本紀楚世家又不同，亦有訛誤。

秦既迭敗楚軍，而楚乃背秦親齊。自非秦廷君臣之初願。為挽回此種局勢計，昭王乃于庶長免攻取八城之後，遣楚懷王書，約與武關相會。書云：

「媾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子荊棘，太子為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于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壤邊界，故為婚姻，隣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懼，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

楚懷王接到了這封約會書，很難自決。欲往，恐見欺，欲無往，又怕秦人不願意。對此這個問題，又引起了楚國內部親齊派和親秦派的爭辯。親齊派當然是不主張懷王到武關去的。他們的理由，據屈原辭：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昭王也說：「……則吾其丑。……則今而前，則吾其丑。……則吾其丑。……則吾其丑。……則吾其丑。」

「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

但親秦派的意見，則與此相反。他們讓懷王的幼子子蘭出頭，向懷王勸告道：「奈何絕秦之驩心？」懷王是始終被自己的家庭親屬包圍定了的。上次對於張儀，是由夫人鄭袖出頭說話；此次又利用幼子子蘭出頭說話。親秦派之所以能戰勝親齊派，並不是政策主張上的佔優勝，只是活動方法上，得了一「近水樓台先得月」的便利而已。

雙方爭辯的結果，仍是親秦派獲得最後的勝利，懷王于是遂決定往武關，晤會秦昭王。

昭王這次約會的舉動，仍是不懷好意的。果然于得到懷王動身西上的回信時，即事先設下了圈套，詐令一將軍假裝秦王，伏兵武關相待。等懷王到了，立即把武關封閉，連強帶逼的，要懷王隨同來到咸陽；并逼令用蕃臣朝見的禮節，朝昭王子章台。懷王見秦人這等無禮待遇，才知道上了親秦派的當，才懺悔沒有聽從昭王屈原的計劃，然已無濟于事了！

秦昭王明知懷王懦弱可欺，因此一不作，二不休，當面提出割讓巫郡和黔中郡的要求。懷王起先是預先允許的，但是希望先訂盟約，再行割地。而秦人則欲先得地，再訂盟約。懷王以秦人施用這種詐欺手段，而又提出無禮要求，強怕要他履行，竟憤然予以拒絕。秦人無法，只得將懷王暫時軟禁，不放他回去，以相挾持。



出這個消息，傳到了楚國，自然引起全國的震盪。尤其是親齊派，更要振振有辭的，可以大肆活動。他們乘親秦派失勢之際，第一步，最主要。救國方法，便是要先作到「喪君有君」，以穩定內部的人心，而斷絕秦國的希望。這是春秋時代齊人對付秦穆公虜獲惠公的故計。後來在明代土木之變，于謙也仿行過一次，都收到相當的熱果。所以這着，在當日實很重要。至這事進行時，起初也經過一翻爭論。有些主張立懷王子在國者，有些則主張把在齊為質的太子迎接回來，立以為王。這無疑仍是親齊派和親秦派的爭鬪。不過秦派正在秦失勢之際，當然鬥不過親齊派。結果，親齊派的意見，佔了優勢，卒得通過。其詳細情形如左：

郢王秦留懷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于齊。齊秦合謀，則楚無難矣。乃欲立懷王孫在國者。昭睢曰：玉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背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曰。起于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秦昭王之玉為指，或曰：郢中立王，因與其親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秦自皆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楚世家）

頃襄王立，穩內部的目的，已算達到。于是第三步，乃以其事正式通告秦國，說：「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這便是告訴秦國說楚國已有國君，決不會因為懷王的被留，而影響及于楚國的內部。而且新王既立，

則懷王不過是「一個『空寶』」，或留或放，便都不關重要了。于是又辯說許秦發麻縣的工計。昭王十五年，

這個計策，確實有相當的厲害。秦人要懷王不得地，楚又立新王以應之。這除了訴之武力外，實再無解決之妙法。于是昭王果大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等共十六城（世家作取析十五城，年表作取十六城。徐廣曰：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五城也。案析，即今河南內鄉縣。）而歸。這是秦昭王九年的事。

在楚懷王方面，既以楚立新君，自己成了無足輕重的空寶，復感到國軍新敗，且有亡國的危險，因此，也就歸心如箭。到了昭王十年，忽然逃了出來，想由武關回國。事為秦人所覺，派兵遮塞通楚大道。懷王知道此路已走不通，乃改由間道逃到趙國，請求趙國送他回國。文事不湊巧，這時趙武靈王已傳位于其子何，立為惠文王，以國事交惠文王負責，自己則視為主父，胡服駐代，以經略胡地。懷王到趙，正惠文王新立，畏秦之威，不敢對懷王。懷王無法，又欲走魏，而秦追已至，又被拿獲，帶回秦國。懷王本是嬌慣了的，何曾受過這樣長途跋涉的痛苦！加以秦人沿途的待遇，一定很壞，于是回到咸陽之後，就病倒了。到了次年，即昭王十一年，這一個可憐虫的楚懷王，就在秦國一命嗚呼了！

秦人看見懷王病死，知道扣留了一具死尸，也沒有甚麼用處。因此，把懷王的靈柩，送還楚國。據說，當

懷王蒞臨楓刃途楚境的時候，全國人民，都非常悲哀，如喪親戚。國際上對子秦人這種舉動，輿論也很壞。子是秦楚的國交，又完全斷絕了。

(三) 懷王死後，秦楚國交斷絕。然至次年，即昭王十二年，楚國發生饑荒。秦特子楚粟五萬石，以相賑濟。

自懷王死後，秦楚國交斷絕。然至次年，即昭王十二年，楚國發生饑荒。秦特子楚粟五萬石，以相賑濟。大抵頃襄王即位後，國勢已大衰弱，更無對秦報仇之力量。故昭王十四年，大敗韓周魏三國，置子伊闕之後，乘戰勝之餘威，乃以哀的美敦書遣之楚王，書令與秦講和。原文云：

「楚背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世家)

頃襄王得到此書，當然會胆戰心寒。加以他雖為親齊派所擁立，而即位之後，復不顧輿情，竟以鞭撻王人秦為楚人所咎之親秦派的子蘭為令尹。故當頃襄王提出和戰問題時，子蘭一派，仍一味主張親秦，并竭力排除親齊派。使上官大夫靳尚暗中在頃襄王面前，把親齊派的重要份子屈處盡量毀謗。結果，在懷王時，本已被放逐為三閭大夫的屈原，到此時，又被遠遷于沅湘之間，度其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詩人生活，正見得國事已不可為，後來竟傲石自投汨羅以死了(屈原列傳)。

屈原既去，親齊派亦隨之失勢，大權仍落到親秦派手中。于是又積極進行秦楚和親的工作。昭王十五年，

秦以女爲楚王夫人，秦楚又復歸於和好，（楚世家）。

這時，齊湣王乘機奪去楚之淮北地，楚勢日衰弱，而秦又攻取韓之宛城，與楚境益相逼近。故楚與秦在最初數年間，尙能維持和平關係。如昭王二十二年，與楚王好會於宛，重中和親之約。二十四年，與楚王好會於鄆，（湖北宜城縣西南九里，）同年秋，又好會於穰（河南鄧縣東南二里，）即可知道。

但是楚之與秦，終是不共戴天之仇。與秦和親，雖爲親秦派所主持，然亦國力不足有以致之。實際上，則報秦之心，人皆有之。昭王二十三年，楚乘秦燕等五國攻齊的機會，收回齊所奪淮北地，（年表）國威稍振。至昭王二十六年，（猶在襄十八年，）就有一位愛國的志士，借弋射爲名，以合從事諷勸頃襄王，希望他發憤圖強，報仇雪恥。他說：『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楚世家）頃襄王聽了他的話，果爲所動。因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於是秦楚和親之局，又歸破裂。

昭王二十七年，聞楚欲來伐，遣司馬錯發隴西兵，由蜀沂涪陵江而上，（水經江水注）攻楚黔中，大敗楚軍，（本紀。）楚不得已，割上庸（故城在竹山縣東四十里，）漢北地予秦。（世家正義云：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但秦并不因此停止攻勢。次年，又令白起攻楚，取鄆郢，（湖北襄陽縣東北二十里，）及西

陵（湖北宜昌縣）等五城。（本紀年表世家及白起傳。）於是除了丹浙流域外，又佔領了唐白流域。當起攻鄢

時，曾有引水灌城之舉。水經沔水注云：「夷水又東，注於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長谷水，即是水也，奮竭去城百里許，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為澗，今澗斗陵是也。水潰城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北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陵為臭池，王顛下澗，果為洩也。」

後人因其渠流以結陵田，……灌田三千頃。又方輿紀要云：「長渠在宜城縣四四十里，亦曰羅川，又曰鄢水，亦曰白起渠，即澗水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攻楚，去鄢百里立場，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入秦，而起所為渠不廢，今長渠是也。」此二段文字，足補史記之所未及。這一戰最為重要。那是楚的別都，離鄢（楚京）很近。楚國的主力軍，一定在這裏。抵抗秦軍，作保衛京城的最後一戰，所以在一個小小的縣城中，攻破後，就能有隨水而死達數十萬之多。這主力軍既被擊破，楚軍就沒有能力在大別山以南作戰了。

因灌城之後，死亡既多，故特赦罪人移殖其地（本紀）二十九年，白起又乘勝攻楚，把楚之首都郢城佔領，并將在西陵（宜昌縣）的楚先王墓夷陵燒毀，更進兵東至竟陵，（湖北景陵縣南。）頃襄王兵散，不能復戰，遂東北走保於陳城（本紀世家白起傳）（河南淮陽縣）。秦以郢為南郡（白起傳）。

案以夷陵王失人。案楚。更難與陳戰。（本紀世家）

三十年，白起以功封爲武安君。前白起攻郢時，昭王又令蜀守張若率兵由蜀東下，進攻荊巫及江南等地。擔任揚子江上游及其以南地方的敵人之掃蕩。至本年，諸地皆相繼攻下。（本紀及華陽志）大概張若當日係受白起之節制指揮，故白起傳及春申君傳皆言取定巫黔中郡者爲白起，而不及張若；乃是以裨將之功，歸於主帥，並不是說白起於攻取郢郢之際，又同時親自去攻巫荊黔中也。

巫荊黔中既被攻下，因改巫郡爲巫縣以隸南郡（水經江水注）并留張若爲黔中守。若因築城拒楚，名曰臨沅城。一曰張若城。（在今常德縣東。據方輿紀要引地記。）而以江南地爲黔中郡。於是楚地西自巫荊黔中，東至竟陵，北自武關以南，及漢水以南以北，南至沅水流域，遂盡入於秦之版圖了。

在二十九年，楚王走保隨城之後，與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縣，是時屬魏，秦後得之改置襄邑縣。正義集解謂在河東皆誤。）會晤一次，當是進行和議問題，但沒有結果，至三十一年，頃襄王又動員東地兵，得十餘萬，復內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與秦相抗。（楚世家本紀）秦令白起聯合韓魏，大舉攻楚，尙未出發，適楚使黃歇使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昭王曰：

一、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鷲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時，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擊河內，拔燕酸囊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黃濟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陘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智伯瑤於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從此觀之，楚圍，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救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列國絕腸，折頸擢頭，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僮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獄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

孤傷，無所血食。人民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僮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卷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按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高乘之主，注地於齊，齊有壤不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聽了他的話，甚以爲然。因止白起而謝韓魏，并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於是秦楚間和平關係，又得恢復。

自此以後，秦用范雎爲相，一改魏冉所爲而採用遠交近攻之政策，以全力對付韓魏。故秦楚間的和平局面，終頃襄王世，仍能維持，昭王四十五年，楚頃襄王死，太子完自秦逃歸，立爲考烈王。又將州地。（湖北監利縣東三十里，）割讓於秦。於是昭王三十一年楚所取江旁十五邑爲郡以拒秦者，復歸於秦。南郡黔中，遂再無楚人立足之餘地了。

昭王五十及五十一兩年，因邯鄲戰起，楚曾兩次隨同諸國救趙，與秦爲敵。然已非秦人所重視。到五十三年，韓魏服秦，楚勢更岌岌可危。遂於是年，又由陳徙都於距陽（年表）了。

## 第七章 秦齊爭帝

（一）威宣以來齊國勢之日趨強盛

齊自田和於秦出子元年，（周安王十六年，即紀元前三八六年，）立爲諸侯，遷舊齊康公於海上，田氏遂代姜氏而興。和再傳至威王，威王初立，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伐，國人不治。秦獻公十五年，（威王九年，即

紀元前三七〇年，威王自行視事，封卽墨大夫而烹阿大夫，並起兵西擊趙魏。十六年，敗魏於濁澤，魏獻觀，趙歸長城以和。於是以騶忌爲相，又使檀子守南城，盼子守高唐，黔夫守徐州，種首備盜賊，二十年間，齊之國勢，遂以大振，諸侯不敢相侵。

秦孝公九年，（威王三十六年），齊乘魏趙邯鄲之戰，起兵襲魏，大敗魏惠王於桂陵，（山東曹縣西北五十里）齊乃益強，并首先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秦孝公十九年，（威王三十六年），威王死，子宣王立。適值商鞅相秦，變法圖強，周致伯於秦，諸侯畢賀。而宣王亦在商鞅外交影響之下，用田忌田嬰孫臏爲將，乘秦趙密約攻魏之機會，擊破魏惠王軍於馬陵，（河北元城縣東南十里），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於是三晉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齊秦東西對峙之局，蓋始於是時。

徐州會議，（秦惠王四年），與魏惠王互相稱王。於是齊之稱王，從此更得到國際上之正式承認。是時列國之中，除齊魏二國及楚外，尙無有以王爲稱者。其後十年，秦惠王始稱王。又二年，韓亦稱王。又五年，（秦惠王七年），犀首約五國相王，而燕趙中山始皆爲王。然趙武靈猶謙讓不敢居，而令國人稱之曰君。則此時齊國勢之盛，且遠在秦國之上。

宣王筭以「求其所大欲以一天下」爲志。（見孟子），故甚喜文學游說之士，一時各國名流政客，「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虞喜云：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田齊世家）儒家的孟軻，也是在這時來到齊國的。

宣王在位，凡十九年。以秦惠文王後元年死。惠文王後二年，宣王子湣王繼立。湣王庶威宣兩代之餘業，與秦國競爭，更爲積極。而其主要的競爭對象，即在魏楚二國之聯齊或聯秦。魏自馬陵敗後，以齊田嬰的活動，早已朝服於齊。（見孟嘗君傳及田齊世家）其後，魏相惠施亦力主合魏於齊，以與秦抗。徐州相王會議之成立，即係惠施政策的實行。又楚最初亦與齊親。故秦欲與齊爭，必先離開齊之與國，使魏楚皆去齊而合秦，才有成功的希望。

我們在第四章中，曾說到張儀的外交政策，主要的，爲對魏與對楚之交涉。蓋張儀之初相魏，乃離開魏齊之相親，使魏去齊而暱秦其後又相楚，亦宗相魏之故智，意在離開楚魏之相親，使齊去楚而暱秦。秦之外交方針，常主折齊之羽翼，散齊之朋從，使轉而投於我。惜惠王死後，張儀爲武王左右所忌，不安於位，未幾就死於魏國。然其外交政策，則確已收到相當之效果，爲後來昭王時代聲破齊國，立下了一個很大根基。但在另一方面，魏齊聯盟與楚齊聯盟，雖以張儀全力活動而先後解散，然齊在東方之國際地位，仍未爲之減低，國策齊

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

高誘註云：「秦惠王之子武王也。」焦循云：「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孟子正義）今按焦氏言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甚是。惟謂齊秦之鬪，在宣王時，則亦有誤。武王元年，爲齊湣王十四年，（前五一〇年，）上去威王之死，已三十四年，去宣王之死，亦十五年。如高誘之說有據，則威王當是湣王之訛。據此，則在秦武王時，秦且爲齊所敗，雖所謂「秦王拜西藩之臣」云云，或係齊人誇大之詞。但觀後來秦昭王六年借齊與韓魏之力，攻敗楚軍於重丘，七年，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則當日秦對於齊，確有讓也幾分之意，實甚明顯。

（二）「幕致帝歸帝之滑稽劇」

秦昭王自連敗楚軍後，天下強國，只有齊可與爲敵。聞孟嘗君質，頗欲因之和齊拉攏。七年的使涇陽君質齊，據說就有希望齊國也派孟嘗君到秦國爲質的意思。因爲孟嘗君的賓客，多不贊成，說秦是虎狼之國，恐怕一去不能復還，以比齊國也就不使接受涇陽君的來質，僅僅一年，就把涇陽君送了回去。同時，孟嘗君也奉了湣王的命令，來到了秦國。

孟嘗君到秦後，秦王最初想用右丞相的名義，去牢籠他。後來聽了左丞相金受的話，說孟嘗君以齊人而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對於秦國，危險很大，才把他囚禁起來，預備殺他。孟嘗君使隨行賓客，把前此送給昭王的一件狐白裘，偷了出來，轉贈昭王幸姬，幸姬爲他解釋，才脫身逃回齊國。

孟嘗君既抵齊，齊湣王使爲齊相。他對於秦國這樣的舉動，當然不能忘懷。因此當政之後，就有號召五國攻秦之事。秦本紀載：

「昭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案此事各處記述不同：（一）年表及韓魏齊三世家，皆在昭王九年，此則書於十一年，應是本紀有誤。（二）年表孟嘗君傳樂毅傳齊韓魏世家，皆言伐秦止韓魏齊，秦策亦謂二國攻秦，而此乃增趙宋中山爲五國。宋中山爲小國，趙則惠文王初即位，亦係出於被動。名雖五國，而爲此事之主動者，實只三國。諸書蓋舉其要，而本紀

則舉其金。自亦可通。惟「齊」字下應脫一「與」字，否則乃六國非五國了。(三)攻秦臨函谷關，策所云入函谷者，韓魏田齊世家及孟嘗君傳皆同，此則謂至鹽池(即漢司鹽城，在山西安邑縣西二十里)而還。大概五國之兵，原非一道而來，或先鋒已臨函谷，而大隊則則遠鹽池，此亦行軍之常。各國誇功，故皆書深入，而秦人諱敗，故特傳遠情。(四)秦和韓魏以河北及封陵，而策則謂以河東三城誘於三國，策似有誤。秦明知此役乃齊所策動，其他五國，不過處於附和的地位！而五國之中，趙宋中山皆接近於齊，只韓魏二國與秦接壤。故特用各個擊破方法，以河北之武遂，交還於韓，以封陵交還於魏，與韓魏單獨議和，使齊陷於孤立，正是解散約之妙計！至韓魏齊三世家，皆言河外者，因武遂封陵皆跨黃河南北兩岸，故特於條約中，詳細註明也。

(五)伐秦講和，本一時事，而表及各世家分伐秦在昭王九年，講和在十一年，亦誤。至韓表於昭王九年，既書與齊魏擊秦，至十一年，又有與齊魏擊秦之文，必係重出，宜刪去。

昭王十二年，齊佐趙滅中山。自此以後，齊趙關係日密。十九年，秦爲解散齊趙聯盟計，特派丞相魏冉赴齊，以共同伐趙爲條件，致帝於齊，而秦亦自稱爲帝，以爲交換，齊王欣然同意。於是齊湣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魏冉的計劃，可算已達到暫時的成功！

爾帝並立以後，適蘇代自燕來至齊。齊湣王傳見於韋華東門。因把稱帝問題，和他討論，徵求他對於此事

的意見。當時談話情形如左：

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閭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者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尊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宋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擯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集解陽地，濮陽之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正義：阿，東阿也，此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山東定陶縣西）平陸，（山東汶上縣北），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田齊世家）於是齊湣王採用了他的意見，果將帝號取消，仍稱爲王。

這時，秦亡將呂禮方在齊。呂禮在昭王十三年，爲秦五大夫，因與魏冉不合，魏冉爲相，欲誅呂禮，禮先奔魏，（本紀）後至齊。齊湣王用以爲相，欲以取秦。而蘇代不以爲便，曾激令孟嘗君致言於魏冉，使其設法

驅逐呂禮。故呂禮對於魏冉致帝之謀，根本就不甘心附和，而且與蘇代也是不合作的。今聞蘇代爲潛王獻此陰謀，眼見魏冉的計劃，即將失敗，因此，就利用這個機會，馬上跑回秦國。一五一十的向秦昭王報告，以爲自歸之口實。昭王知道了，恐怕中蘇代的詭計，也立即歸帝爲王。魏瓌侯傳有「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之記載。便可見歸帝之舉，完全是呂禮因秦的結果了！

不過秦齊稱帝，雖只月餘，而即取消。（十月稱帝，十二月復爲王。）事實上，則齊國自取消以後，其稱帝的排場，直至潛王濟西敗後，似仍完全保存。田齊世家敘其事云：「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王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懼，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納，遂走莒。」其在鄒魯的情形，魯仲連言之最詳。他說：

「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鉤，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而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因不敢入於鄒。」（史記魯仲連列傳）



又呂氏春秋首時篇亦云：「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大概齊之歸帝，不過是一種對秦及其他大國的外交手段，至對自己國內，及齊國附近各小國，則始終以天子自居，惟自濟西戰敗後，齊國幾瀕於亡，潘王流亡在外，舊日權威盡失。以此，以前爲武力脅制而不得不尊敬齊國之各小國，至是亦相率輕視之，衛與鄒魯之或侵或拒，其原因卽由於此！

至秦國亦曾有再次稱帝之舉，其事在長平戰爭之後。呂氏春秋應言篇云：

「秦王立帝，宜陽許結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

下文又加以判斷云：「秦雖大勝於長平，然後決士氣，糧食匱。當此時也，兩周全，其把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西入大蚤，以待於魏敬之說也。」長平戰爭，起於昭王四十七年，秦攻上黨，至四十九年始告結束。可見昭王的再次稱帝，實應在四十九——五十年間。觀其派許縱至魏，誘令魏王入朝，或者其他各國，也有與此同樣的使節，惟因書缺事同，已不能詳曉了。至魏王雖以魏敬之說，阻止魏秦，但對於稱帝之事，似亦是已經默認了的。故當秦西都戰戰爭發生時，魏王亦當命令晉師援軍壁鄆，名爲救趙，實秦而

端以望，一面又派遣代表新垣衍間入邯鄲，因生厥意勸趙王，使其尊秦為帝。衍云：『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潘王爭疆為帝，今齊潘王已復歸帝。今齊潘王（案年表潘王已於邯鄲七年死）是時為齊王建八年，潘王二字有誤。』已歸趙，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成爲帝。趙威蘇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史記魯仲連傳）

『方今惟秦雄天下，正能道出秦在長戰戰後後的國際地位于也。就是秦昭王所以再次稱帝的要原因。』

（三）秦齊交涉之最後清算。木濟西戰爭，秦齊兩國，其後秦齊，其後秦之秦國。而以當却說，齊潘王聽了蘇代的話，把帝號在名義上取消，並且違背秦國共伐趙之約，頭另行向宋宣戰。這是

帝後第三年，即秦昭王二十一年（前二八六）的事。原來宋國這時的國君，叫做君偃。自秦惠文王後七年，

自立爲王後，一時國勢頗盛。據史記宋世家載：『山東諸侯皆尊宋為天子。』

『君偃十一年，（即秦惠文後七年）前三十五，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國策安策作齊攻宋，拔

宋五城，當非一事。』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唇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

射天。淫於酒婦入。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傳齊伐宋，滅無

又國策宋策亦云：『齊伐宋，宋君出，齊人圍之。』

『宋君出，齊人圍之。』

『宋君出，齊人圍之。』

『宋君出，齊人圍之。』

又聞宋康至之時，有雀生糞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伯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  
卷之地。乃益自信。欲伯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屬國老諫臣，爲無顏  
之寇，以示勇。剖疆之背，鏢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

據此，則宋乃齊之敵國。山東諸侯受其害者實多，至謚以桀宋之名綱前蘇代所云：「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  
大概伐趙，乃秦先致帝時所提出之條件；同時，山東諸侯，亦有「告齊伐宋」之舉。滑王既以蘇代之言，歸帝  
爲王，則其必不肯履行伐趙之約而改而伐宋，自爲其一貫之政策。惟秦昭王之所見，則又與此不同，蓋秦此時  
正從事於對魏戰爭，希冀佔領安邑及河內，無暇東顧，既從呂禮報告中，知道歸帝之舉，只是齊王願付秦國的  
一種詭計，實際上，則仍是帝制自爲，而又不伐趙而伐宋，正好將計就計，委宋於齊，以免齊之牽制。所以當  
這個消息傳到秦國時，昭王便佯爲震怒，表示要實行武力干涉的樣子，仍是蘇代窺破了雙方隱衷，從中調停，  
齊秦間才算暫時維持了和平局面，沒有決裂。蘇代調停的經過，據田齊世家所載，是這樣的：

「齊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洛陽西七十里）陽晉（山東曹縣北。司馬貞曰：陽晉魏  
邑，蓋適齊之境，在衛國西南。）同。韓站（當是齊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稱秦盛  
韓站曰：韓站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疆之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

事而調安邑也。此韓琦之所慮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合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而不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徼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譏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

蘇代此段游說，最扼要的，便是「齊攻宋節軀，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數語。可說是深深地打入了昭王的心坎中。故昭王聽了他的話，便居然不再作聲了，後來，蘇代諷燕昭王入秦，有云：「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便是這一幕外交祕密的具體說明。齊宋戰爭既起，於是秦王乃敢以全力對付魏國。魏國果於是年，以安邑及河內割讓於秦，而齊王亦因之得以順利進行所謂「伐築宋」的工作。他伐宋時，據宋世家說魏楚兩國，也是參加了的。以一個小國，對三個大國，自然抵敵不住。況據國策宋策，宋國的人民，因爲宋王平日的暴虐，此時竟各自散了，不肯替宋王守禦。因此，宋王只得也以一亡了事，逃到魏國的溫地，匿於倪侯的公館中，卒爲魏軍所破獲而死。宋國遂亡，分宋地爲三份，齊楚魏各

得二份。

齊在滅宋以前，曾乘楚懷王入秦不返，楚人迎立太子橫於齊，立為楚王的機會，割得楚之淮北。又西摧三晉於觀津，助趙滅中山。滅宋以後，廣地千餘里，潘王益自矜，有并周室，為天子的傾向。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羸臣，以諸侯無不恐懼。

這時，秦佔領安邑河內之目的已達，見齊之勢強，駭駭逼人，當然不能忍受。所以於齊滅宋後第二年，即昭王二十年，即派將軍蒙驁大舉伐齊，（蒙驁本紀年表皆作蒙武，案蒙恬傳恬大父驁自齊專秦昭王，官至上卿。至始皇七年，始卒。驁子曰武。始皇二十三年，始得為裨將軍，在此以前，代韓攻趙攻魏，皆驁事，各處皆無蒙武為將之記載。不應此時即已使其伐齊。故知蒙武實蒙驁之誤。取河東為九縣，又親自與楚王好會於宛，與趙王好會於中陽，（山西孝義縣西北），這當然也與對齊外交有關係。明年，便釀成了六國聯軍會攻

齊國的濟西大戰。

濟西大戰的發生，秦雖是發動者之一，但燕國的活動，尤不可忽視原來，燕自秦宣文王時，因子之之亂，為齊所敗，幾瀕於亡。昭王怨齊也報齊之心，未嘗一日或忘，徒以燕小避遠，力不能制。於是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勤於內政。二十年如一日。昭王得樂毅，以為亞卿，甚信任之。嘗與討論伐

齊之事。樂毅以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故主張與各國合從。及齊湣王滅宋，益形驕傲，「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慎到隄子亡去，田駢如薛和孫卿適楚。內無良臣」。（鹽鉄論論儒）於是燕王乃使樂毅赴趙，約趙惠文王，而別使使連合楚魏。并令趙韓闢秦以伐齊之利。伐齊本是各國一致的要求，尤其是秦國，更是求之不得，所以一約便成功了！

參加伐齊的國家，計有秦燕韓趙魏楚等，共六國。而本紀與趙魏世家，失書楚，韓世家只言與秦攻齊，孟嘗君傳失書韓楚，樂毅傳失書秦。年表六國皆有擊齊及取齊某地之文，原本嘗誤，然或稱與韓魏燕趙，或稱與秦，或稱與秦晉，或稱五國，參錯不一。自序傳亦言連五國兵。荀子王制，呂氏春秋權勛篇，或言闕王毀於五國，或言五國攻齊。蓋並屬訛誤。案齊世家言：「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我濟西；楚世家則謂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燕世家亦謂：「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可見此役乃合天下強國之力，以與齊戰，其事實甚明顯。惟田齊世家於書燕秦楚三晉合謀伐敗我濟西」之後，又云：「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處器。」或者楚於合謀之初，即伴爲救齊而出兵，齊王信之，任以爲相，淖齒乃從中殺害湣王，以爲燕兵之內應。故楚獨得與燕共分齊地。而年表楚世家亦曰：「取齊淮北」也。秦紀及韓趙魏世家不書楚者，以係燕楚間密約，外人無從知之也。

又聯軍統帥，似爲燕之樂毅。秦亦有主帥尉斯離，則另爲一軍，不屬樂毅指揮。故樂毅傳言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而不及秦。至戰爭結果，齊兵敗，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器，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惟獨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燕世家）。潘王出亡之衛，衛人侵之。又走鄒魯，鄒魯君弗納，遂走莒。卒爲淖齒所殺。

潘王死後，齊人立其子法章於莒，是爲襄王。襄王卽位以後，雖借田單之力，驅逐樂毅，殺燕將騎劫，把樂毅所佔領的七十餘城，完全恢復了過來。襄王也從莒遷回臨淄。（昭王二十八年，前二七九）但已非復秦人之敵。昭王三十七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適范雖入秦，倡遠交近攻之說。而襄王亦死，王建繼立，在君王后擅政之下，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四十餘年不受兵。然亦無以兵攻人之事。秦昭王同時摧毀了齊楚兩個強國，東南兩方面，均已無兼顧之憂，乃得以全力轉攻三晉。范雎之代魏冉而起，便是這個時勢所造成。

### 第八章 蜀之治理與義渠戎之伐滅

（一）陳莊之叛變與侯國之廢除

自惠文王後九年滅蜀後，貶蜀王號爲侯，封公子通（年表作繇通，華陽志作通國。此據本紀）爲蜀侯百而

以陳莊（本紀作莊，徐廣曰：一作狀。此從張儀傳及華陽志。）爲相。并另置郡守一人，以張若爲之。十四年，西南夷丹犁二國臣服於蜀相陳莊，并殺蜀侯來降。適惠文王死，未能討其罪，武王元年，使司馬錯甘茂復伐蜀，誅陳莊。又伐丹犁。二年，封公子輝（華陽志作暉。此據本紀及甘茂傳）爲蜀侯。

輝與通皆惠王子。輝既封於蜀，至昭王時，有寵，後母甚害之。昭王六年，輝祭山川，獻饋於王。後母妒毒以進。王將嘗之。後母說，饋從二千里來，嘗試之。王與近臣。近臣斃。王大怒，遣司馬錯賜輝劍，叫他自盡，輝懼，夫婦皆自殺。錯并誅其臣郎中令嬰等二十七人，蜀人葬輝郭外。

昭王七年，又封輝子綰爲蜀侯。後秦聞知輝實無罪冤死，憐之。使使迎其喪，天葬之郭內。濠傳訛當移葬時，「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爲輝立祠，水旱禱之。三十年，又疑綰反，誅之。自此以後，蜀俱爲郡，不復立國，僅有守而無侯了。

### （二）張若之政績

張若爲蜀郡的第一任郡守，他的被任爲郡守，與公子之迎國封爲蜀侯，同在惠文王後元九年。這時蜀國周圍諸蠻夷，尙很強盛。爲充實秦人勢力起見，特移殖秦民萬家于蜀。一面與張儀共同修築巴郡蜀郡治所成都的城池。據華陽國志所載：周迴計十二里，高七丈。又張詠創設記則云：「張儀築蜀郡城，方廣七里，從周制也。」



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賈。一所言太小里數，與此不同。惟云有南北二少城，則尚屬可信。方輿紀勝卷五。

「成都府城 舊有大城少城。大城，府南城也。秦張儀司馬錯所築。一名龜城。俗傳儀築城而立，有溝繞出于江，周行旌走，隨而築之，城因以立也。少城，府西城也。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大城之西墉。昔張儀既築大城，復一年，又築少城。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于其西。」即謂此也。晉時兩城猶存。」

成都縣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內城。并將郡守衙門加以擴大。又設置鹽鐵市官及長丞。漢書地理志：市張肆列。一切規模，皆與首都咸陽相同。足證當日對於蜀地尚重視。前漢書地理志：蜀郡人因谷曰曰大田門。

當時築城所用的土，須取自去城十里的地方，因就其處蓄水為池，用以養糞。蜀人稱之曰萬家池。城北又有龍壩池，東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津流逶迤，冬夏不竭。池所在處皆設為園圃，以資遊覽。平陽山亦有池澤。這些都是張若所遺留下來的名勝古蹟。前漢書地理志：王莽時，置園圃於成都，以資遊覽。郡城之外，郫城和臨邛城，也是張若所營築的。郫城周迴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又兼作下倉，上皆有屋，近稱章觀樓射欄，以為訓練兵士之用。前漢書地理志：甘肅郡（甘肅郡）置下倉。

關於經濟方面的設施，第一就是錦官的設立。錦官是絲織物之製造機關，設于犍里橋南。據說：「錦工織錦，則濯之河流，而錦至鮮明。濯以他江，則錦色弱矣。故命之曰錦里。」（華陽志及水經江水注）有人懷疑

錦官至三國蜀漢時，始創立。張若時未必有之。然此實無據。印度考鐵利亞書中，言秦孝公時，中國絲已運至印度。印度與蜀相近，此運至印度之中國絲，非蜀錦莫屬。李斯諫逐客文，亦有一「阿緇之衣，錦繡之飾」之語。阿緇，指齊地東阿所出的絹，錦繡則謂蜀郡錦官所出的繡。兩者皆是當日有名特產，故鹽鐵論中，也有「齊陶之縑，蜀漢之布」的話。可見蜀錦之見重于世，自秦孝公以來已然。故張若得因之設立錦官。至蜀漢時，則時代愈後，織綿業亦愈爲發達。左思蜀都賦所謂：「閭閻之裏，便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灑色江波」者，自是後來居上的必然現象。但因此遂謂張若時無設立錦官之可能，實未免有「數典忘祖」的毛病。

錦官之外，冶鐵業似亦頗爲注重。蜀卓氏，山東程鄭氏，皆以冶鐵致富。雖是始皇統一以後的事，然蜀郡冶鐵業的發達，則必遠在始皇統一以前。因社會上苟無使用鐵器之需要，卓氏及程鄭氏，決不能以一手足之力，推廣得如是之快。况據上文，張若已有鐵官及長丞之設置。則冶鐵業已發達到了相當普遍的程度，實甚顯明！

又製鹽業，秦時亦無記載。但漢書貨殖傳言：「成哀間，成都羅裏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百倍，遂殖其貨。」又論衡通鑑亦云：「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川鹽井，泉源深也。」鹽乃人生日用不可缺少之物。漢代如此，秦代自亦相同。故水經注載：李冰曾穿廣都縣鹽井，而張若亦添設鐵官及長丞之外，又有鹽官及長丞之

設置。則製鹽業的提倡，也是張若的政績之一了。

張若最大的貢獻，尤莫如以蜀兵兩次幫助擊破楚國，使楚國不能在郢都立足，而東徙于陳，實現了司馬錯得蜀則得楚的預言，爲後來并吞六國奠定了一塊基石。他第一次幫助攻楚，在昭王十七年。（前二九〇年）那次的帥，是司馬錯。錯奉命從隴西出發，經由蜀郡，向楚黔中進攻。他除所帶隴西一部份軍隊外，又在蜀郡及巴郡，領了十萬人馬，和太船船一萬艘，米六百萬斛。（華陽志）泝涪陵江而上，攻楚黔中。結果，楚人以上庸及江北地，割讓于秦。第二次，則在昭王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前二七八至二七七年。）張若共奉命親自進攻巫符黔中，與白起攻郢之師，分從漢水及長江兩個上游，順流而下，對郢都取夾攻與包圍之形勢。使楚人往長江上游各地之軍隊，受其牽制，不敢東援。及郢都既爲白起所攻破，而巫符黔中，亦同時盡入張若之手。於是漢水流域及長江上游兩岸，所有楚國的領土，殆全歸秦所佔有。功業之大，實不在司馬錯白起兩個主帥之下。

據有輿紀要引地誌，張若就在三十年佔領黔中等地時，奉命從蜀郡守，調任爲黔中守。他到黔中以後，又修築了一座臨沅城，作爲郡治。統計他在蜀守任內，從惠文王後九年，至昭王三十年止，前後凡四十年。

（三）爲蜀人之神的季冰

李冰的被任爲蜀守，據風俗通言：在秦昭王時。而華陽國志則云：在孝文王時。大概二者謂任監中守後，即以李冰繼任，風俗通之說有較可靠。

李冰在蜀郡的最大政績，就是離堆的開鑿。此事最早見于史記河渠志。書云：「於蜀，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水經江水注述其事云：

「大江始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水百數，殆未驗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亦謂之天彭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秦縣，在四川茂縣西北，）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關。江水自此以上至微窮，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江水又歷都安縣，（蜀漢時置縣，即今四川灌縣地。）有桃關。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壩。壩有左右口，謂之瀾。江入瀾江，檢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輒江之右也。因山頽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案當即羊馬河）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郵，（在灌縣西十里）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是以蜀人，旱則資以爲溉，雨則不過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郵在堰上，俗謂之都安大堰，亦曰瀾堰，又謂之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

又堤堰志云：

「神禹導江正源至石紐，出汝川而南，其北無水。秦昭襄王時，蜀守李冰鑿離堆虎頭於江中，設象鼻七十二，（首闊一丈，中五丈，後闊十三丈。）指水十二座，（如象鼻狀）大小釣魚護岸一百八十餘丈，橫瀦洪流，故曰都江，以分岷江之水，北折而東，灌漑田疇，以億萬計。蜀用富饒。」

案離堆在今灌縣南門外。堆之極端，下臨寶瓶口，內側爲象鼻石，峙立水中。上端連于離堆，形狀奇特。都堰今謂之都江堰。在灌縣西北安瀾索橋下。壅土作分水魚嘴，分引岷水爲內外二江，以資灌漑。因係塊石砌成之分水石壩，狀如魚嘴，故名。金堤，今謂之金剛堤。此堤在魚嘴後，其堤雖一，惟沿內江者內爲金剛，沿外江者，爲外金剛堤。均爲卵石砌成之堤埝。銜結都江魚嘴，迤邐而下，引導水流，以資分隔。亦李冰所築，在飛沙堰（即侍郎堰）後，與離堆相連。大小釣魚護岸，即今之百丈堤。位居內外江河口上游之東岸，爲卵石砌成之順水壩。其目的，在使江水順流，直奔都江魚嘴，而分岷江爲內外二江。蓋岷江發源于萬山中，山高水急。據都江堰水利述要言：「海拔約三千公尺。平均每華里水面降下近四公尺。」史稱：大禹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華陽國志載：蜀王杜宇，丞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大致古時岷江正流（外江），因下游沫水（水石相衝激謂之沫）之害，外江沿岸，每泛濫爲災。而今之內江一帶，則以水道不暢，頻年患旱。李冰有鑒于此

築堤七層，鑿離堆，分水入內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內江亦得資灌溉。所謂「旱則資以爲溉，雨則不過其流。水旱從人，不知飢饉。」關係民生，實甚重大。

又李冰當日，以經驗所得，創爲「深淘灘，低作堰」六字之治水要訣。所謂「深淘灘」者，查都江堰魚嘴至寶瓶口，長約三千餘公尺，在鳳棲窩及離堆前，時有淤淺。春水時，往往阻塞水流。故須深淘以暢其勢。所謂「低作堰」者，則以岷江上流水量極多之季，由都江堰分入內江之水過多，致時有氾濫之虞。故飛沙堰人字堤，皆有一定高度，俾內江過量之水，除由海關洩出外，其餘亦可由堰頂及堤上洩于外江。且築堰於地基不固水流甚速之地，過高非惟費貴，尤易潰敗。故曰低作。此要訣，據傳冰曾刻碑立于今鳳棲窩之二道岩上，後被大水沖滅。至明正德間，始爲水利知事盧翊所淘獲。後人復師其遺意，續成十八句於後，稱爲治水三字經。今尚存二王廟中。

又離堆之址，舊鑿石爲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飛沙堰減水河泄而歸諸江。自北引而南，進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宋河渠志）據說，這也是李靖的舊法，明嘉靖間，僉事施于祥掘淨後仿刻的。唯以後剽割之數，歷代不同。現在則須十二畫始足。此種水位增加原因，當係灌溉面積增加及河床淤淤所致。

鑿離堆不過是李冰開發水利的基本工作。實際他在下游還開了無數的河渠。據古今集記云：「李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穿三十六江，灌漑川西南十數州縣稻田。」所謂穿三十六江，今已不知其詳。惟水經注及華陽國志所載，尙有可考者，約得數條如左：

(一) 石犀渠——水經注云：「昔李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一頭在府市橋門，一頭沈之於淵。」據方輿記要：石犀渠就是郫江，在今成都縣城南十里。亦曰汶江。自灌縣分流，經彭縣，歷成都城西折而南，又東合於流江。又叫做內江。流江在成都城北，由灌縣東北，經新繁縣，又東迨成都城北，折而南，至城東十餘里，與郫江合。一名外江，俗謂之走馬江。通謂之二江。風俗通所云：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皆可行舟者，卽此。

(二) 雙流原諸陵池——水經注說：「江水東迨廣都縣，(唐益縣。在雙流縣東南七里。此是漢縣，在唐縣東北十五里。)卒冰譏察水脈，穿縣鹽井。江中有雙流原，鑿出崖皮水，結諸陵池，故盛養蠶之饒。卽南江也。」案雙流原，在今雙流縣西。志云：「後漢時，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廣都田處也。」與此謂爲李冰所鑿者不同。或者冰開後，後漢又續開，亦未可知。

(三) 穿道文井江——水經注云：「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循道與濠溪分水，至蜀郡臨邛

縣，與布什水合。」案華陽國志云：「泚又通寧道文井江，經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水江會武陽（彭山縣東十里）天社山（彭山縣北）下合江，」卽此。

（四）壘氐灘——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南，經南安縣（夾江縣西北二十五里）西，有熊耳峽（青神縣西），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懸澗有灘，名壘氐，（華陽志作雷坦），亦曰懸澗，李冰所平也。」案華陽國志謂「青衣縣（青神縣東南）有泚水，出蒙山（卽廬山，在廬山東九里）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岷山騰瀾崖，水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鑿平瀾崖，通正水道。」卽此。

（五）焚道神灘——水經注云：「焚道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灘江中，崖峻阻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崖，猶有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黃，魚從魍魎，至此而止。言畏崖不更上也。」案焚道，卽今宜賓縣。縣西北二十里，有朝陽崖，一曰赤崖。相傳卽李冰所燒處。

（六）洛水——水經注引華陽志云：「李冰導洛通山，洛水流發瀑口，逕什邡縣。」案洛通山卽章山，在什邡縣西北六十里。

至此項工程所灌溉的區域，據方輿紀要引水利考所載：

「大江發流，民殷土沃。今大江自松番登溪而入茂州界，西南歷廣州，轉而東經汶川縣南，又東南經灌縣



西北，又東南流出灌口，過崇慶州新津縣，而入眉州境者，此汶江之正流也。成都人名之曰南江。其自灌縣西北離堆，薄灌城而東北注，歷新繁西南，郫縣南，及府城南，而會於新津之大江者，此秦李冰所鑿石渠也。成都人謂之北江。（亦曰郫江）北江又分爲兩，出灌縣東北寶瓶口。又穿三泊洞而北注，經崇寧彭縣新繁新都而入漢州雒水，東南流爲金堂河者，所謂湔水也。成都人名之曰外江。其自寶瓶口直東入五斗口，東北經崇寧溫江郫縣新繁新都界內，過府城北折而南，會府城前江，（江前府城南之北江也）經雙流入眉州，合於大江者，成都人謂之內江。（亦曰流江）此成都府境之內江外江也。又宋史秦李冰於離堆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爲三，東曰外應口，即北江也。東北曰三石洞口，即外江也。東南曰馬騎口，（謂石洞口之東南）即內江也。自三流而下，派別支分，爲渠堰不可悉數。故都江堰水利述要云：「都江堰流澤廣及，計有川西十四縣（灌縣溫江雙流崇慶新津彭縣崇寧郫縣成都華陽新繁新都金堂廣漢）之廣，受益田畝，約五百二十餘萬畝。（中流新津之通濟堰，及眉山縣境內之鴻化堰，均未計入。）每年每畝產谷平均二石，每石谷價，以法幣十元計，都江堰流域，每年農產收入，計有一千一百餘萬元。」無怪益州記要稱之爲「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了。

李冰除開發水利外，對於交通，也特別注意，水經注說：他曾沿少城西南兩江，造爲七橋，以上應天上的

七橋。卽（一）冲治橋，直成都西門郫江上。（二）市橋，在西南石牛門。（三）江橋，在大城南門。（四）萬里橋，在江橋南。（五）夷星橋，在江橋西邊上面。（六）竿橋，在江橋西邊下面。（七）長昇橋，從冲治橋北折。

蔡澤傳稱：范雎「棧道千里，通於蜀漢」。范雎是秦丞相，怎樣能親自去修築棧道？我想當是由他下令，叫李冰會同漢中守分段修築的。

李冰在蜀郡的貢獻，實在太大了。所以蜀人對於他，就有種種神話的傳說。并建有專廟，崇祀他和他的兒子二郎，俗稱二王廟。歷代皆有封典，并規定每年舉行祭奠。至今猶爲四川最隆重之典禮云。

#### （四）義渠戎之伐滅

在秦孝公以前，秦與義渠戎之交涉，上已詳之。至孝公時，因變法圖強，國勢頓盛，四夷咸服。孝公使太子驪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義渠戎自亦在內。故通孝公一代，并無關於與義渠發生交涉之記載。

惠王卽位，義渠之名，始再出現于史記中。據史記匈奴傳稱：「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于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案拔義渠二十五城，在惠王後十一年，（前三一四年本紀作後十年）。則在後十一年以前，秦已稍有蠶食義渠之事，惟義渠之勢，似仍頗強盛，并不因惠王之蠶食，而遂屈服于秦。

自惠王三年起，直至武王元年止凡二十六年間，秦與義渠兩國中，共發生了七次戰爭。

(1) 惠王三年，(前三二二)，義渠敗秦師于洛。(後漢書西羌傳：秦傳又云：其後四年，義渠國亂，秦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定義渠事，在惠王七年。由此上溯四年，恰為惠王三年。故系之于三年下。)

(2) 七年，(前三三一)義渠內亂，遣庶長操將兵定之，(年表及後漢書西羌傳。)

(3) 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為臣，(本紀。)

(4) 惠王後五年，(前三二〇)，王北遊戎地，至北河。(本紀。北河，年表作河上。楊江河套圖考曰：北河，今之無定河。是時，榆中九原。尙屬于趙，不得誤認為黃河也。)伐義渠，取郁郅。(後漢書西羌傳，雲傳云：義渠君為臣後八年，秦取郁郅。故知係本年事。郁郅，在今甘肅慶陽縣東，當白馬嶺兩川交口之處。)

(5) 後七年，(前三一八)，六國伐秦，義渠聞之，亦來襲秦，敗秦人于李帛之下。(犀首列傳及後漢書西羌傳。)

(6) 後十一年，(前三一四)，伐義渠。(得徒淫：秦懷太子註：縣名，屬西河郡。)二十五城，(後漢書西羌傳。)

書西羌傳及秦本紀。

(7) 武王元年，(前三一〇)，伐義渠。(秦本紀。)

以上七條，有兩條應該加以說明。其一，爲惠王十一年縣義渠之事。葉玉繩以此後秦與義渠交涉尚多，直到昭王時，始滅義渠爲縣。若此時卽已爲縣，則必更置令長丞尉，惟命是聽，安得後此有如許事乎？因斷定「縣義渠」三字爲衍文。今案梁氏此言，未免把世事看得太呆板。歷史上征服而復反叛之地甚多。卽如厲共公二十六年城南鄭，蹇公二年南鄭反。僖公十三年，蜀取南鄭。秦又復取還之。數十年間，南鄭得失，達四次之多。又如僖公十年(前三九〇)縣陝，是陝早已爲秦所有。乃蹇六十二年，至惠王後元年(前三二四)，又有張儀將兵取陝之文。可見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本無一定。則惠王曾有縣義渠之舉，亦非絕對不可能。大概義渠在四年前，因國內有亂，得秦庶長操將兵前往，代爲平定，方告無事。義渠王感秦之恩，故願自居于郡縣之列，以臣屬于秦。故後漢書西羌傳云：「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義渠遂臣于秦。」大事記亦謂：「雖以爲縣，猶令其君主之。」此與中國歷代政府，對於安南高麗等國之處理情形，完全相同。而後來義渠復乘機反叛，其事亦與安南朝鮮之或服或叛，初無二致也。

其二，爲惠王後七年義渠敗秦師于李帛之事。此事見于史記犀首傳。乃犀首借來破壞張儀復爲秦相的結

果。傳載：

「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杆君之國。』（國策作且燒炳撥君之國。謂焚燒而侵掠君之國也。）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案：當作六國。）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爲一純，）婦女百人，遣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于李伯之下。」

這裏有二點，可以注意。第一，義渠在襲秦前，早有朝魏之舉。可見其對於秦國，已懷二心。第二，觀秦王賂義渠所用禮物，至有「文繡千純，婦女百人，」則此時義渠國勢，當又漸趨強盛。故秦人也要怕他幾分。結果，義渠居然把秦國打了一個敗仗。這固然是由于秦國方有六國之難，但義渠的實際力量，也是不可侮的。

正因爲義渠實際力量的不可侮，所以後來秦國，就感到很大的威脅，所以就不得不下決心去收拾他。惠王後十年及武王元年的兩次伐義渠，可以說便是秦人決心收拾義渠的開端。

但是收拾義渠，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自武王伐義渠以後，又再過了幾乎四十年，直到昭王三十五年，（前二七二）幸虧昭王的母親宣太后，不惜犧牲色相，用了一個美人計，才算正式完成。

這裏，先將宣太后的生平，介紹一下。宣太后，楚人，姓辛氏，故號辛八子。昭王即位，辛八子號爲宣太后。昭王少，宣太后自治，并任其異父長弟魏冉爲政。

她是一個具有才智的女人，政治外交都懂得，而且手段也很高。所以昭王後來雖然長成了，而秦國的政權仍緊緊握在她手裏，不肯交還。她對於男女關係，看得非常平常，不和普通女人的那麼神祕。昭王七年，楚圍雍氏，已五月。韓國派到秦國求救的代表，絡繹于道，而宣太后還是不答應出兵。後來，韓又派尙斯來秦，向昭王請援。宣太后召見尙斯，對他說：

「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婢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耶？」

這是表示秦國不能無條件的出兵。她居然把床第之事，運用到外交詞令之中，這種毫無禮教拘束的精神，實可算古今無兩了。

她不僅在言論上，不受禮教的拘束；而且還在行動上，直裸裸地表現出來。她晚年，愛上了一個人，叫魏醜夫，情感甚深。及至她將死的時候，還捨不得離開。她下令，她死了以後，安葬時，必以魏醜夫爲殉。虧得庸芮從中轉圜，魏醜夫才算免了一死。

宣太后就是這樣的一個女人。昭王前半期的秦國政治，就完全在這個女人的大權支配之下進行着，而數百年來爲秦人腹心之患的義渠戎，也是這個女人一手一足所殲除的。據後漢書西羌傳：

「昭王立，義渠戎王朝，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案即昭王三十五年，前二七二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于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

史記匈奴傳所載，與此同。義渠君與宣太后通，究在何年，已不能詳。然既曰昭王立，義渠君來朝，則其事必在昭王初年甚明。大概宣太后早有伐滅義渠之意，故特用禽賊先禽王之法，使此桀驁不羈之敵國首領，入其圈套。俟其積日既久，同居生子，已絲毫沒有猜忌之心一旦乘其不備，手刃之于寢席之上，然後發兵進攻，一舉滅之，收其地爲郡縣。觀范雎入秦，待命歲餘，始得謁見昭王。昭王謂范雎云：

「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早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爲了應付義渠事件的關係，日夜請示太后至于年餘之久，連接見賓客的時間，也抽不出來。當日秦廷上上下下的緊張情形，蓋可概見！而宣太后之謀國苦心，也就因此更令人爲之驚歎不置了！

## 第九章 范雎之尊王運動及遠交近攻政策

(一) 四貴統制下之魏國政治

范秦說秦昭王說：「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四貴備而國不危者，秦之得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范秦傳）案范秦說昭王，爲秦相，在昭王四十一年，（前二六六年）而宣太后之開始用事，則起於昭王元年，（前三〇六年）前後凡四十年。在此四十年中，秦國的政權，殆全操縱於宣太后及穰侯華陽高陵涇陽等四人手中。所以我們竟可以說這四十年中的秦國政治，是四貴操縱的時代。

宣太后的生平，在上章已有介紹。這裏，只就所謂四貴的穰侯華陽高陵涇陽，加以敘述。

(一) 穰侯即魏冉。穰侯就是魏冉。他是宣太后的異父長弟。爲人甚有幹能。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李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震秦國。宣太后專政，因任冉爲丞相。自此以後，共連任過丞相五次。第一次爲期二年，第二任四年，第三任四年，第四任六年，第五任十七年，合計三十二年。秦國的君主，在位年數，以昭王五十六年爲最久，而丞相，則以冉爲最久。他在昭王二十六年，曾作過趙相，但不久，又歸而相秦。他又曾兼任過將軍。昭王十六年，被封於穰，號爲穰侯。後又益封陶。他保舉白起爲將，立功甚大。又保舉力士任鄙爲



漢中守。他的內政方針，最主要一條，便是「嚴納諂侯客」。（范雎列傳）所以免對於專權王，有所妨礙。外交方針，則以摧毀齊楚二國為主。齊楚兩國日趨衰弱，他的功勞，確實不小。晚年更欲伐齊，取陶濰，以廣其陶邑，為范雎所破壞，免職就國。後卒於陶。

（二）華陽君——華陽君就是羊戎，宣太后而父弟，又號新城君。（穰侯傳及秦隱）昭王時，戎為將軍，二約齊韓魏共擊楚。齊韓魏攻重丘，戎攻新市，有功。戎初以罪去楚，入東周。及魏冉用事，王遷入秦，戎為左丞相。（見拙稿秦史丞相表）。范雎進說，並被逐歸國。及其後，魏人黃香等誦。自惠王至昭王，穰侯事。秦王

（三）高陵君涇陽君——高陵君涇陽君，皆昭王同母弟。（穰侯傳及范雎傳）高陵君名悝，初封於彭。（本紀索隱）涇陽君名市。（本紀）昭王六年，使涇陽質於齊。八年，歸自齊。十六年，封市宛，悝鄧，為諸侯。與魏冉并擅國事。及范雎說秦王，乃出高陵，走涇陽關外。高陵君出之國，未至而死。（本紀作葉陽君悝當有誤。）秦紀，亦謂王四十年，（前二六六年）而宣太后之國事，則與昭王五年，（前三〇六年）前

宣王至四貴在當日統制政治的情形，據范雎云：「貴者四貴各不，或謂請秦王。……」（前二六六年）（本紀索隱）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

百姓，而禍歸於社稷。……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

國策所載睢語，與此稍異。除以「穰侯使者」爲太后使者，及四貴爲三貴外，另又有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歸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之言。史記范雎傳，則謂四貴「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穰侯傳亦記「穰侯之富，富於王室」。又說：「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這種貪污侈縱的程度。我們從今日看來，也許不亞於漢代的梁冀，明代的魏璫和清代的和珅吧！

不過他們雖然營私，而對於秦國的統一運動，——尤其在武功方面，則貢獻頗大，如上面所述關於齊楚兩國的同被摧毀，與義渠戎的伐滅，可以說完全是宣太后專政期內的成績。即在韓趙魏方面，也建立了不少的戰功。這，我們在下面就要說到的。

還有一點，宣太后以女主擅行國事，開母后聽政之先河，所給予當日各國及後代政治上之影響，尤爲鉅大。在此以前，中國歷史上，實尙無母后聽政之前例。出子時代之「小主夫人」，雖已具有此制之雛形，然爲時只二年，卽遭失敗。自宣太后以昭王元年臨朝，至四十一年歸政，前後達四十年之久。昭王以三年始冠，年二十歲，至三十五年滅義渠時，已五十四歲。以五十四歲之國王，而對於軍國事件，尙須一一早暮請示於太后。使非范雎之激怒，則昭王殆將終身渡其「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的寄生生活，而永無自主之機會。這與小

主夫人的故事，實不可同日而語。

此例既開，山東各國，就分別受其傳染。一時母后聽政之事，便成爲各國政治之最時髦的風氣。宣太后以昭王四十二年（前二六五）瘞死，次年，趙惠文后即用事於趙。又次年，齊君王后亦用事於齊。又據魏世家，安釐王十二年，信陵君謂魏王云：「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大事記謂：「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用事」。今案文釐王十二年，當韓桓惠王八年，秦昭王四十二年。則除齊趙之外，韓亦有母后聽政的事實了。

自此以後，母后聽政，在歷代政治中，遂居很重要地位。自漢之呂后，直至清之慈禧太后，二千年間，殆與中國相終始。而發其端者，則爲宣太后云。

(二) 范雎之入秦及其政治主張

范雎是繼魏冉而掌握秦國政權的一個人物。他以昭王三十五年說昭王，被信任用事。四十一年，爲丞相。五十二年，免職。前後共十七年。如果說昭王的前期，是魏冉政權時代；則昭王的後期，便是范雎政權的時代。

范雎是魏國人，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曾與須賈爲魏昭王

使於齊。齊襄王賜離金十斤，及牛酒。事爲須賈所知，大怒。回魏後。以告魏相魏齊。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離，折齒留齒。離假意裝死，乃卷之以糞，棄置廁中。並令賓客更溺其上，故侮辱之，以爲妄言者戒。後得出，與魏人鄭安平同逃往其鄉里，改名張祿。便言時在那裏住下，以待機會。

此時秦昭王正派了一位代表謁者王稽來到魏國。鄭安平知道有機可乘，喬扮作公役，伺候王稽，和王稽弄得很好。稽問魏國有沒有可以一同到秦國去的賢人？鄭安平以張祿充一對。王稽要他來見。到了夜裏，鄭安平與離同來謁見王稽，談未數語，知道果是賢人。當囑他先在郊外三亭地方等候，王稽公畢，辭魏回國，路過三亭，遂與其車入秦。

當他們走到湖關的時候，恰好魏冉東行縣邑，也到了那裏。范雎知道魏冉不喜歡諸侯客，弄了一個小智，幸虧沒有被他查出，于是與王稽來到了咸陽。

王稽報告了出使魏國的經過之後。馬上以「天下辨士」的考語推荐范雎于秦昭王。適值秦國方有對義渠的戰事，昭王須日夜請事宜太后，沒有工夫顧及此事；待遇也很菲薄。待命一年有奇，還沒有傳見的消息。范雎等得發急了，只好上了一封「一語無效，願伏斧質」的類似「軍令狀」式的書信，請求接見。昭王看了，大爲感動。又義渠戰事，亦已結束。因下令用傳車召范雎。范雎乃得與昭王在離宮相見。

范雎游說昭王的主要祕訣，只是一個「激」字。當王稽初次推荐時，已使用了「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不可書傳，」之聳人聽聞的語句。雎所上書，又有「語之至者，不敢載之于書」之文。及離宮謁見前，復僂爲「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之險言。謁見後，則昭王三問而三不答，故意造成箭在弦上的緊張形勢，使昭王如墮入五里霧中。久之愈深，求之愈切，直逼得昭王口中吐出「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的情急語，然後把自己的政治主張，正式提了出來。這樣，就不怕對方不聽從了。

他的政治主張，可分對內與對外兩方面。對內，便是尊王運動，對外，則爲遠交近攻政策。這兩個主張，都是針對着魏冉政權而發的。但是因爲宣太后和四貴的勢力太大，左右竊聽的人很多，不敢直言內事。他最先向昭王提出的，乃是對外方面的遠交近攻政策。他說：

「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疏矣！且昔齊潘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疲弊，君臣之不利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

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聲盜糧者也。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大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猶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天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新，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

此文共分三段。第一段，自「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起，至「此所謂借賊兵資盜糧」止，乃對於魏冉越國遠攻之計劃，予以嚴刻之駁斥，以明其有害無利。第二段，自「王不知遠交而近攻」起，至「天下莫之能害也」止，乃說明遠交近攻政策之真正意義。自此以下爲第三段，則爲實行遠交近攻之具體方案。謂須先與韓魏爲親，以威楚趙而懼齊國。及齊既服秦，則遠交之局已成，然後轉而向近鄰之韓魏進攻。

昭王聽了這個意見，大以爲然。當即拜范雎爲客卿，要他參謀兵事。後來伐魏破韓，大破趙于長平，被說都是出于范雎的計議。這便是范雎奪得了兵權，反之，也就是魏冉失去了兵權的說明。范雎的得勢，和魏冉的失勢，都是這事所決定。所以實在不可輕易看過。

以上是昭王三十六年的事。范雎既日益親信用事，對於各方，當已略有布置。到了四十一年，便更進一步

的，向昭王提出打倒四貴的口號，以實現其對內方面的尊王運動。他一方面，把宣太后及四貴統制秦國政治的罪惡，盡情指摘，已如我們在上節之所引述。復再三說明「尊王」運動不可或緩的道理。故一則曰：

「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再則曰：……大以……」

「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

三則曰：……自……三則，限……

「本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四則曰：……

「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嚴上，以成其私

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

并歷舉崔杼弒李兌、管仲瀆亂齊、管仲卒成齊趙之亂等古事，以為例證。最後，乃作上述的結論：

「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凡此種種議論，無非欲使昭王覺悟到四貴擅行國事，對於自己及秦國，都是大不利的事情。昭王聽了，果然大

爲恐慌。乃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于關外。并拜范雎爲丞相，封之於應，號曰應侯。于是范雎的對內方面的政治主張，也完全實現了。

不過這裏有一個問題，應該加以注意。范雎言：「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又說：「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其勢力可謂不小。而范雎竟能以片言，一舉而放廢之，并無絲毫之反抗。因此，遂有人懷疑到所謂「廢太后，逐穰侯」云者，不過是辨士增飾之詞，初非實有其事。如大事記云：

「本紀：宣太后之沒，書薨書葬，初未嘗廢。魏公子無忌諫魏王親秦之辭，止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亦未嘗言其廢。穰侯雖免相，猶以太后之故，未就國。及太后既葬之後，始出之陶耳。范雎傳所載，特辨士增飾之詞，欲誇范雎之事，而不知其昭王之惡也。」

然太后憂死，穰侯被逐，既出于鄰國的魏公子無忌之口中，可知其事早已傳播國際。且如非被廢，何得以憂致死？至書薨書葬，乃母子間善終時應有之情，不得引爲夫廢之證。

太抵秦法甚嚴，只要國王能夠振作，把大權收回自己手中，便可以制服一切。如後來二世趙高等以僞造始皇遺詔，令蒙恬扶蘇自盡。蒙恬雖擁有重兵，至數十萬之多，亦不敢表示反抗。况范雎自三十六年得參與兵事



後，至四十一年，已有六年之久。在此六年中，雎與昭王，必有一種極嚴密而妥善的部署，使魏冉等雖欲起而反抗，亦有不能。觀雎之對內方面的尊王主張，不與對外方面的遠交近攻意見，同時提出，而必待到六年之後。便可知他決不是毫無準備的了。

(三) 范雎用事前之韓魏概況

在范雎遠交近攻政策下的第一個對象，便是魏國；第二便是韓國；第三便是趙國。所以他對於這個政策的實踐，也是先從魏國開始，次及于韓，再次及於趙。這裏請先從韓魏概況說起。

自張儀相魏以後，魏國已非復秦人之敵。武王卽位，魏韓齊楚趙皆來賓從。武王元年，與魏襄王（史作哀王誤）會於臨晉。次年，又會於應。次年，魏太子來朝。四年之間，尙能維持和平，沒有決裂。

但是就在魏太子來朝之歲，忽有秦伐魏皮氏（河津縣西一里）未拔而解（魏世家）之記載。何以被伐，又何以不拔遂解？史記並無明文。考國策魏策言：

「秦楚攻魏，圍皮氏。爲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恐亡，必合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楚，必效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秦而與魏。魏納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穉里疾怒，欲與魏攻楚。」

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爲疾謂楚王曰：外以疾使臣謁王，曰：敝邑之王，欲效城地，而爲魏太子之衛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魏太子，請效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

據此，則此次伐魏，楚亦參加。後因楚王接受了魏國的游說，半途與魏單獨媾和。秦恐楚魏聯盟成功，與魏楚的計劃有害，故不待皮氏之拔，也就將軍隊撤了回去。此次伐魏的結果，秦魏兩國有好幾年沒有往來。似乎魏國又跑到齊國那邊去了。

至於韓國，從武王伐取宜陽及武遂後，至昭王元年，又把武遂交還於韓，以期復歸於好。但韓國也似乎偏於齊國方面。觀韓公子昧爲齊相，及昭王元年，楚合齊以善韓，（楚世家）可證。而且自此以後，有好些年，韓魏兩國，對於秦國，似乎總是採取一致行動，和則同和，戰則同戰。而秦國對於韓魏，也是把他們當成一個問題看待。這自然是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

昭王四年，齊魏韓因爲楚懷王負其從親而合於秦，（元年事）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主遣客卿將兵救之，拔魏蒲坂（蒲縣東南五里）晉陽（魏世家。原作陽晉誤。晉陽指地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封陵，（卽風陵渡）取韓武遂。三國引兵去。次年，韓魏與秦和，魏王來朝應亭。（世家作臨晉）

秦因交還蒲坂以爲酬答。韓亦遣太子嬰來會臨晉。嬰并至咸陽走了一轉，才回國去。

六年，秦取韓穰（鄧縣東二里，）以爲進攻楚國的根據地。這或者是半強迫式的商得韓國的同意而行的。所以就在這一年會攻楚國的重丘戰爭中，韓魏便也是四國聯盟中的兩個組成份子。大體說來，從昭王四年起，直到九年，秦韓魏三國間，算是又勉強維持了六年的親善關係。

昭王九年，因爲孟嘗君田文在秦國受了委曲回國後，被任爲齊相，發起六國從約共攻秦。參加者，除齊宋趙中山外，韓魏亦在其內。秦以楚懷王方被給入關，正思以全力對楚，故以交還封陵及武遂爲條件，與韓魏兩國單獨媾和。齊之從約，果因此解散。六國聯軍，一部份到了函谷，一部份則僅至鹽氏，（安邑縣西二十里）遂毫無結果的如鳥獸散了。

十一年，楚懷王幽死於秦，秦乃得以專心致志於韓魏軍事之進行，計自昭王十二年起，至三十五年止，凡二十四年間，幾乎無年無韓魏交涉之事。茲列表於左：

昭王十二年，使尉錯擊魏襄城。（卽今縣）

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始。（邯鄲縣西南五十里）左更白起，攻韓新城。（洛陽南七十五里）攻魏解（臨晉東南十八里）敗之。

十四年韓公孫喜率周魏侵秦，白起敗之於伊闕，（卽龍門）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世家本紀）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

）（白起傳）殺魏將犀武。（魏策）

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垣曲縣西北二十里）復予之。

十六年，在更錯取魏軹（濟源縣南三十里）及鄧。（括地志，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三十一里。）白起攻韓，取宛。（本紀穰侯傳作攻楚取宛，又係於十五年，皆誤。此據韓世家及年表。）

十七年，秦以垣爲（易也）蒲坂皮氏。年表所謂魏入河東地四百里者也。王之宜陽。韓亦入武遂地方二百里。

十八年，魏冉爲將，與大良造白起左更錯（年表及白起傳作客卿錯非是。起以十四年，自左更迂國尉，十五年迂大良造，遂以錯爲左更。本紀十六年，書左更錯可證。不應此時又爲客卿，必有誤。）攻垣河雍，（卽陽城，古陽樊也。在今濟源縣西南十五里）決橋，取之。遂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本紀年表均言攻魏者爲錯。穰侯傳言冉爲將，攻魏。白起傳則云是白起。當是冉以丞相兼爲主將，而白起錯則爲之副耳。）

二十年，秦拔魏新垣曲陽之城。（年表及魏世家。案新垣當是魏於前年失垣後所新置之城，故名曰新垣。其地當亦去舊垣不遠。曲陽亦去河雍不遠。白起傳於取六十一城之後，又書明年起與錯攻垣城拔之。本紀云，錯攻魏河內，皆謂此新垣曲陽也。）

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案河內轄地甚廣。自秦連年攻拔垣軹等六十一城，及新垣曲陽後，河內之西半部，已大體爲秦有。至是，則魏盡以西河內入之於秦。至共汲等，亦曰河內。則仍爲魏有。後信陵君云：秦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上河內，謂秦河內也。下河內，則指共汲等地，謂魏河內也。梁氏不明此理，妄疑魏此時無入河內之事，大謬之至）。秦出安邑之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本紀）敗韓兵夏山。

二十二年，尉繚離與三晉燕楚伐齊，破之濟西，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見上）。

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歸。

二十五年，伐趙，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

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

二十七年，赦罪人，遷之南陽。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

三十二年，魏冉攻魏，至大梁。韓使暴鳶來救，敗之，斬首四萬，鳶走。魏入溫縣等八縣請和。

三十三年，魏背秦，地未畢入，止入三縣。（據穰侯傳）又背秦與齊從親。魏冉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三十四年，趙魏攻韓。韓告急於秦，（韓世家）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攻趙魏以救韓，（原文云，攻趙魏，與世家不合。韓字當衍。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春申君傳云，攻韓魏，其誤皆同。）八日而

至。攻趙魏於華陽之下，（新鄭縣東南三十里）（韓世家）走魏將芒卯，（白起傳年表）得其一將，（

趙世家）（年表及白起傳作得三晉將者誤）斬首十三萬，（白起傳案穰侯傳作十萬）取魏卷（原武西北

七里）蔡陽（上蔡縣西南十里）長社（長葛縣西一里）（穰侯傳）魏入南陽（在修武）以和。（本紀）

是年，以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名曰南陽，免臣廷居之。（本紀）

三十五年，任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本紀）

經過二十餘年力征經營的結果，韓魏兩國，雖還沒有完全服從；但秦國從韓魏兩國割得的領土，却很有可觀。

黃河以北，自蒲坂封陵安邑至垣，有魏河東郡之一大部。又從安邑以東，至武遂，有韓地之一部份。其魏河內

郡之西半部，直至修武之南陽爲止，中間只隔懷與邢邱兩地，亦全爲秦所有。黃河以南，則自原武之卷安城，（是時原武在黃河南，）直至上蔡之蔡陽，長葛之長社，與南陽郡一大部（宛，葉陽，昆陽，穰，均在內，）及宜陽。把韓國整個包圍起來。這便是范雎用事前，秦與韓魏交涉的經過情形。

（四）遠交近攻政策之實踐

范雎的遠交近攻政策，雖是針對着魏冉而發，事實上也可以說是當日國際情勢演變的必然結果。齊楚兩大敵國，早已被推毀得不能自存，韓魏亦日漸削弱。故此時爲秦之計，實不應再分其力量於越國遠攻，而以得寸進寸得尺進尺爲最有利。因此，他就主張先解決魏國，次及韓國。他和昭王談話的內容如左：

「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昭王卒聽了他的計劃，於三十九年，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年，又拔邢邱，（即溫縣之平皋，在縣東約三十里。）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因爲懷與邢邱，是魏國在秦國佔領地中的一塊插花地，也是魏國河南與河北的交通要道。今爲秦所攻取，不僅秦國的佔領地，自溫縣以東，直到南陽真卷，可以打成一片；而且將魏國全國沿黃河隔爲二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果然從此以後，直至四十九年，張唐攻魏，魏國就不敢再與秦爭了。

故秦國於拔懷之後，卽有派悼太子外質於魏之事，而魏亦於四十一年派須賈使秦。其後齊楚相約攻魏之時，魏且公然承認秦爲宗主國，請救之使，冠蓋相望。及唐睢入說昭王，昭王馬上發兵往救。又據國策魏策，魏且有秦太后之養地。這些，都是魏已附秦的具體說明。

魏既附秦，於是秦昭王便驕傲起來。看下面的說話，就可證明他得意忘形的態度。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執疆？對曰：不如始疆。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執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疆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爲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中旗馮綰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尙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國既已告一段落，其次就當着手於韓。於是范雎又說昭王，從事收韓的工作。史載：



「范雎說昭王云：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幾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於上文之後，又有「昭王且欲發使於韓」之語。但是否實行？已不可知。也許發使以後，沒有得到圓滿結果，這樣便開始了軍事行動。

昭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案隱劉伯莊云：蓋在太行西南）高平，（濟源西南即古向地。）拔之。（范雎傳）

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在曲沃縣東，與翼城接壤。）拔五城，（本紀作九城）斬首五萬。（白起傳）

（因城汾旁（韓世家年表）及廣武。（河陰縣東北十里有廣武山，起所城，卽此。）（范雎傳。原作因城河上廣武。河上，謂汾河之上，卽所謂汾旁也。自汾旁以至廣武，皆城之。）

四十四年，白起攻韓南陽（本紀作南郡，年表及白起傳作南陽。案世家言秦擊我於太行，應以傳表爲是。）

（太行道，絕之。）（白起傳）

四十五年，白起伐韓之野王，（今沁陽縣治）野王降秦。（白起傳）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本紀）上

黨道絕。（白起傳）

四十六年，攻韓穰氏（假師縣南二十里）蘭（林氏曰，在穰氏南。）拔之。（白起傳）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秦因攻趙，（白起傳）大敗之。

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原武縣西北五里）（本紀）盡有韓上黨。（本紀）

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登封東南四十里），負黍，（在故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斬首四萬。（本紀）

十年之中，除四十九五十年，因對趙戰爭，情勢緊張，無暇對韓外，其餘九年，就沒有一年沒有伐韓之事。在這十年裏頭，最可注意者，便是齊燕兩國，對於秦韓戰爭，完全處於袖手旁觀的地位。觀史記在此十年

中，全無秦與齊燕交涉之記載可證。而尤以齊國爲甚。直至滅亡前，還是如此。田齊世家載：

「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

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君王后的外交政策，及齊之地理關係，有以使然；而在另一方面，則范雎的遠交近攻政策，也應該是其最主要的原因。楚國則自考烈王納州于秦以和後，益趨衰弱，除在五十年與五十一兩年，兩次出

兵救魏趙外，其餘亦無表示。甚至魏國自邢丘喪失後，不僅無救韓之事實，而且在昭王四十五年，（信陵君嘗今韓受兵二年，故知在此兩年間。）魏王以秦會於四十二年，有發兵救魏之德，且欲親秦伐韓，雖信陵君曾切將韓魏唇齒相依的道理，對魏王陳述，一則曰「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再則曰：「秦固有懷茅（獲嘉縣東北二十里，）邢丘城境津。（即延津，在汲縣南。）以隴河內，河內共（今輝縣）汲（今縣西南二十五里）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津水，灌大梁，大梁必亡。」三則曰：「秦葉陽（今葉縣）昆陽（葉縣北二十五里）與舞陽（今縣西）鄰，繞舞之背以東臨許，（今許昌縣東）南國（在許昌西南四十里）必危。」并竭力主張與韓合作。主張於上黨道絕之後，予韓以交通上之便利，以存韓而安魏。他說：

「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玉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其（今輝縣）軍，（修武縣東）使道安成，（原武縣東南二十里）出入賦之，是魏重寶轉以其上黨也。今有其富，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以賂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以大梁，河外必安矣。」（以上均見魏世家）

然而魏王似乎沒有聽他的話。所以史記於上文之後，對於魏王的或可或否，并無注明。從後來秦圍邯鄲，魏王止晉鄙軍，留屯壁鄴，及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勸趙帝秦等事觀之，大概魏雖不必有伐韓之舉，但至少對於秦韓，是保守中立，則可以推想而得。這毫無疑義，也是范雎遠交近攻政策的功績了。

范雎是昭王五十二年免相的。但是就在第二年裏，秦本紀便有「天下來賓」之語。因為魏國到得稍遲，秦又派將軍摎伐魏，取吳城。（即虞城，在平陸縣東北四十五里。）於是「韓王入朝，魏委國聽命。」范雎親韓魏以爲天下樞的目的，可算已完全達到了。

（五）范雎相秦後之得意與失意

范雎相秦的最大功績，據蔡澤所述，是「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宣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這是偏於外交方面的。又李斯說：「昭王得范雎，廣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這是偏於內政方面的。實則范雎的外交，徐征服韓魏兩國外，還有以全力摧毀趙國之一點。而內政方面，也尚有其他可以敘述之處。關於前者，我們將在另章再行詳敘。這裏，且就其他與內政有關者，加以說明。

第一，就是對於須賈與魏齊的舊仇之報復。范雎的初到秦國，據說是用張祿的化名；及相秦後，仍沒有改變。故秦人都不知道他是范雎，外國人更是無從曉得。因此，遂鬧出來下列的一幕得意滑稽喜劇。傳載：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

於秦耶？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秦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傭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進於相君。須賈待門下，待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幃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士。賈有湯錢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墟。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贖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却吳軍，楚封之以勑五千戶。包公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觸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

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賈辭於范雎，雎大供具，盡請諸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

須賈歸。

這雖然未免過於刻薄，然也足以大快人心。須賈使秦，不僅沒有得到和平的結果，反而帶回去了范雎寄給魏王的一篇口頭「哀的美敦書」。居然把昭王心目中認爲「無能」的魏齊，也給嚇得三魂離了兩魂的掛冠而跑了。他最先逃到趙國，匿於平原君之家。後來爲秦所逼，與趙相虞卿一同逃到魏國。想借信陵君的力量，南奔楚國。因爲信陵君害怕秦國，頗以爲難。魏齊遂氣憤憤地在魏國自殺了。據說秦昭王爲了平原君私藏魏齊，還把平原君騙到秦國，軟禁起來。後來，魏齊死了，趙王把他的首級從魏國討了回來，送到秦國，平原君才被釋放返國。

第二、就是對於救命恩人王稽鄭安平的分別提拔。大仇已報，但范雎對於兩位救命恩人，似乎還沒有怎樣酬謝的表示。王稽急了，就乘機會跟他打了一個謎語，暗示他不要忘恩負義的意思。王稽說：

「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

然填溝壑，君雖儲于臣，亦無可奈何。」

這話的意義，范雎自然是一聽便明白的。他很有點不高興。但結果終於對昭王說了一個情，說是「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良心上實在過不去。昭王當即升拜王稽爲河東守，并允許他以「三歲不上計」的便宜權利。

同時，范雎又保舉鄭安平於昭王。昭王以安平爲將軍。

以上二事，不過是舉舉大者。事實上，據史記說：「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可見像這一類的事實，必當不少。

范雎相秦，前後共十二年。在這十二年中，替秦國立下功業，確實很大。須賈稱「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而昭王謂平原君，至有「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之言。後來，因伐趙之役，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譖而殺之，另保舉鄭安平代之爲將。其得意之情形，我們在今日閉目思之，尙可以想像其大概。

可是好景不常，范雎所保舉的新任大將，因擊趙爲趙所圍，居然以兵二萬人投降了趙國。秦國的法律，是有一「任大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的一條的。依照這個規定，范雎應得的罪，當收三族。然而昭王念及

他過去的功勞，不僅不按法辦他，且下令不准國人再言鄭安平事。另外，又加賜他很多的食物。這是昭王五十年事。不料過了二年，范雎的另一位恩人王稽，在河東守任內，又犯了「與諸侯通」的罪，而被誅。於是范雎愈爲失意。而昭王對他，也漸漸有不信任之心。傳稱：

「昭王臨朝以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慮遠。夫以遠慮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

這明明是告訴范雎，不應該把白起殺了，致先後有鄭安平王稽之畔變。所謂「欲以激勵應侯」便是要他自己趕快想法補救的意思。於是范雎遂開始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遇，因而給蔡澤造成了一個「取而代之」的絕好機會。

蔡澤的代爲秦相，只有幾個月的期間。在這幾個月中，除了我們將在另章就要說的東收周室一項外，其他并無可稱之重大事蹟。不過從他取得秦相的經過中，也可以看出來當日士大夫從事於政治活動的另一方式。

蔡澤是燕國人。曾在各國遊說過很多的大小諸侯，都沒有成功。在趙，被逐，入韓魏，又被人把火食擔子搶去了。真是窮得不堪！這時聽得范雎失意的消息，馬上乘機會入秦，見昭王。他首先散播謠言，說要奪取范



唯的相位，使范雎聞之，好借范雎的力量，幫助他的活動之成功。范雎果然中了他的計，就派人去請他來見。本是他要求人，結果竟使人先來求他。這是蔡澤作政治活動的第一個方法！

他既見了范雎，范雎對之，很沒有禮貌。但他并不在乎。後來越說越起勁，上下古今，打了許多比喻，才慢慢地引人入勝的，把范雎的倨傲態度，改變過來了。稱呼也由「子」而變為「先生」，而且還「延之入坐待爲上客」了。他的游說方法，無非是利用范雎現在的環境之困難。而加以威嚇。及其既入彀中，然後告以「成功之下，不可失處」的道理。最後，重勸他「讓賢而授」，以便長保富貴，而免詆讞之禍。

「本」是范雎自鄭安平王稽畔變以來，最主要的一個心病，恰恰被蔡澤揣摩着了。於是范雎於「不知所出」的苦境之中，突然得了一個新的指路標。因此，便自動的將蔡澤保舉給昭王。又是由昭王召見。一說之後，便拜爲客卿。不久，范雎辭職，昭王遂拜蔡澤爲秦相。這是蔡澤作政治活動的第二個方法。

然而從事政治活動，方法固然要緊，而尤其不可少的，還是政治主張，和實行主張的計劃。傳稱：「昭王新說蔡澤計劃，遂拜爲秦相。」可見蔡澤對於政治，是有主張，有計劃的了！

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 第十章 秦趙大戰與西周君之歸降

### (一) 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政策及其襲秦之陰謀

韓魏既已先後請附，秦軍的旌旗所指，自然要輪到趙周兩國了。

趙之與秦，因中間隔有韓魏，所以在過去，兩國間發生的關係，沒有像韓魏和秦所發生的那樣繁多。孝公元年，趙曾與韓有侵秦之舉，（趙世家）但不久，在商鞅的外交之下，趙又與秦齊聯合伐魏。惠王即位，趙亦來朝于秦。惠王四年，趙用蘇秦約六國合從擯秦，而自爲從長。然爲犀首所敗，并未見諸事實。可見在惠王以前，秦趙間大體上尙未發生過直接衝突。

自張儀相魏，魏盡入河西及上郡地于秦。而趙武靈王亦在其所謂胡服騎射政策之下，北破林胡，樓煩，（山西靜樂縣西七十里）築長城，自代（今代縣）並陰山下至高關（在綏遠黃河外）爲塞；而置雲中（故城在大同府西北四百餘里，山西長城外皆其轄地），雁門（山西西北部）代郡。（山西東北部及河北冀縣一帶）又破走東胡，却地千餘里。于是秦趙壤地始相銜接，而兵爭亦因之而起。

惠王十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趙頭（在離石縣西）離石。（今縣。趙世家原作取代蘭離

石。代字一作我，觀西周策言蘭離石祓，周本紀言蘭離石，皆無代，當以我字爲是。是爲秦趙兵爭之始見。惠王後七年，九國攻秦，趙亦在內。次年，秦使庶長疾與韓趙聯軍戰於修魚，虜其將缺申差於濁澤，（許昌西）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奂，斬首八萬二千。（年表及趙世家張儀傳皆作八萬，此據本紀。）是爲秦趙兵爭之再見。自此以後，秦趙交涉，遂日益密。惠王後九年，有取趙西都（平遙縣西十二里）及中陽中孝義縣西北。年表作中都西陽安邑，本紀作中都西陽，皆誤。）之役。衣十年，有伐趙，敗趙將（將，徐廣云一作莊。）泥（泥，年表作英。）之役。十二年，又有庶長疾攻趙，虜趙莊取蘭之役。（案惠王前十年，已取蘭，此時又取之，當是中又歸趙。又趙莊樽里子傳作莊豹，本紀作莊，此據世家及蘇秦傳。）最後一次，在當時，似是有名大戰之一。故蘇厲說燕昭王，特以趙莊之戰，與龍賈之戰，（惠王八年）岸門之戰，（惠王後十一年）封陵之戰，（昭王四年）高商之戰（集解此戰事不見）並稱，而總之曰「秦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令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以喻秦禍之大！

武王卽位，趙與韓魏齊楚皆來賓從。武王死時，趙武靈王且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秦國，立爲昭王。昭王既立，趙又有派樓緩來秦致師之舉。故自趙莊戰後，直至昭王九年，秦趙間無戰事者，凡十六年。然是時，趙國內部，對於外交，意見亦不一致。富丁欲以趙合齊魏爲一派，司馬淺和之。樓緩欲以趙合秦楚爲一

派。(趙策)兩派間的明爭暗鬪，頗爲劇烈。昭王七年，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相。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昭王九年，齊孟嘗君約六國伐秦，趙亦參加。雖以韓魏單獨媾和而散，然趙武靈王終偏於富丁派之主張，謀秦之雄心，因而更急。就在這一年中，他竟作了下列的冒險大事。

「武靈王二十七年，(秦昭王九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是爲惠文王。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趙世家)

這種舉動，當然要使秦國朝野上下爲之震動。所幸不到三年，襲秦的志願，尙未實現，而武靈王遂被李兌所殺。惠文王新立，素甚畏秦，(觀楚懷王逃趙求歸，而惠王不敢入，可證。)親秦派的樓緩，雖亦以是年(昭王十二年)再免秦相，而常往來秦趙之間。故此時親秦派之主張，遂完全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昭王十五年，有「趙來迎婦」的記載，便是親秦派佔勝利的具體證明。

秦人乘其隙(二) 魏池會議與華陽關與戰爭(三) 昭王十九年，秦趙兩國的關係，或和或戰，沒有一定。十九年，秦伐趙，拔趙

梗陽。(山西清源縣南)但二十三年，即有中陽之會。次年，六國聯軍伐齊，秦趙均同時加入。嗣以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趙有與燕救魏反秦之舉。二十五年，秦約趙擊齊，趙聽蘇厲謀，又謝不肯去。因此，是年秦又出兵伐趙，拔其一城。次年，拔趙石城。(林縣西南九十里)又次年，白起伐趙，取代光狼城，(高平縣西南二十五里)斬首一萬。(本紀年表蘭相如傳)二十八年，(前二七九)秦昭王與趙惠文王遇於西河外，便是所謂的一灤池之會。

在灤池之會以前，秦趙兩國，因為一塊寶玉叫做和氏璧的問題，還鬧出了一段膾炙人口的歷史佳話。史記蘭相如傳載：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使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言臣舍人閻相如可使。於是王召見，問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否？』相如曰：『秦疆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台，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

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見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

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函至趙土，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真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驕，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強奪，遂許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土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驕，不如因而厚遇之，使

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耶？卒庭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這事史記未證明年月，但上允言：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取昔陽。下文言：其後秦伐趙，取石城。則其事，必在昭王二十三年伐齊以後，二十六年取石城以前。也許石城之伐取，及二十七年白起的攻趙，就是由於這一塊寶玉的關係所致，亦未可知哩！

譯到渾池之會，秦國仍沒有完全把趙國屈服。據說，也是那位完璧歸趙的蔣相如的功勞，原來秦王既遣敗趙兵，因使使者告趙王，揭曉在齊河外灘池會晤，商訂和平條約。趙王以連敗之餘，畏秦，欲毋行。廉頗與相如說：「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和趙王預定了「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的口頭善後辦法。這當然是恐怕蹈楚懷王的故事，而事先防備的意思。至於會晤時的情形，也極緊張。據史記所述，是這樣的：

「惠文王遂與秦王會於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蔣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灑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餒。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餒。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少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此次會晤之後，秦既不能加勝於趙，但從此直至三十四年，凡七年間，秦趙兩國間，居然沒有發生過戰爭。這完全是因爲秦國在此數年中，方以全力進攻楚國，無暇北顧，所以不得不對趙放鬆，以免趙在北方牽制的結果。及對楚軍事結束，於是又移其兵力於北方的三晉，而韓自昭王三十二年，爲魏冉戰敗後，已折入於秦。趙魏以韓背其從約，乃聯軍伐韓華陽，（新鄭縣東南三十里）秦使魏冉白起及客卿胡傷救之。這便是所謂的華陽戰爭。關於華陽戰爭，史記各處所言不一。穰侯傳云：「攻韓趙魏」，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白起傳云：「虜三晉將」，均謂是對三晉的戰爭。春申君傳，則只云：「攻韓魏」，而無趙。均非事實。考韓世家云：「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譴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假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爾。穰侯曰：君無見王，請令



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趙世家亦云：「與魏共擊秦。」可見華陽戰爭，乃秦爲救韓之故，而對趙魏發生的戰爭。趙魏世家記述自己國內的事，當不會有若何錯誤。至秦本紀僅言擊芒卯，當是魏芒卯爲魏趙聯軍之主帥，故不及其他耳。

華陽戰爭的結果，是趙魏失敗了。魏將芒卯兵敗逃走；（白起傳年表）趙國的將軍，被虜去了一位；（趙世家）斬首十三萬。（本紀魏世家作十五萬，是連下沉河之二萬併計在內。穰侯傳作十萬，誤。此據白起傳）又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白起傳）取趙卷蔡陽長社，（本紀）取趙觀津，（穰侯傳）魏入南陽以和。

魏冉既取觀津，因欲以觀津交還趙國，并添派秦兵四萬，要趙國去攻打齊國。齊襄王聞之，大爲驚懼，使蘇代寫了一封信給魏冉，冉才把這計劃取消。

華陽戰爭後六年，即昭王三十七年，又發生了閼與戰爭。其發生的原因，各書記載，亦有違異。據國策趙策稱：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爲質於秦，而請納應黎牛狐之城，以易蘭離石祁於趙。趙背秦，不予應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緡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蘭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

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蘭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這是說因趙背秦約，不以應黎牛狐與秦，故秦伐之。而趙世家則云：「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趙奢傳亦謂：「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乃令趙奢將而救之。」則皆以其事先起於秦之攻韓而趙救之。年表僅書：「秦拔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而不敘其事之所由起。衆說紛紜，實難判斷。

惟昭王三十七年，秦并無伐韓之事，卽伐韓，亦不至圍趙閼與，且閼與乃趙地，秦軍圍閼與已拔，而趙王尙從容發爲「可救否」之問題，廉頗樂乘竟各以「道遠險狹難救」相對，（均見趙奢傳）亦殊不合情理。考西周策載：蘇厲謂周君云，「秦破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皆白起。」史記周本紀亦同，但無「祁」字。秦惠王十年，取蘭離石，後元十二年，又取趙蘭，皆非白起所及。蘇厲既言白起所取，可見此已爲第三次，其事當在昭王時，實無可疑。又案周紀列蘇厲言於周赧王三十四年，當秦昭王二十六年。先一年，年表本紀趙世家，皆有「秦拔趙兩城」之記載，而不注兩城之名。以意推之，所謂兩城，當卽蘭與離石。其不曰三城者，或祁字爲國策所誤加，或其取之，不與上兩城同時。故周本紀無祁字，可以爲證。

又蘭與離石，在趙國看來，實甚重要，鄭朱所言不能收恤，蘭離石者，只是外交辭令，實則自蘭離石失陷後，趙國的內心是很難過的。呂氏春秋審應覽云：

「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舉假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假乎？公孫龍對曰，假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蘭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索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此非兼愛之心也。此假兵之所以不成也。」

蘭離石入秦，既在昭王二十六年，卽趙王十八年，次年趙奢將攻齊麥邱取之，（趙世家）當卽公孫龍所謂東攻齊得城之事。與上面所述正相符合。惟自此至三十七年，整整十年，中間經過洹水會議（昭王二十八年）華陽戰爭（三十四年），也証趙國入質及易地之約，是華陽戰爭以後，蘇代寫信給魏冉打消增兵伐齊時的事。起初因爲齊得這兩地十分重要，所以要求以應犁牛狐去交換，後來又以兩地曠遠於趙，忽然反悔起來，因而又決心毀約。假使這樞推測不錯，則蘭與戰爭，或竟如趙策所云，係因趙不履行易地之約而起，亦有可能。

蘭與戰爭的結果，秦軍大敗，趙軍大勝。其經過如左：

「秦軍於蘭與，（在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

秦軍軍武安（故城在今縣西南五十里）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

奪立斬之。壁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五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固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關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登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這裏所謂的秦將，當然就是胡傷。據趙策說，閼與戰爭，魏國的救兵也到了安邑附近，秦軍後路被截斷，有被東西夾攻的危險。這也是秦軍失敗的重要原因。又言：秦軍曾反攻魏幾，（幾是魏地，廉頗取為趙有。此又言魏者，因其本是魏地而稱之，故頗救之。廉頗傳作齊幾誤。）為廉頗所敗。故信陵君諫魏三云：「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可見閼與戰爭中，秦的失敗，確是很慘的。

以上都是趙魏相秦以前的事。范雎雖在昭王三十六年，即已為秦客卿，與謀兵事，然其主張，既為遠交近攻，則在韓魏未完全解伏之前，決不肯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故閼與戰爭，雖在范雎與謀兵事後一年發生，然不能因此就說是他的計劃。因為在魏冉未被逐出國以前，他在軍事上，他是還有相當的力量。

十七年，冉言客卿造伐齊，取剛壽，就可知道關與戰爭，不是范雎所發動的了。

范雎所發動的對趙軍事，第一是長平戰爭，第二是邯鄲戰爭。後者，我們留在下節再說，這裏先講前者。長平（高平縣西北二十里）戰爭發生的動機，仍是范雎遠交近攻政策的實踐。原來自昭王四十二年，開始攻韓後，數年之中，已席捲韓國領土之一大半。四十四年，絕韓上黨道。四十七年，又進攻上黨。上黨苟拔，則韓在黃河以北的地方，完全入於秦之版圖。上黨以東，就是趙國的疆界，由上黨至趙首都邯鄲，相距不過三百餘里。即令趙毫無惡感於秦，而韓亡之後，趙亦必不能幸免於近攻之禍。何況趙在此時，在外交上，處處與秦爲難，這又何怪長平戰爭要很快的爆發出來呢！

第一，趙自關與戰爭勝秦國後，隱然以國際領袖自居，各國的士大夫，都集中於趙國，從事於合從攻秦的運動。一時趙都邯鄲，竟成了當時國際政治活動的中心。這當然會引起范雎的嫉恨，而要想辦法來應付的。他的應付方法，唯一的是利用第五縱隊的活動，用金錢去解散他們。秦策載：「秦之策也，秦軍戰於外，秦軍戰於內，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鬥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十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

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十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鬥矣！。

原文五十金，與下文「散不能三千金」不稱，應是五千金之誤。據此，可知：（一）此第五縱隊之首領爲唐睢；（二）總機關設於趙國境內的武安；（三）經費二萬金；（四）工作對象，是解散合從；（五）從「公與計功者，……金盡者功多矣」等語觀之，隊員的人數，似乎很多；（六）結果，散不能三千金，天下士就都改變了原來的主張了！規模之大，收效之速，恐怕希特拉，也要讓他幾分！

第二，當秦攻降野王時，野王降秦，上黨與韓邯鄲地之交迫已絕。（白起傳）韓王大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使其效地於秦。靳黈不奉命。韓王以已諾於范雎，未便中變，因使馮亭代靳黈。馮亭竟以上黨郡及所屬城市七十降趙。而趙孝成王也不客氣，居然使平原君前往接受，并以三萬戶之郡封馮亭，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聚者，賜家六金。秦以全力攻韓，已將到口的一塊肥肉，忽爲趙不費絲毫之力的輕輕奪去，正如趙豹所云：「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趙策趙世家）這比上述的各國士大夫，齊集於邯鄲，相與合從攻秦的事，尤爲奇難堪。因此，昭王也就不管上黨的歸韓歸趙，毅然決然，於四十七年，使大庶長王齮出兵，逕取上

黨。上黨民以新附於趙，因共走趙。趙亦出兵，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之民。（白起傳）趙因轉而攻趙，於是歷史上有名的長平戰爭，就這樣爆發起來了！

却說這時趙國的名將趙奢已死，而藺相如又患病很重。趙因使廉頗將以禦秦。（廉頗傳）起先，廉頗是採取攻勢的。四月，趙舉士卒，與秦斥兵，發生了前哨戰，趙軍失敗。魏位祿將名旗的，爲秦兵所殺。到了六月，趙軍第一道防線，亦被秦軍攻破，奪取了兩個據點。（二障。括地志云：趙障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卽二障也。）俘虜了四個尉官。七月，秦軍又繼續攻破了趙軍的第二道防線，俘虜了二個尉官，并將其防線上的西邊一個據點，（卽西壘壁。正義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也奪取了過來。於是廉頗乃改取守勢，堅守新障地，以待秦軍。秦軍屢次挑戰，趙兵不出。

這個消息，報告到了秦國，范雎便又發動了他的第五縱隊，攜帶了千金，到趙國去，向各方活動，散布謠言說：「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廉頗屢次失敗，又改取守勢，趙王再三催他出戰，都不奉命，心裏早已不滿意他。今又聽了第五縱隊的謠言，因把廉頗撤回，另派趙括代將擊秦。趙括本是名將之子。少時，學習兵法，讀的書確也不少。但是並無將才，其父母皆深知之。命他發表後，其母曾力請趙王收回成命，但趙王沒有聽她。趙括既代廉頗到了軍中，果然一反廉頗之舊習，安插私人，變更約束，鬧得

全體官兵，離心離德，莫有鬥志。同時，在秦軍方面，也暗地實行改組，以白起爲上將軍，王齕則降爲尉裨將。并嚴令軍中，有敢泄漏這個改組消息的，就處以死刑。

趙括不明底蘊，早到軍中，便下令向秦軍作大規模的出擊。秦軍的誘敵部隊（奇兵），佯爲失敗，退回基本陣地（秦壘）去。趙軍逐勝，追至秦壁。（正義：秦壁一名秦壘，今亦名秦長壘。）秦軍壁壘，非常堅固。經過多次的猛撲，依然不能奪取。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縹趙壁間。趙軍分爲二，糧道也被截斷了。秦乃出驍兵擊之，趙軍迎戰不利。因又築壁堅守，（正義：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以待救至。

秦王得到趙軍食道斷絕的捷報，親往河內，下令賜民爵各一級，把當地的人民，自年十五歲以上者，一律徵發，送赴前方，以遮絕趙國的援兵及糧道。到了九月，趙軍已不得食四十六日，營內陰相殺食。來攻白起陣地（秦壘），想突圍而出。特把全軍分爲四隊，輪流衝殺了四五次，終不能突破白起陣地。最後趙括又盡發精銳，親自督戰，意圖逃走。不料爲秦軍所射殺，括軍大亂，卒四十萬人，遂降秦。白起因與諸將計議說：「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願歸趙。今趙卒降者達四十萬，但一旦有變，何以防之？」乃挾詐而盡虜殺之。前後斬首虜凡四十五萬人，只贖了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放歸邯鄲，使宣揚秦國的軍威。（以上據白起



傳及顯傳) 四十萬人。口領軍少者二百四十人。秦國似曾一度與秦求和，但未能成爲事實。據國策趙策命史記

秦在秦趙開始商戰時，而趙之裨將蒯勝經時，趙國似曾一度與秦求和，但未能成爲事實。據國策趙策命史記

處卿傳同) 載：意圖謀殺。秦軍大敗，秦國十萬人。秦國秦之白起因與蒯勝有隙，一前

一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彊而趙之，解

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

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

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

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納鄭朱

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不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

不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圖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

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媾。秦軍大敗，秦國十萬人。秦國秦之白起因與蒯勝有隙，一前

是平戰勝後，趙人大震。白起遂欲乘勝滅趙，因遣衛先生回秦，說昭王，請求增加兵糧。(鄒陽傳蘇林註) 四

十八年，十月，遂再定上黨郡。於是白起分秦軍爲三軍，自統一軍，留上黨以候命進攻邯鄲。王齧統一軍，攻

趙武安皮牢，拔之（翼城縣東北，今爲宰寨村。）司馬梗統一軍，北定太原（今縣治東北）（白起傳本紀）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范雎，離間范雎與白起的感情。傳載：

「蘇代說應侯曰：武安君御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國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鄴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邱，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

范雎果中了他的陰謀，恐怕白起功高，和他爭權。因言於秦王，說秦兵在外日久，已勞苦，宜休息。不如使人喻韓趙，使割地以求和。昭王聽之。於是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乃召白起班師。白起連戰皆勝，正欲進圍邯鄲，一舉滅趙，忽聞班師之令，知出於范雎之謀，乃大恨。自此白起與范雎有隙，造成了後來賜死杜郵的大冤案。

（四）邯鄲戰爭（上）

秦雖班師，但史記本紀，只有韓獻垣雍之記載。至趙之六城，則未提及，僅趙世家於長平戰後，（虞卿傳

作秦既解邯鄲圍後者誤。）有「王還，不聽命，秦圍邯鄲」之語。所謂「王還不聽命」云者，據上述「趙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居許之墟」觀之，當是趙王自秦媾和回國後，又不肯履行割六城與秦的條約故。秦又有圍邯鄲之舉。原來爲了割六城的問題，在趙國國內，還發生了一場很激烈的辯論。辯論的主角，是趙郝與虞卿。趙郝主張割地以與秦媾，而虞卿則主張不割。雙方意見，相持不下。趙王意未能決。適樓緩從秦來，趙王徵求他的意見。樓緩是親秦派的健將，自然贊成趙郝的主張。又引起了虞卿的反對。虞卿最後又勸趙王親齊，謂與其以六城與秦，不如以六城與齊，還可以得到齊的幫助。結果，趙王採用了虞卿的計策，使卿與東見齊王，會商合從謀秦的計劃。

秦國知道趙國的態度，仍甚倔強，非再加以膺懲，不易使其屈服。所以就在邯鄲這一年的九月裏，又有發兵攻趙之舉。昭王欲使白起爲將，但白起對於這次的伐趙，根本就不贊成。據秦策載：「白起曰：『秦嘗攻韓、魏，而昭王既起民繕兵，復欲伐趙。白起曰：不可。』王曰：『前年（案謂上年，即四十七年）白起遣衛先生事也。』國虛民餓，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苟有倍於前，前日不可，其說何也？」起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師饋，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流泣相哀，不戮方圓。」



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利不同，是以臣得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誠以重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命妻妾補糲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而秦國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敵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

白起對於上次的班師，功敗垂成，當然不無憤憤不平之氣。不過就這一段話看來，把從前楚韓魏及今趙日國的國情和勝負的因數，分析得實在非常清楚，不僅使我們知道這次邯鄲戰爭，決難成功。而且使我們知道前此邯鄲之所以攻拔，伊闕之所以獲勝，都是客觀事實的配合適宜。有以使然。這與一般策士之飾詞虛設以恫嚇欺罔其君者，豈可同日而語！可惜范雎也是胸有成見的，他何嘗不明白上次班師的錯誤？但他之所以班師，乃是害怕白起功高，要和他爭權。這回來請白起，並不是他的本意，不過是照例奉行昭王的命令。事實上，則他的心目中，早自有以鄭安平代替白起的打算。以此之故，他聽完了白起的答覆之後，不僅不以爲然，而且還覺得

白起的態度太強硬了，對於丞相的面子上，有點過不下去。他回去，便一五一十的報告了昭王。昭王登時，也生了氣。便說：「沒有白起，難道我就不能滅趙了嗎？當即派王齕代王陵。並增加軍隊，向邯鄲實行新攻勢。王齕圍邯鄲八九月，不能下。秦軍兵士，死傷甚衆。各國的救兵，又陸續開來。秦軍益陷於惡劣的環境之中。白起聽了這些消息，不由對人說道：『吾固言邯鄲不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昭王聞之，大怒，因親臨白起家，必欲使白起爲將。白起還是辭以病篤，不肯奉命。秦策又載：

「昭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驕，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起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天王厲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夫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就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這樣一來，昭王更是怒不可遏。當即削去武安君爵位，貶爲士伍，遷於陰密。（甘肅靈台縣西五海里）白起因病未行，又過了三個月，諸侯救趙的軍隊益多，秦軍屢却，告急的文書，紛紛而至。昭王乃使人書召起，起不聽留

咸陽中。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在今咸陽縣東二十里)范雎因言於昭王，說：「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於是昭王使使者賜白起劍，要他自殺。白起遂自殺。(國策甘羅述武安君之死曰：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與此異)。這是昭王五十年十一月(紀作十二月)的事。

與白起同死的，有衛先生，(鄒陽傳蘇林註)及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太史公自序)皆死非其罪，秦人憐之。咸陽附近各鄉邑，多有為白起立祠，春秋祭祀，以資紀念者(白起傳)始皇即位，思其功，封其子仲於太原。(新唐書七十五下宰相世系表)。可見公理自在人心。事實上白起在秦國建立的武功，確是值得後人注意的。僅以斬首一項而論，在秦國歷代諸名將中，就要算白起為最多。茲自孝公八年起，至始皇十三年止，就史記各篇中言斬首之有數可查者，統計於左：

戰	戰	戰	戰	戰
秦	秦	秦	秦	秦
王	王	王	王	王
不	不	不	不	不
年	年	年	年	年
與魏戰	與魏戰	與魏戰	與魏戰	與魏戰
元里	元里	元里	元里	元里
公	公	公	公	公
子	子	子	子	子
印	印	印	印	印
斬首	斬首	斬首	斬首	斬首
七	七	七	七	七
萬	萬	萬	萬	萬
(世家作四萬)	(世家作四萬)	(世家作四萬)	(世家作四萬)	(世家作四萬)
秦本紀	秦本紀	秦本紀	秦本紀	秦本紀
世家	世家	世家	世家	世家

本紀作七年表作二年  
與魏戰元里  
公  
斬首七  
萬  
秦本紀世家

昭王三十四年 (表世家 列傳漸作三十四年)	聖趙魏華陽	白起	斬首十五萬	年表 本紀世家白起傳
昭王三十二年 (表及世家作三十三年)	攻魏三大梁破 暴高	魏冉	斬首四萬	本紀年表世家
昭王二十七年	擊趙	白起	(斬首三萬 秦表作二萬)	年表
昭王二十四年	攻魏魏軍於伊 闕	白起	斬首二十四萬	本紀年表 韓魏世家
昭王十九年	發兵圍武關攻 楚取析十五城		斬首五萬	楚世家
昭王十七年	擊楚		斬首三萬 (世家作死者 二萬)	年表世家
昭王十六年	伐楚	庶長奐	斬首二萬	本紀
武王四年	拔郢宜陽	甘茂	斬首六萬	本紀年表韓世家甘茂列傳
惠文後十三年	擊趙丹陽	魏襄	斬首八萬	本紀年表楚世家
惠文後十二年	擊韓岸門	穰里疾	斬首萬	本紀
惠文後十七年	與韓趙戰	穰里疾	斬首八萬二千 (表作八萬)	本紀年表

第三編 自前漢法至六朝統一



昭王四十四年	攻薊拔九城	白起	斬首五萬	本紀列傳世系白起
昭王四十七年	破趙長平	白起	斬首四十五萬	年表本紀列傳世系
昭王五十年	攻趙邯鄲	王齕	斬首六千晉楚臨死河二萬人	本紀年表
昭王五十四年	攻傳取陽城負百乘	白起	斬首四萬	本紀
同	攻趙取二十餘縣	蔣	首虜九萬	本紀
始皇二年	攻魯	照公	斬首三萬	始皇紀
始皇十三年	攻趙平陽殺扈	趙幽	斬首十萬	始皇紀年表

總計共斬首一百六十五萬五千，而白起一人，則為九十二萬。佔百分之五十五。其實，這還只是有數可考者，若將其他各次戰爭的斬首數目，一併算入，其數量當更大有可觀。有人說白起是「人屠」，真是名符其實。

范雎既殺了白起，便保舉自己的恩人鄭安平為將軍，與王齕共圍邯鄲。（范雎傳年表）後來反為趙兵所圍，鄭安平竟以兵二萬人投降了趙軍。（范雎傳）這更證明了邯鄲戰爭的失敗，范雎應負完全責任。

以上只說到秦國在邯鄲戰爭中內部不和的情形。本節再敘述趙國應付這個強大敵人的方法。趙國在長平戰爭中，自己已沒有倖存希望。不料蘇代與范雎一說，馬上把秦軍撤回，趙國竟得轉危為安。在戰後的一二年內，據上引白起所述，趙國君臣上下，都努力於復興之工作，對內則獎勵蓄積，撫恤遺族，整頓軍隊，鞏固國防。對外則卑辭重幣，四面出嫁，以期多得與國。尤以平原君為最積極。他除了動員貴族婦女，從事補縫，參加抗戰外，對於外交，特別活躍。魏王、魏相、蘇代與平原君於二年，早結冰族。他和魏公子無忌，本是親戚。他的夫人，是無忌的胞姊。所以趙魏兩國，因為這種關係，便很接近。長平戰後，趙魏即有合從之舉。據平原君傳載：

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考成王召虞卿，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

虞卿入見王，曰：臣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魏王與秦之親不與，平、公子與指

邯鄲戰爭發生後，平原君又迭次遣書魏王及公子無忌，請發兵相救。魏王慨然允許，立即派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後因得得到秦昭王的通告，說：「吾攻趙人且暮且下，而諸侯救救者，已救趙，不必移兵先擊之。」魏王害怕，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河南臨漳一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日處圍城之中，望魏救不

至。派往魏國求救的使者，相屬於道。且譚公子無忌曰：「……」  
一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秦降秦，而魏救不至，委莊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秦之降秦，獨不憐公子於邯鄲。……  
公子無忌得此書，心裏也是焦急。數請魏王，並另託賓客游說魏王高臨。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無計可出。至欲與賓客往起秦，與趙俱死。後得侯嬴獻計，竊出虎符，私與力士朱亥馳往邯鄲，奪得晉鄙軍。邯鄲兵邯鄲。這是平原君請來的國際援軍的發端。

其次，他又親身突圍，跑到楚國，求救合從於楚。楚國最初，也以畏秦的關係，不肯同意。幸虧那位自奉的毛遂，侃侃而談，以「合從者為楚，而非為趙」之言，激動楚王。同時，趙在長平戰後的第二年，早就在楚相春申君身上，下了一番拉攏的工夫，曾以靈邱（今縣東十里）作為他的封地。（趙世家）平原君從前之決定，春申君自然也是其主要動力之一。所以結果，楚王竟允許派春申君將兵北上救趙。（平原君春申君列傳）世家楚世家作遣將軍景陽救趙者誤。於是平原君又選定了第二路國際援軍第一路。魏王與秦軍同。魏國與秦軍同。再次，在魏雖遠交近攻政策下的遠交自標齊國，當長平戰爭時，也和趙有逾從的關係。故田齊世家，有「王建立六年，（案當作五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的記載。雖然王建的外交政策，始終是採取門羅主義的，而

這次的救趙，又不肯聽周子之言，供給趙軍的糧食。以致趙軍因絕糧而失敗，似乎沒有實際的幫助。但齊趙兩國，直到邯鄲戰爭，仍能維持着合從的關係。魯仲連說：「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可見齊國也算是趙國精神上的一支國際援軍。

再次，說到燕國。據白起「趙自長平以來，結親燕魏」之言，可見燕趙亦有婚姻關係，惟其事已無考。又樂毅傳「樂毅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在這種情形之下，燕之對於邯鄲戰爭，雖沒有救趙的表示，但至少必保守中立。則無可疑。

最後，說到韓國。秦趙間的幾次戰爭，都是因韓而起。邯鄲被圍，趙且因此亡國。韓當然不能逍遙事外。年表魏表有「韓魏楚救趙新中」之記載，韓表亦有「救趙新中」之文。而秦本紀則屢見晉軍之名。晉軍者，謂趙韓魏三國之軍。則韓也是邯鄲戰爭中，趙國的國際援軍之一路了。

這時，秦軍以王齕爲主將，鄭安平爲副將，共力圍攻邯鄲。另以將軍張唐擔任游擊。張唐先攻下魏地，令蔡尉守之。魏軍反攻，蔡尉棄城去，張唐回師斬之。五十年十月，張唐又攻趙野，（原作鄭恢梁玉繩意改。）拔之。十二月，秦又增兵軍汾城（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旁，以爲邯鄲圍軍的聲援。

平原君既由楚定從反趙，楚魏及諸侯援軍，尙未到。魏王又密派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勸趙王尊秦爲帝，以爲解圍之條件。得魯仲連面斥其非，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而秦軍圍攻邯鄲益急，「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民困兵盡，或刻木爲矛矢，」勢且守不守。平原君不得已，乃用邯鄲傅舍吏子李同之計，令夫人以下，縋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使李同率以起難。

適魏公子無忌楚春申君援軍先後趕來，與李同內外夾攻。秦軍不支，王齕引軍奔汾軍。鄆安平爲各國聯軍所圍，不得出，以兵二萬人降趙，趙封之爲武陽君。昭王五十二年，卒死於趙。（趙世家范雎傳）此役李同雖被戰死，但久困圍攻中的邯鄲城，却因此竟獲安全。

王齕退至汾軍後，休息整理了兩個多月，三晉及楚軍仍未散去。齕因進兵攻之，斬三晉軍首級六千。又三晉軍及楚軍兵士，流死汾河中者，亦達二萬人。齕遂乘勝，與遊擊魏地之張唐軍會合，攻拔魏國的寧（修武縣東）及新中（安陽縣西北）二地，並將新中改名安陽（本紀）。

昭王五十一年，韓楚趙又回軍相救。（年表本紀）趙將樂乘慶舍擊破王齕（號信梁軍）軍於新中。秦軍乃罷歸。於是新中復歸於魏，直到始皇十一年，桓齮攻魏，拔鄴安陽，才又取了回來。（始皇本紀）

當秦與三晉及楚軍相持於新中時，秦又遣將軍膠別攻韓趙，取韓之陽城。（登封縣東南四十里）負黍，（

在故陽城西南二十七里）斬首四萬。又取趙二十餘縣，首虜九萬。（本紀）這時西周君看見秦取了陽城負黍，大爲恐慌，竟違背了以前「願爲秦聽東方之變」的約言，而加入了合從，發兵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以與諸侯相犄角。秦王聞之，甚怒。因令將軍摎乘勝，進兵西周。西周君自知不敵，乃自歸於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其君於周。不久，西周君及周王赧皆病死。第二年，周民東亡，秦因并取其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愚狐。（臨汝西北三十里）於是西周遂亡。

據上所述，邯鄲戰爭，雖未能把邯鄲攻下，但最後結果，秦國似仍居於勝利的地位。尤其把西周君虜滅了，又取得了魏國的寧邑，扼住了韓魏間的新交地線。所以到了昭王五十三年，秦本紀中，就大書特書「天下來賓，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而楚國也因此由陳徙都於鉅陽（年表）（即細陽在阜陽西北四十里）了。

至於趙國，自然也是來賓者之一。但這中間，却還有一段有趣的插話，不可不提出來說一說。據國策趙策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甯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甯邑，諸侯皆

賀。敝邑寡君亦竊喜之，不敢留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進。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驟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幣而厚遇之。

這竟和今日要求懲辦禍首的情形，完全相同。趙國雖然沒有答應殺趙豹平原君，但對於削去職權，勿使與政的條件，則已欣然同意。戰勝國對於戰敗國的苛待，自古至今，都是一樣的！

第十一章 呂不韋在秦國（莊襄王元年——始皇十年）

(一) 關於資助莊襄王奪取政權之傳說

呂不韋是秦初一個富有金錢的大商業資本家。他之能以入秦當政，全由於利用他的充足資本，幫助莊襄王奪取政權而來。惟關於資助莊襄王事之經過，自來即有兩種完全不同之傳說。

(一) 史記說——「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買貴，家累千金。秦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安國君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買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目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且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



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信其妣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此所謂一言而高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決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賢於趙者，趙貴，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顯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妾已假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

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所養女華陽后爲華陽太

后；其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二) 國策秦策說：「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立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昴城。(史記正義引作聊城即今山東聊城縣)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富如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

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二子以留詩，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遺之，是  
 不敢倍德咈施，是自為誠講。秦王老矣，一旦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  
 使楚服而見。王后悅其狀，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使子諱。子曰：少棄  
 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登於語。王罷之，乃留。請間，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  
 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王以為  
 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  
 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案以上二說，內容全異。其最著者，約有五端：史言不韋為陽翟人，而策則謂為濮陽人，此其一。史言不韋入  
 秦，當昭王時；而策載不韋遊秦，已當孝文王世，此其二。史謂不韋先說華陽夫人姊，而策不韋所說，乃秦王  
 后弟陽泉君，此其三。史謂子楚於邯鄲之圍，脫亡赴秦軍，而策乃王后請之趙，而趙自遣之，此其四。又史有  
 不韋納姬事，策則無之，此其五。司馬遷紀六國時事，多本國策；唯此篇獨別據他說，以示新奇，而亦最不足  
 信。

第一，就不韋入秦之年代言之。如果確在昭王時，則孝文王自身尚為太子，雖為王，僅一歲而死。然不韋

非一人，豈能知其必不永年，而預爲此釣奇之謀？况據秦載：異人言孝文王亦曾爲質子於趙，則異人之質趙，當係孝文王回國即位爲王，故以異人相代。然則昭王時，異人尙未至趙，不韋又安得在邯鄲見而憐之？故此點決當以國策爲正。

第二，則不納姬一事，尤爲誕妄。關於此點，梁玉繩爲史記辯護特力。史云「姬自隱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集解徐廣曰：「期，十二月也。」梁氏云「左傳僖十七，孕過期。疏云：十月而產，婦人大期。則大期，乃十月之期，不作十二月解。卽如史記，十二月曰大期，夫不及期，可疑也。過期，尙何疑？若謂始皇之生，卒不及期，隱之至大期，而乃以生子告，則子楚決無不知之理。豈非欲蓋彌章乎？祇緣秦犯衆怒，惡盡歸之，遂有呂政之譏。史公本紀特書生始皇之年月，而於此史書之，猶云世皆傳不韋獻匿身姬，其實秦政大期始生也。別嫌明微，合於春秋書子同生之義，人自誤讀史記耳。」又王世禎讀書後辨亦有說云：「母亦不」故爲之說，而泄之秦皇，使知其爲真父，長保富貴耶？抑其吝之感恩者，故爲是以罵始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烏知其非嬴出也？」又明人湯聘尹史稗亦云：「異人請婦，至大期而誕子，未必請之時遽有娠也！雖有娠，不韋其肯輕泄之？而亦孰從知之？果有娠而後獻，當始皇在趙，母子俱匿，其媿獨不能語子以呂氏之亂，如齊東昏妃子之

於蕭續耶？如語之故，始皇必不忍忘一本之系，何至忿然曰，何親於秦，號爲仲父，以奉先王之功，且躬出其後，而俾之遷蜀以死。雖賓客游說萬端，而莫之阻，亦自知嬴非呂矣。然則呂易嬴之說，戰國好事者爲之。」諸人辨護，可謂至詳。然皆誤認史記所述爲真，故其事終莫能大白於天下後世。假如以策所載，不韋遊秦，在孝文王時，則始皇乃生於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始皇本紀）已爲十齡之幼童。一切誣蔑，皆將失其依據，自可不辨而明。况國策素喜探撫人家陰私，逞爲快論。故宣太后之愛魏醜夫，欲以殉葬，及其與楚使說話，竟以床第之間爲喻，皆直書不諱。如果不韋當日確有納姬之舉，豈肯漏而不載？

據此二點，可證史記說實不可靠。惟呂不韋不過一商人，其所以能計立子楚爲王，自是其資本雄厚之力。史記所言：「奇貨可居；」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等語，與國策呂不韋及其父談話內容，正相暗合，或屬事實。

（二）呂不韋爲丞相後之武功

昭王在位五十六年死，太子安國君柱（又名式，見廣弘明集引陶公年紀，）諱僅，尊唐八子爲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襄孫入弔嗣（本紀）。楚使春申君（世家），及諸侯皆使使來弔，禮葬（本紀）。秦

文王以次年十月己亥即位，辛亥死，在位僅三日。子楚即位，是爲莊襄王。於是呂不韋爲丞相。僅僅三年，莊襄王又死，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號曰仲父。秦王即位，年才十三歲。故大權皆在不韋手中。自此直至始皇十年，才被罷免。故呂不韋實爲兩代丞相，歷時凡十三年。

在此十三年丞相任內，呂不韋的具體政績，就是武功。他結束了八百年來爲天下共主的周朝；間毀了第一次五國聯軍的發動人魏公子無忌；擊退了第二次五國聯軍；新設了三川太原及東郡等三郡；逼走了楚國，使其更東南遷都於壽春。這些都是對於統一運動有很大貢獻的。茲分別敘述之如左：

（甲）東周君之誅滅與三川郡之設置。——周在赧王時，分裂爲二，東西周分治。赧王則寄住東周，「雖居天子之位號，爲諸侯所復逼，與衆人無異名。負債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其臺曰逃債臺。」（帝王世紀）自昭王五十一年，秦滅西周，赧王亦死。東周只存七縣之地。七縣者：河南、洛陽、穀城、（洛陽西北十八里）平陰、（孟津縣東一里）偃師（今縣）、鞏（今縣西南三十里）、緄氏（偃師南二十里），（周本紀集解）。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共謀秦。秦使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本紀）。唯鞏縣爲韓所取（秦本紀正義）。因又使蒙驁伐韓，韓乃獻出鞏縣及成皋（汜水縣東北）滎陽（今縣北）（年表木紀）。秦因以周地及韓所獻地，置爲三川郡，而另以陽八地（在臨汝縣西）賜之周君，要他住在那裏，主持周朝歷代的祭

祀。於是秦的東界，遂和魏國的大梁，緊相銜接了。

(乙)太原郡的設置——太原在昭王四十八年，本已爲司馬梗所佔領，後以白起奉命班師，又從太原退守上黨(本紀)。莊襄王二年，使蒙鶩伐趙，太原又入於秦。又進拔魏國的高都(晉城縣北三十里)及汲縣(今縣西南二十五里)。復轉兵攻趙榆次(今縣治西北)新城狼孟(陽曲縣北七十里)，取三十七城。三年，又派王龔將以前沒有完全取得的上黨所屬，盡取而有之，因設置爲太原郡。太原以南，則爲上黨郡。太原郡在始皇初立時，反了一次。始皇元年，仍派蒙鶩去平定。於是北自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三郡，皆爲秦之版圖。

(丙)第一次五國聯軍發動人魏公子無忌的毀廢——魏公子無忌自邯鄲戰爭後，因矯奪晉鄙軍，不敢回魏，卽留住趙國。而秦自數年來，吞滅兩周，又連次向三晉進攻，收韓地之成臯滎陽爲己有，又北取高都及汲，駭駭乎有進逼魏國首都大梁之勢。魏王非常恐慌，使使往趙國請無忌回國，主持軍事。無忌起頭還不敢歸，後來接受了毛公和薛公的勸告，才毅然回去。與魏土見面，各相與痛苦了一場，當以上將軍印授無忌。無忌遂復爲魏將。莊襄王三年，(本紀作四年。案莊襄王無四年，此從年表及魏世家。)無忌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無忌將，各遣將將兵救魏，無忌因率五國之兵，(本紀正義率燕趙韓魏楚五國兵也。)與攻高都及汲之秦軍遇於河內，(魏世家。)蒙鶩戰不利，向河外退却。於是魏公子無忌遂威震天下，莊襄王患之，乃行金萬斤

於魏，求晉鄙客，令毀無忌於魏王之前。說公子逃在外已十年之久，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之，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假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一方面又數遣反間，假裝到無忌處去問他已做了魏王沒有，以便往賀。這樣，魏王居然中了秦人的奸計，果把無忌的府印收回，并另派人替代。無忌自知再以假廢，也就大爲灰心。乃謝病不朝，與賓客飲醇酒。多近婦女爲樂，不分晝夜的鬧了四年。就害酒色虛癆而死了。

當蒙驁敗却河外時，魏太子增方爲質於秦，秦王大怒，欲因增以洩憤，有人爲增向秦王緩頰，（國策作蘇秦爲增說秦王誤。）才免於難。

（丁）第二次五國聯軍之擊破——第二次五國聯軍，是始皇六年發生的。原來自始皇卽位，到六年止，秦軍又不斷向韓魏兩國進攻。始皇二年，將軍麃公攻魏卷，斬首三萬。卷本在昭王三十年四年，已入秦。此時復攻卷，當是卷地又反，如元年太原之反一樣。三年，將軍蒙驁攻魏陽有詭（未詳所在）。四年，拔之。五年，蒙又攻魏，取二十城。東郡的設立，就在此時。這是始皇六年五國聯軍攻秦以前，秦軍攻魏的天概情況。至對於韓國，也和魏國一樣。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又攻取酸棗（延津北十五里）燕墟（卽胙城今屬延津）長平（淮陽縣西六十里）桃人（今延津縣境。據戰國策加此二字）雍丘（今杞縣）山陽（修武西北六



十里）等六城。

這次五國聯軍的參加國，年表但言五國擊秦，楚世家但言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韓魏燕世家，均略而不書。惟始皇紀云：「魏趙韓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趙世家則言：「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藁，不拔。」梁氏志疑引翟教授灑曰：「衛微弱僅存，被秦迫逐，徙居野王，將救亡不暇，何敢攻秦？蓋燕趙楚韓魏五國伐秦耳。此紀誤以衛替燕，而趙世家誤脫韓也。」翟氏言趙世家誤脫韓，甚是。惟謂本紀誤以衛替燕，殊有未合。衛之被迫徙居野王，在五國兵罷之後，乃秦軍乘勝報復之結果。此時燕方與趙爲敵，又燕太子丹因蔡澤使燕之故，入質於秦，實尙無與諸侯共攻秦之需要。至衛則迫處東郡，隨時有受秦兵攻擊之可能。故仍當以始皇本紀爲正。此次攻秦者，是趙韓魏衛楚五國，而燕則不在聯軍之列。

至此次聯軍發生之原因，據春申君傳稱：是因爲「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這是十分確實的。惟尙有二點，應加以討論者，卽：

(一) 五國聯軍之領導者問題，

(二) 聯軍攻秦的地點問題。

關於前者，據趙世家說：「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領導者似是趙國。而春申君傳則謂：「諸侯：

：合從伐秦，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又似楚國居於領導者的地位。這當然是由於各該國的史官各人站在自己本國的立場而敘述的。但也許當日聯軍的組織，盟主和統帥，是分開的。所以一方面推楚王爲從長，又一方面則推趙國的龐煖爲統帥。關於後者，本紀謂是「攻取壽陵」，趙世家則說是「攻秦葦不拔」。梁氏志疑引翟灝又云：

「至取壽陵之說，更非。無論不勝而罷，未嘗取秦寸土，而五國所攻者，乃新豐之葦。非壽陵也。考壽陵是趙地，不知何時屬秦；正義云：壽陵，本趙邑，呂子首時篇，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龐氏，高誘註：壽陵，魏邑，趙兼有之。莊子有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語。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蓋因陵以名地。秦孝文王葬壽陵，卽此。通鑑注云：徐廣曰：壽陵在常山。據五國攻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陽之間，當在河東郡界。常山無乃太遠。胡氏謬信取壽陵之言，故有此注。」

翟氏以壽陵在常山爲遠，而疑取壽陵爲非事實。然當日秦地，東至太原，其邊界已與趙相銜接。大概聯軍係分路而進。龐煖擔任北路，直取壽陵。而春申君則擔任南路，由函谷關進襲最地。及秦軍出擊，五國乃同時撤兵。嗣後雙方史官，各誌其功，而諱其敗。故秦人言五國兵只到達最東的邊界，而趙人則謂深入到秦國的腹地。猶之昭王九年，孟嘗君率六國攻秦也是分作兩路。結果，秦人說六國只到鹽氏，遂被擊回。而世家則謂已

聯了函谷。其理由是一樣的。六國文豪也說：「秦人爲六國只圖自強，而六國亦只圖自強，其理由是一樣的。」

(戊)東郡的設置與楚之東徙壽春，一聯軍既被擊退，然秦人豈肯就此放手？尤以葭爾衛國也居然敢與強秦反抗，更不能不引起秦人的憤恨。衛是魏國的屬國，因此就乘派兵出擊聯軍的機會，先攻拔了魏國的朝歌（淇縣東北）。次年攻龍孤（括地志定州懷陽縣有白龍山，又有扶龍山。唐縣東北有孤山，所謂龍孤也。）慶都（今縣西北七里），回頭又把過去已經佔領而復叛變的汲（始皇七年）及垣（垣曲西北二十里）（始皇九年），與魏在河東僅存的蒲陽（今隰縣）（始皇九年）也先後收復了。在攻取朝歌後，秦兵特轉向衛國的最後根據地濮陽（今縣治），把衛君元君（本紀作衛君角，誤。此據衛世家及年表。）及其支屬，一併遷到野王縣的山中。秦乃以濮陽併入東郡（衛世家）。於是魏只據大梁以東數十里之地，而衛則僅守野王片土，苟延殘喘。秦人也不暇再注意他。直到二世元年，忽然記起來這深山峻嶺中，還有一位衛國的國君叫做角的，才把他廢爲庶人。

至於楚國方面，此時秦國雖沒有立即予以直接之廢懲，然因爲新設置的東郡去陳甚近，而魏又有日暮滅亡之虞，則楚國的首都陳地，將被秦人三面包圍，（楚在昭王四十三年，已由陳徙都郢陽，僅係暫時性質，此時又已遷回到陳。）其所受秦人間接的威脅，實鉅且大。故觀津人朱英說春申君云：

「人皆以楚爲強，其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崑崙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西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許昌東三十里）鄢陵（今縣西南四十里），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目鬪也。」（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聽了，頗以爲然，因卽於聯軍敗退，秦併濮陽之年，將首都又由陳遷到壽春（今壽縣），仍名之曰郢。於是楚勢遂益不振！

（巳）燕太子丹之入質及趙之割城——燕太子丹的入質，是蔡澤的功績，蔡澤自昭王時謝病歸相印後，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前後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及始皇帝四君。始皇帝時，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蔡澤傳）呂不韋因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以前此嘗爲昭王伐趙，趙恨之。且有「得唐者與百里之地」的懸賞令。今往燕，必經趙，恐爲所得，堅辭不去。呂不韋心裏甚不高興。甘羅勸唐，唐始勉強答應了。但在未行之前，甘羅先爲之報趙，因說趙王，秦使張唐相燕，實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趙攻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請秦歸燕太子。（文作秦歸燕太子。案太子丹自秦逃歸，非秦歸之。且遠在始皇十五年，呂不韋已死四年矣。秦歸字上應有



惟此事實與呂不韋獻姬生子政之謠傳，同一體系。呂不韋遊秦時，子政年已十歲。獻姬事之不可信，不辯自明。則所謂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者，亦屬毫無根據。考始皇本紀嫪毐封長信侯條下索隱云：「按漢書：嫪毐出邯鄲。」錢氏二十二史考異云：「班氏無此文，當是漢書注也。南越傳嬰齊取邯鄲嫪毐女。索隱云嫪毐紀虬反，嫪姓出邯鄲。此嫪字正義亦音紀虬反。蓋嫪音古文通用。今人讀嫪爲郎到切，非也。」據此，則嫪毐乃邯鄲人，與太后有同鄉關係。或太后在邯鄲，本與嫪毐相識，始皇歸立爲王，嫪毐亦隨之同來。因係太后舊人，故得幸用。何待呂不韋之推荐？至嫪毐與太后私通，生有二子，容或有之。然因此并謂始皇乃呂不韋子，則亦無稽之醜詆而已！

嫪毐既不是呂不韋所推荐，則呂嫪間的發生權利鬭爭，實屬自然的趨勢。關於兩人鬭爭的情形，史記卷六十七中，雖未明說，但國策魏策，則有下列的一段記載。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猶當也）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斷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舉曰與嫪毐

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爲媯毒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媯毒。王以國贊媯毒，則媯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爲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爲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天下畢舍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據此，則呂嫪二人，當日確有互相鬪爭之事實。而太后則偏袒嫪氏。惟呂不韋係先王功臣，又身爲丞相，故一切內政外交，皆操於不韋手中。魏國的連年被攻，當然也是不韋爲之主動。故此說魏王之人，以爲苟欲報呂不韋之怨，只有利用呂嫪鬪爭，撇開了呂不韋，另從他的政敵媯毒那邊進門。媯毒是有太后作後盾的。如此一來，必能將呂不韋打倒。這真是一個很好的計劃。魏王是否依照這計劃進行？現已不能知道。但就此一點，也可以證明呂嫪鬥爭，是很劇烈的了。

原來，呂不韋當日在秦國，是有其政治上的野心的。這只從他對於人才的號召一方面，就可看出司馬遷說：「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自序）

「呂不韋爲相，招致賓客遊士，欲以併天下」（始皇本紀）

可見山東各國的人才之大批的前來，參加統一運動的工作，是以呂不韋當國時代爲最盛。

這時山東各國，也多紛紛以招攬人爲功。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列傳：「呂不韋知道人才是各種事業的基本，所以就設法招致，結果，共招致了一食客三千人」。而且他這「人才集團」似乎都是山東各國的比較進步的新知識份子，與信陵君等之徒以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及「雞鳴狗盜」爲務者，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知道在呂不韋所招致的這一集團中，除了李斯當然是第一等角色之外，還包含有無數的專門家在內。這是從呂氏春秋這部書的內容，可以分析得出來的。司馬遷又說：「是時諸侯多辯士，如高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曰呂氏春秋。」

據此，則呂氏春秋，并非一個人所撰述，而是出自多數人之手。其法先「使其客人人著所聞」，而後「集論」爲書，所以呂氏春秋，乃是一部「集團作物」。不僅內中包含着許多專門問題，而且從這些專門問題的論文上，可以證明這些執筆的賓客們，確是當代學問湛深修養有素的專門人才，後來漢朝的高堂生和石渠二藏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贈取其大略適音爲樂記，司馬遷爲史記世家，亦多採用其說。漢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備七略之數，漢書藝文志至稱這些執筆的人爲「智略之士」，可見這部「集團作物」的內容，是如何的豐富了。



以上是關於呂不韋方面的情形。在嫪毐方面，則以得幸太后之故，慢慢地與呂不韋立於對等的地位。呂不韋怎樣布置，嫪毐也就怎樣布置。譬如呂不韋有家僮萬人，嫪毐也有家僮數千人。呂不韋招致食客三千人，嫪毐也有諸客求官爲舍人者千餘人。呂不韋封爲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嫪毐也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皆恣其所爲，比呂不韋還要自由，甚至一切大小事件，也不再關白呂不韋，而完全歸嫪毐決斷了。

這真是呂不韋在秦國的一個大敵。有政治野心的呂不韋，怎樣肯輕輕放過他去呢？就是呂不韋可以忍受，而他那一集團的黨徒，也是不能安然無事的。因此，他們第一步的應付方法，便是造謠中傷。他們散播了無數關於太后與嫪毐的陰事。又說太后本來是呂不韋的姬人，始皇帝是呂不韋的私生子，而嫪毐則是呂不韋找來給他自己替身的。恰好太后對於呂嫪毐爭，確是偏袒嫪毐的，而且也許真與嫪毐有私通生子的事情。於是他們便又捏爲嫪毐與太后有「奪嗣」的陰謀，遣人向始皇告密，以期將嫪毐及太后一網打盡。據說苑正諫篇載：

「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卽嫪毐……毒益驕。與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秦王之假父，竊人子何敢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之王」。

史記呂不韋傳亦言：「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通，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

端，以子爲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這告密的人，毫無疑義地，必是呂不韋的黨徒。所謂「事連相國呂不韋」者，便是指他們所散播的那些謠言而言。

却說始皇既具得情實，尙未發表。因舉行冠禮，郊祭於雍。嫪毐知禍事已成，遂先發制人，矯秦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秦王於蘄年宮。事爲秦王所知，乃令左丞相昌平君及昌文君發兵攻毒，斬首數百，皆拜爵。所有宦者，也參加了平亂戰爭，亦皆拜爵一級。嫪毐不敵，敗走。卽令國中所有生得毒者，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結果，盡得毒等及其同黨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凡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并滅其宗。殺太后所生二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於蜀房陵者，共四千餘家。

嫪毐既敗，始皇因欲併誅呂不韋。嗣以其奉先王有功，而他的賓客辯士，替他遊說的也很多，故僅以免職了事。及齊人茅焦說始皇，謂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始皇乃迎太后於雍，復居咸陽甘泉宮。母子相見，也許不久就發現了這件大案，完全是呂不韋所掀起。因此，又迫令呂不韋就國河南，後來以諸侯賓客紛紛派遣代表，替他求情，更證明呂不韋的勢力之不可侮。當賜手書責之曰：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於是呂不韋自知不免於誅，乃飲鴆而死。其賓客數千人，竊葬之於洛陽北邙山。始皇聞之，又下令云：

「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這是始皇十二年的事。是年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對於呂氏的舍人，或遷或逐，毫不寬恕，而對於嫪毐的舍人，則已遷而又復之。當日此一案件之真象，曲在呂而直在嫪，實可推想而得。

惟於此有應注意者，史記本紀於「始皇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之後，跟着就有一大案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而李斯用事」之記載。查李斯爲呂不韋舍人。本紀於始皇初即位時，卽已注明。呂不韋的其他舍人，皆不免於遷逐，獨李斯則不僅不被遷逐，而反因此大得信任，而代呂嫪毐用事於秦。我想李斯在當日，雖是呂氏舍人，但對於這次鬪爭，并不同情呂氏。或者還是站在太后與嫪毐這邊，也未可定。觀呂氏春秋係集合許多食客的作品而成。李斯爲他的舍人，當然也是他的最有地位的食客之一。而斯又是荀卿的弟子，韓非的同學，豈有不能寫一篇文章，投登於這部集團作物之理。但呂氏春秋中，只有儒墨名道農兵等家言論，至於與法家有關之文字，則全書二十萬言中，竟找不出片言半句。可見不是呂不韋因和李斯的政見不同而不採用他的言論，便是李斯不贊成呂不韋的亂七八糟的雜家思想而不肯輕易發表意見。所以這一次的政治鬪爭，釀成

個人，雖以失敗與呂不韋同歸於死，但他的黨徒，則是勝利了的。因為所謂逐客令，只是逐呂不韋的客，至於嫪毐的客，則以前被遷於蜀，後來反而歡迎他們回來。甚至就是呂不韋的客，也有從逆與不從逆的分別，如李斯便是其中的一個。

## 第十二章 李斯之統一三部曲與統一運動之完成

(一) 少年時代之李斯與統一三部曲之內容

李斯是楚國上蔡人，（今縣西南十里）字通古。（元吾丘衍《學古編》）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然旨趣與荀卿大異。荀卿嘗議兵，以仁義爲本。李斯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與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

「斯聞：得時勿怠。今萬乘方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詭莫大於卑賤，而卑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當李斯到達秦國時，會莊襄王死，乃先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以待機會。呂不韋很佩服他，保舉他爲郎官。李斯因此得以與秦王接近。乃說秦王曰：

「昔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尙兼，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秦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懿上驅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他看見始皇時代，周時卑微，諸侯又皆服秦，譬如郡縣，確實是統一天下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故說始皇務宜及時前進，不可疏忽，恐怕良時一去，不可再得，這正合了雄心勃勃的始皇帝的脾胃。因此一見之餘，便拜他爲長史，要他對付「統一運動」計劃。不久又升爲客卿。李斯從此就漸漸與呂不韋疏遠，而直接和始皇帝發生關係。後來所以能免於呂嫪之難，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嫪毐在呂嫪門爭結束的時候，始皇對於東方遊士，已有厭棄之意。加以始皇十年，又破獲了關於韓國派遣來秦的第五縱隊的大案件，史記河渠書載：

「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罷（與疲同），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至也）

今之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已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闕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併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這個案件發生後，秦宗室大臣的反對山東遊士，更有所藉口。因說：「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所謂一切逐客云者，不論是否第五縱隊，只要不是秦國人，便一律予以驅逐。這樣，李斯自也在此逐之列了。但他覺得這事不大公允，且對於秦國也是不利。因已奉命出關，乃從途中上書始皇云：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禮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歸，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賢，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剪織羅之馬，建翠鳳之



呂嬃兩家的客犯了罪，但他則始終中立，沒有參加。怎麼能一律受驅逐處分？這話，到太后回宮時，越發證明是有道理。始皇聽了，自然心裏也有一個分寸。所以當他看這書後，馬上派人追到驪邑，把李斯趕了回來，（新序）並將逐客令予以撤銷；一面又恢復李斯的原職，仍用其計謀。十餘年固，居然完成統一運動的大業。

講到李斯對於統一運動的計劃，最具體的，就是歷史上有名割解請統一三部曲。史記說：「李斯曰：『秦王乃……聽其計；除遺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說諸侯弱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可者，刺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把這一段請分析起來，便可得下列的三個步驟：

- (一) 以金錢收買各國名士；
  - (二) 不受金錢收買者，設法暗殺之；
  - (三) 然後派大兵前去攻打。
- 其書前一條，都是第五縱隊的工作，這本是張儀范雎以來行而有效的舊方案，不過到了李斯用專時，又以大梁人尉繚特別提出之故，而大規模的應用於各國。始皇本紀載：「尉繚曰：『太梁人尉繚來說秦士曰：以秦之強，諸侯皆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為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



澄王之所以亡也。顧夫王毋愛財物，將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充禮，衣服食飲與繚同。以繚爲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這裏「而李斯用事」一句，最要注意。這是說始皇之所以能用尉繚計策者，是因爲李斯用事的緣故，換言之，尉繚不過是獻計的人，而李斯則爲實行的人。司馬遷所以把這個計策，列爲李斯統一三部曲之一。而李斯來後自獄中上書，也有「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遊說諸侯」之語。其理由即在於此！

(二) 韓之平定

現在看他是怎樣滅韓的？

李斯既得復官，因違說始皇，請先取韓，以恐他國。始皇十年，於是使斯下韓。未行，韓王聞而患之，與韓非謀弱秦。（本紀）韓非弱秦之法，最主要的，就是破壞李斯的下韓之策，他自韓國上書始皇云：

「韓李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敵，入則爲薦荐。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錫懸於天下，功歸於強趙。且夫韓入百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資天下之兵，則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虜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積蓄，

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本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厚。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之銳卒勦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斯臣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陛下雖與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韓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愾，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擊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強諸強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從從者闕焉，不可悔也」（韓非子存韓篇）

全文無一句不是針對着李斯請先下韓之策而來，這自然要給李斯以一種精神上的打擊，如果不把這所謂弱秦之謀攻破，則一切計劃，均將無由推行。所以李斯於奉始皇陛下韓非來書時，馬上予以極嚴厲的批駁。他說：「書言韓之未可舉，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恢然若居濕地；著而不

去，以糧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秦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  
趙以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秦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於秦  
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蘇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兩塞之  
患。非之秦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辨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規陛下。夫  
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書文，其淫說靡辨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辨而聽其淫  
說，因不詳察事情。」（同上）

他既將韓非的陰謀。盡情揭破以後，隨即提出自己的具體辦法。他說：

「今以臣愚議，秦發兵，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  
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稱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以淫割也。因令蒙武發東郡之卒，閱兵於  
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荆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禽，強齊以義臣矣。聞於諸侯也，  
趙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  
幸察愚臣之計，毋忽。」（同上）

始皇聽了他的話，當遣他到韓國去，依照計劃進行。不料到了韓國，韓王不肯見他。因上書韓王云：

「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學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雁行，以向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奪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爲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雁行以攻關。韓則居中，轉輾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奸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越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浮言，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秦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大王所以造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陳道愚計，退乞道獄，願大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鐃之聲於耳，而乃用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秦。夫秦城圍章，敗，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秦散，行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

與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遁，則難必謀，其勢不改。左右計之者不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舉辭於前，乃就使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韓。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大王有計也。今使臣不返，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大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同上)

從書中語氣看來，李斯當日在韓國，似乎還有性命危險的樣子。如一則曰：「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再則曰「臣斯暴身於韓之市」；三則曰：「乃就與誅不晚也」。所以這次的下韓，並沒有發生什麼效力。韓非傳稱：「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急乃使非使秦」。考是時，秦方以全力攻趙，并無攻韓之事。也許李斯回國以後，確有「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的表示。故韓王乃有使韓非使秦之舉。

韓非以始皇十四年到秦。始皇是很早就讀過韓非的書，而欲與之遊的。見面之後，果然印象甚佳，心裏非常歡喜。但韓非的來使，是以弱秦爲目的；換言之，就是到秦國來從事第五縱隊的活動的。這時，姚賈也替秦國出使四國，與四國爲交，回國報命，始皇封以千戶，以爲上卿。韓非覺得姚賈此舉，與他的弱秦之謀有礙，因又贈姚賈於始皇，幾乎使姚賈站不住脚。國策秦策載：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八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

於外又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王。王大悅，封賈，以爲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感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門監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遂。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辭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季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何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國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屠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齊鄙之賈人也，南陽之蔡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穆公傳賣以五年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說大詐於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卡隨務光申屠狄，入主豈辨其用哉？故明主不取美汚，不聽其非，察實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詐者，苟難表，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不貴。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

「上乃遣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姚賈出使四國，便是秦國的第五縱隊，韓非請既王奮，力斥李斯這竟是一幕最有趣的國際間諜戰。李斯下韓，姚賈出使四國，便是秦國的第五縱隊，韓非請既王奮，力斥李斯取韓之策，今又親來使秦，從事於姚賈工作之破壞，其欲解散秦的第五縱隊，用意甚明。其計果行，不僅李斯姚賈將因此獲罪，即秦之統一運動的前途，亦必為之大受挫折。故為斯賈自身計，為統籌運動前途計，皆不得不採用最後之手段，即統一二部曲中之第二步驟，以相對付。韓非列傳載：「韓非列傳載：韓非之計，皆不得不採用最後之手段，即統一二部曲中之第二步驟，以相對付。韓非列傳載：韓非之計，皆不得不採用最後之手段，即統一二部曲中之第二步驟，以相對付。」

「韓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索赦之，非已死矣。」

徐學遠云：「韓非，韓公子，以不用於韓，欲十秦主。其後使秦，為李斯所誣死。今云謀叛秦，非也。疑即李斯謫非之詞，載於秦史記耳」。此與王充以韓非之死，為李斯忌才所致（見論衡福祿篇）同為不解當日事實寫像之妄語。

韓非既死，弱秦之謀，亦隨之失敗，而韓王遂不得不請為臣於秦（本紀）於是李斯之計劃，即可謂大告成功。又過二年，到了始皇十六年，韓的兩陽假守辛旆以南陽稱王入於秦；十七年，并之。韓為附庸，使將而攻

韓，勝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從此以後，韓國便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

(三) 趙之平定

李斯既滅韓，其次遂及於趙。而其滅趙，也和滅韓一樣，是遵照統一三諸曲而進行的。這裏，請先把幫助滅趙有功的第五縱隊重要人物頡弱的事實，介紹一下。秦策載：

「秦王欲見頡弱。頡弱曰：臣之議不盡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卽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頡子曰：天下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頡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銑推磨之勞，而有糶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名者也。無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骨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愛之實。秦王悻然而怒。頡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頡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卽韓魏從。韓魏從而天下可也。秦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頡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卽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卽楚王。秦帝，卽以天下奉秦；楚王，卽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府相，



北遊於燕趙，爾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暴徒，頓子之說也。」

據此，則頓弱實當日第五縱隊之唯一領袖。他所活動的地方，竟達五國之多，惟其在韓魏與燕齊所做工作，已無考，而在趙，則立功實甚鉅大。不僅李牧之殺，是他的成績，卽廉頗的被放棄而不能再起，也是他活動的結果。

原來秦自第二次五國聯軍敗退後，卽分別向各國討伐。趙爲聯軍參加國之一，自也不能獨免於秦軍之磨懲。惟秦趙戰爭，秦軍似多處於不利的地位。如始皇八年紀云：

「王弟長安君成躡將軍擊趙，反死屯留，（長子縣東南十里），軍吏皆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鵠反，戮其屍。」

此節文義，最難解。徐孚遠曰：「上言成躡死屯留矣，此又言將軍壁死，註作壁壘，恐非。壁者，疑是成躡副將名壁。躡死壁不歸，故又戮其士卒也。」齊照南曰：「如是躡副將名壁，似不應敘在遷其民於臨洮之下。或是將軍壁討成躡而死，所將屯留蒲鵠之卒死者，盡以反罪罪之，而戮其尸耳。」梁玉繩志疑所疑意見，更不一致。但無論如何解釋，此次擊趙，終是因主將半途叛變，沒有獲得勝利，則甚顯明！

始皇十年，趙與齊來秦置酒。是年，李斯始用事。十一年，又有王翦等三路攻趙之舉。紀云：

「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關與轅陽，（今晉城縣）皆並爲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

此節文字，亦甚錯雜不明，以意推之，當日伐趙，大概是分爲三路。王翦攻關與，桓齮攻鄴，楊端和攻轅陽。關與轅陽兩路，皆先下，桓齮一路，尙無進展，因合併三路爲一軍，以王翦爲統帥。但王翦做統帥僅十八日，便又實行改編。規定全軍中，凡斗食以下，每十個人中，抽選二人，另組一軍，由桓齮代將，擔任攻取鄴魏家陽的工作。其編餘之官兵，則全歸王翦率領回國。此役結果，秦勝趙敗，秦共取得鄴安陽關與轅陽等凡九城。王翦王翦傳但言破關與拔九城，而不及鄴轅陽。足見取鄴轅陽，是齮與端和非翦，政與此合（年表於趙書曰秦大拔我關與鄴取九城，而失書轅陽安陽。於秦表書曰王翦擊鄴關與，取九城，失書鄴安陽轅陽。至燕世家稱拔鄴九城，趙世家僅稱拔鄴，則更屬疏脫。）

十三年，桓齮復攻趙於平陽，（臨漳西二十五里）又打了一次勝仗，殺趙將扈輒於武城（李牧傳傾武遂城說。此據趙世表已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自是以後，直至十八年大舉攻趙之前，秦遂藉着敗趙，遠非趙軍之敗本紀載：「趙言秦攻我武遂，桓齮擊我武遂，殺我將軍。」）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襄城縣西南二十五里）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十五年，太興兵，一軍至潞，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然十四年之役，據趙世家言秦攻赤麗（闕編曰：城在肥累故城南。）宜安，李牧與戰肥下，（即肥壘城在藁城西南七里）却之李。牧傳則曰：李牧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雖年表秦表亦有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之紀載，趙表亦曰：「拔我宜安，但桓齮曾屠李牧所敗，則完全是事實。」十五年之役，年表書「取狼孟番吾」（河北平山縣東南二十里）狼孟本已於莊襄王二年取之，大概中間又曾淪陷，今再收復，而趙世家則謂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李牧傳亦云：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可見李牧確是桓齮的勁敵了。

秦軍既屢挫於李牧，故此時如欲滅趙，非先將李牧除去，不易為功於是李斯的第五縱隊，又開始在趙國大肆活動起來。活動的對象，主要的，自然是李牧。惟其經過情形，各處紀載多有不同。據上引秦策云：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邊燕趙而殺李牧。李牧傳稱：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牧。張釋之遷稱：「趙用李牧幾伯，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議，卒誅李牧。」列女傳則稱：「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為幽閔王。后通於春平君，夢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大概當日派往趙國的第五縱隊，頓弱便是其重要的主持人至趙在寵臣郭開，及悼襄

王后，則係頓弱用金錢收買得來的當地隊員。這與張儀在楚，收買楚王夫人鄭袖及其寵臣上官大夫靳尚的態形，可謂前後如出一轍！

爲秦人勁敵的李牧，便這樣的被李斯統一三部曲中的利劍所刺死。司馬也因為被離間而爲趙王所廢斥，於是第五縱隊，乃轉其活動對象於流逐在外的廉頗老將軍！

廉頗也是趙國有名的大將之一。他曾在長平戰爭中，與白起對敵過，也是被秦國的第五縱隊所間毀，而致免職，後來又復起用，大破燕軍於鄒，殺其將栗腹，燕割五城爲和。趙孝成王死，子悼襄王使樂乘代頗爲將軍，頗遂奔魏，居於大梁。趙既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這個消息，被李斯的第五縱隊探悉了，馬上動員趙國的當地隊員，以先牙爭爲強的手段，去破壞他，使他的回國計劃，無法實現，傳載：

「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

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

壽春。」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李牧既死，司馬尚廉頗又先後廢斥，加以趙國內部，又連續的鬧着天災，始皇十六

年，（趙王遷五年，）代郡地震。自樂徐（正義樂徐在晉州，）北至平陰（正義平陰在汾州，）盡屋牆，身甚六  
 半震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次年，大饑。民僞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地生毛。」於是李  
 斯乃認為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遂於十八年大規模的發兵攻趙。本紀載：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獲鹿縣西十里）端和將河內。光熿伐趙。端和圍邯鄲  
 城。」

梁玉繩云：「此必有錯簡缺文。蓋三將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楊端和將河內，圍邯鄲城；光熿獨缺，只  
 在伐趙二字，而錯出於端和將河內句下也。圍邯鄲城上。又重出端和二字。」此說甚是。這時，趙軍以趙葱代  
 李牧，以齊將顏聚代司馬尚。十九年。王翦薨。瘡大破趙葱，殺之。顏聚亡去。（李牧傳趙世家）盡定取趙地東  
 陽，得趙王遷，流於房陵。（冷湖北房縣治）秦遂以邯鄲為郡。

始皇源是在邯鄲生長的。邯鄲既入於秦，始皇便親赴邯鄲巡狩，把從前邯鄲人和他的母家有仇怨的，一律  
 誅殺之。然後從太原轉赴郡，回到咸陽。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北逃至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於  
 上谷。於是秦軍的旌旗，乃轉而指向北方的燕國。

（四）燕之平定

管始鼻十九年，王翦等平定趙地時，卽已進軍中山，有乘勝攻燕之意。不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蘇台兵，軍於上谷以距秦。而二十年，又發生荆軻刺秦之事。因此，益發激起了秦軍滅燕的決心。

這裏，應該把荆軻刺秦的起因及其經過，加以敘述，先從荆軻會生平說起。史記刺客列傳載：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至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魏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卿嘗游，過榆次，與蓋蘇論劍，蓋蘇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蘇曰：曩者吾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蘇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遊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見。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徒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智。其所遊諸侯，盡與交。其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其次述刺秦事件發生之原因，乃燕太子丹與荆軻定交之來歷。傳又說：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太子丹者，故常質於趙，而秦王收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

爲秦王，而丹留滄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繼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固小，力不能。〔太子丹遣是刺客事件發生之遠因。傳又說燕太子丹與秦國之關係。〕

「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

這是刺客事件發生之近因。至燕太子丹所以能與荆軻定交，實由於田光先生的介紹，而田光先生的認識太子丹，又由於鞠武的介紹。其中來歷，極爲曲折。傳又稱：

「太子患之，聞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尊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堪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愛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爲樊將軍之所害乎？是請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躡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大傅之計，曠日彌久，心倍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疆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雖丹奉命之時也。願大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

人之後（與厚同）矣，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竇怨而助禍矣。夫乃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  
鵬鷲之秦，行報報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固太傅而  
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聞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  
焉。太子逢趨，卻行爲導，跪而櫛沐拂也。席。田光坐定，左宿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  
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  
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  
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悅  
而笑曰：諾。偃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其形已不逮也。幸而教  
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卿曰：謹奉  
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  
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  
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  
丹所以誠田先生死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



再次，則沈刺秦計劃之決定，與事前之準備。傳又稱：「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克燕而不弄其孤也。今秦有貪矜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必漸。藩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爲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膠鬲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復秦大將橫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德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死且不避，恐不足任使。』太子丹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主卿，舍上舍。太子丹造門下，以供奉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妾，悉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東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謀荆卿曰：『秦兵且暮，漢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竭之。』引行而毋信。聞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憐之，彘子斥其罪，誠合樊將軍首，與燕謀，竄之地，函首，率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將以

來就歸，丹不忍以一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存念之，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據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樊於期偏袒搥胸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頸，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荆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

最後，說易水壯別及刺秦之經過。傳又稱：

「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遲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

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擊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撻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拔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惶遽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劍。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刃者，以欲生規之，必得約翼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布既前殺刺而漆王憂怖寤然心起而論功黨驪臣，及當坐  
 際。各有差以而賜夏無且黃金二萬鎰，且無且愛我。乃以藥彘提刺刺也，皆持是。當二、灌腥之賦豈問也。樂  
 荆軻既死，始皇天怒，解軻以徇。本紀云：「面登玉璽與內史李騰攻燕，燕武裝兵拒戰，李騰未破之，於湯沐  
 之西。二十七年，玉賁攻薊，（今北平東）乃益增兵，開赴王翦軍，破燕法汗，軍敗薊，燕喜太子丹等謀  
 盡率其精銳，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甚急。聽王嘉乃遣燕王喜曰：「西藩城，尤懼燕急，若以太子丹故  
 也。今玉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兵，而社稷得血食。」前後來李信追丹，丹懼，行求丹。所索應，遊東也。燕  
 王果使使斬太子丹，獻之秦。而燕王遂徙居遼東。王賈言不臥，因德補注，欲復圖。李言文不與，（對南韓前  
 是時王翦謝病老歸，而秦軍又連年攻伐，秦魏暫得無暇顧。陳北玉得及魏，秦皆已平。遂，乃復於始皇北得五  
 年，使王翦子玉賁將兵攻遼東，得燕王喜及遠政代，請代王嘉，樂隗燕代，遂同時降。人而且。李言曰：「不盡  
 一秦滅星（五）魏楚之非定。而魏如魏。秦謂李言者，爭之。其。言以吳魏干，益燕太子代。至分齊  
 魏楚的平定，未在滅魏之前，因行文使利。故哈辨。吃。於此。一。爾大魏外，王讓。請其。魏。成。云：  
 （整世當玉翦及李信等攻魏，燕國時，翦亦贊亦李信攻魏，大魏。林。作。時。憤。激。前。梁。魏。魏。油。條。年。張。敬。王。翦。韓。韓。經。實  
 盡楚，此言及新，則是荆軻之誤。當時從從前勇定燕也。至魏。李。信。我。楚。不。以。誤。也。一。事。為。一。事。矣。此。年。魏。韓。



種說法。方輿紀要云：「鄢陵城，在今縣西南四十里。秦始皇二十二年，李信攻楚鄢郢破之。胡氏曰：時楚遷壽春，所謂鄢者，卽此。郢謂陳州」。這又是一種說法。但據我個人研究的結果，梁氏擅改古書，其說固不能成立。顧氏輕信胡氏之言，以郢爲陳，亦無根據。考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卽秦始皇六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六國年表，亦有同樣之記載。則所謂鄢者，乃指楚都壽春而言。本紀二十三年，秦王遊至鄢陳，也是此地。蓋李信蒙武。攻楚，最初係分二路。李信一路，先攻平輿；蒙武一路，則攻寢丘。及平輿寢丘既下，又分路進行，蒙武由寢丘北攻鄢，李信則由平輿東攻首都壽春。然後由壽春引兵而西，與蒙武相會於今毫縣東南七十里之城父。往來馳驟，如入無人之地。其行軍之法，蓋仍與前追擊燕太子丹時，完全相同。不悟燕楚國勢強弱大小，原不一致，故卒爲楚軍所乘，以致一敗塗地。於是自陳以南至平輿，遂又爲楚軍所奪去。這也是年少輕敵的必然結果。

這個消息，報告到了咸陽，始皇大爲震怒。因親自騎着快馬，跑到頻陽，會了王翦，對他謝過道：

「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已追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

翦開頭，仍是以「疲病恃亂」辭，始皇再三勸慰，才勉強答應說：「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不得已，也只好如其所請了，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東行。始皇又親送至灕上。王翦到底是老於世故的

人，他恐怕始要不信任他，在啓行之前，還先玩弄了下列的一套魔術。王翦傳載：王翦既退，秦欲封之，

「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將，有功，終不得封侯。

故及大王之響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令財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罷關，便使遺請善田者五輩。或

曰：將軍之乞貨，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但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

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王翦遂東代李信擊楚。這時李信自城父敗後，又由「日進而西」之荆兵所追，其最後防線，及與王翦交代之

地，應即在郢。楚聞王翦增兵而來，也遣發國中兵以相拒。王翦至郢，以士兵遠來，不無疲勞，又值李信新

敗，故堅壁而守，不肯出戰。楚兵數出挑戰，王翦終不爲動。每天只是任士兵休息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又

親與士卒同食。如此過了很久，軍中日間無事，惟投石超距爲戲。投石者，用石塊重十二斤，立木爲檣。發

之，去三百步爲勝；不及者，爲負。其有力者，能以手飛石，則多勝一籌，超距者，橫木高七八尺，跳躍而

過。以此賭勝。王翦查悉其事，知道士兵已可大用。楚軍見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意欲誘敵深入，以期

達到殲滅之目的，而解除首都之威脅，王翦因擊兵追之。（王翦傳）但於此又有一問題。據始皇本紀載：

解滿者，今與諫要云：「王翦與，并令練西甯四十里。秦始皇二十二年，李信攻楚，濕濕楚云。時王曰：制整戰，

解滿者，今與諫要云：「王翦與，并令練西甯四十里。秦始皇二十二年，李信攻楚，濕濕楚云。時王曰：制整戰，

「始皇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秦王遊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韋繩玉云：「案六國年表世家蒙恬傳，皆言始皇二十三年，殺項燕。二十四年，虜楚王負芻。王翦傳亦以虜楚王，在殺項燕之後。獨此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而又有項燕立昌平君一節。余詳考之，實此紀誤也。昌平君雖楚之公子，而久居於秦，嘗爲秦相國，定嫪毐之亂。其時徙居郢，項燕安所得而立之？負芻竄處壽春，未曾親歷戎行，何遽被虜？而項燕爲楚各將，燕不死，楚不滅。誰謂項燕後楚死乎？項燕紀六國表王翦蒙恬傳，俱說項燕是王翦殺之。索隱引楚漢春秋亦同。惟此以爲自殺，亦屬牴牾。竊意王翦擊破楚軍，殺項燕。時昌平君在郢，楚之諸將，必有敗逃於郢者。昌平君知項燕已死，楚淮北之地盡失，難以圖存，藉舊將之依附，僭立爲王，以成犄角之勢。適秦王遊至郢陳，謀欲襲之，遂反江南。而王翦等已破楚，虜負芻，計不果行。昌平君自殺。斯固情事之明白可料者。甯有如紀所載耶？然則宜何以書？曰：「虜荆王」三字，自在「破荆軍」之下。「平輿」之下，原有「殺項燕」三字。今混入「項燕」於「立昌平君」之上，又脫「殺」字，而「昌平君遂自殺」句中，有「死項燕」三字，乃漢文也。「淮南」爲「江南」之誤，徐廣云：「淮一作



江』，是已。當云：

『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殺項燕。秦王遊至郢陳，荆將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虜荆王。昌平遂自殺』。

梁氏此論，以本紀爲誤，甚是。然尙有可議者：第一，秦王遊郢陳之郢，與昌平君徙於郢之郢，實不是同一地方。前者係楚之新都壽春，後者則楚之舊都江陵。壽春與陳相距不遠，又皆新被攻下，故始皇特親往各該地巡視，至昌平君之徙，乃遠在始皇二十一年，是時，壽春尙爲楚都，而昌平君又係因犯罪而徙，自無徙至楚都之理。如此，則梁氏所謂適秦王「遊至郢陳，昌平君謀欲襲之」云者，殊爲無據。第二，考六國年表秦楚兩表，旣載殺項燕於始皇二十三年，虜負芻於二十四年；而復於二十五年下楚表中，大書秦滅楚三字。本紀亦有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之文。可見虜負芻時，楚還未被全滅。此未滅之楚，當即負芻被虜後，在淮南自立爲王之昌平君，蓋無可疑。梁氏以昌平君自立時，負芻向未被虜，遂認昌平君之自殺，亦與負芻被虜同時，亦未免有疏失之處。第三，淮南就其淮水以南的地方，昌平君前雖被徙於楚舊都郢地，但郢地早爲秦南郡治，決不能在那裏自立反秦。梁氏據徐廣云云，謂淮南爲江南之誤，與事實亦不合。

大概說來，王翦奉令代李信爲主將，蒙武仍爲副將，未有更動，其代將之地點，則在郢。（觀本紀言取陳

以南至平輿，可知當翦代將時，陳亦在楚軍手中。二十三年，楚軍既引兵東去，王翦便親率大軍，開始追擊，大破楚軍主力于今宿縣南三十里地方之蘄南。把楚將軍項燕殺了。楚軍主力既被摧毀，於是蒙武乃得以從容在後方將自陳以南至平輿，凡在李信時得而復失之地，盡皆克復。二十四年，蒙武又由平輿東進，攻破壽春，虜楚王負芻始皇帝由陳至郢。當在此時。始皇既抵郢地，王翦自然也要來此相會。昌平君本是二十一年因新鄭之反受有嫌疑，被徙於江陵的。江陵雖早爲秦南郡治，但昌平君究竟是楚國的舊公子，又以得罪於秦，故聞耗之餘，卽由江陵潛逃。至淮南，自立爲楚主，號召淮南原有楚民，以與秦抗。但王翦與蒙武均在郢地，又係新勝之兵，自非所能敵，而昌平君遂不得不歸於自殺，然這已是始皇二十五年的事了。

王翦在二十五年，不僅平定了淮南的昌平君。而且還有餘勇可賈的。把百粵的一支所盤踞的地方，也順勢佔領，置爲會稽郡。百粵本是所謂「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的於越民族。其根據地，在會稽。也不知傳了多少代，才到勾踐。勾踐與吳王闔閭及夫差父子，曾有過很劇烈的鬥爭。後竟滅吳，稱霸東南。勾踐死，六傳至無彊。無彊時，與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抗衡。旋爲楚威王所敗，無彊被殺，楚盡取其地，至浙江。而越民族，遂以此分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越世家）此時楚既滅亡，王翦乃乘勝進兵海濱，降越君，收其地，置爲會稽郡。於是自大江以南，至五嶺以北，遂

完全歸入秦之版圖，而百越民族，則大部分皆遠竄於五嶺以南，直到統一後八年，即始皇二十三年，才有激蕪的解決！

(六) 齊之平定

山東六國，五國皆已先後平定，贖下來的，只有僻居在最東海濱的齊國了。齊自王建立爲齊王，（昭王四十三年）在君王后的門羅外交政策之下，「一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不僅是當代齊國的一位精明幹能的領袖，而且也是國際上有名的女政治家。國策齊策載：

「秦始皇嘗使使者遣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這是何等明快的一種決斷。真可說是婦女界中最出色的人物！

她專政的時期，相當長久，直到王建十六年，即秦莊襄王元年，才因老病而死。她在未死之前，恐怕王建不能單獨擔負治理齊國的大責任，曾告訴他羣臣中有那些人可以重用，要他筆記起來，作爲遺囑。不料君王后兩眼一閉，這遺囑就被她的不肖子王建撕毀了。他並沒有遵照重用這遺囑中所列爲可用的人，反之，他所引爲心腹的，乃是多受秦國金而爲秦擔任第五縱隊工作的后勝。

后勝的作風，據齊策說，是這樣的：

「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

史記出齊世家，亦有同樣之記載，而較此爲詳。世家說：

「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

秦國方面，亦不斷遣使往齊，與后勝合作。據上引李斯駁斥韓非來書，有「荆蘇使齊」之語，唯其事已不能詳。其工作成績最著者，則有陳馳。齊策又載：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以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間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納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

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

這裏有幾點，應該注意。第一，從卽墨大夫所言，可知各國滅亡後，有許多貴族，皆逃亡在齊國。三晉大夫住在齊阿。（東阿縣西陽谷縣東北）鄆（山東濮縣東二十里）之間者，達百餘人。楚大夫住在齊臨菑（今縣北）城南一帶者，亦百餘人，這些都是以反秦爲主旨的。後來陳勝首難，各地反秦份子，都紛起響應，無疑這一類逃亡在外的人，都是其中的一部份。第二，前引秦策言東遊韓魏，北遊燕趙，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乃頓弱所爲，此則謂是陳馳。但兩人所爲，原非一事。頓弱時之齊王入朝，乃在王建二十八年，卽始皇十年。田齊世家稱：

「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

這時與齊王一同朝秦者，尙有趙悼襄王。故年表秦表及始皇本紀皆有「齊趙來置酒」之記載。而趙表齊表亦各有「入秦置酒」之文。至陳馳的誘齊王入朝，則已在王賁李信開始攻齊之後，記載甚明，不可相混。第三，齊王建的入秦，各處記載不一。田齊世家說：「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菑，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始皇本紀則謂：「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年表齊秦兩表，或謂：齊王賁擊齊，虜王建，或謂「秦虜王建」。言降言虜，皆與此不同。今就實際情形推之，

數說皆可相連。原來自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平定江南時，同時秦又令王賁李信率兵北攻燕代，得燕王喜及代王嘉。齊見秦軍有侵入其境之可能，因於二十六年，發兵守其西界，不與秦通。秦因令王賁李信從燕南攻齊。后勝乃納陳馳於齊，共勸王建朝秦，并給以秦可允許於併併之後，仍留五百里地予齊王，使其居之。齊王本無攻戰之備，人民亦皆無鬪志，雖有卽墨大夫之獻計，而兵臨城下，亦已措手不及。故只得冒險與陳馳一同來至秦軍，遂爲秦軍所獲。

王建既被虜，餓死於其，齊亦隨之滅亡。齊人怨王建平日不早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賈客以亡其國。因作了一首帶譏刺性的謠歌道：「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這是恨他不遵照君王后遺囑而用人不審的意見。

於是秦國就這樣的把山東六國，完全并吞了。綜計自始皇十七年滅韓起，至二十六年滅齊止，爲時僅僅十年，進展之速，實可驚人。茲將平定六國之次第，列爲簡表如左：

平定六國次第表

年別	西歷	滅國	簡明事實	備考
始皇十七年	前二三〇	韓	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遷納其地	史記始皇本紀
十九年	前二二八	趙	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同右
二十二年	前二二八	魏	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	同右
二十五年	前二二二	楚	二十二年王賁蒙武擊破楚軍，破其將項燕二十四年虜其王負芻二十五年秦滅楚	六國年表
同右	同右	燕	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	始皇本紀
二十六年	前二二一	齊	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自盡不戰	史記始皇本紀

秦國分王賁李斯等滅燕齊秦  
 二十六年，秦滅齊，王賁率軍攻齊，得齊王建自盡不戰。秦國分王賁李斯等滅燕齊秦。